鹿忠節公認真艸十五種

鹿忠節公認眞草十五種總序

今載筆之官曰史卽畫家槃礴亦曰史史家敘述娓娓期盡其人之眞畫家阿堵三毛亦期盡其眞約以筆無不致之情而後其眞無騰致士君子任天下以眞獨若斯史乎予讀六大經槩不言眞而眞迺在經後世於百千人中標其一二人曰眞人曰眞儒曰眞忠卽英雄將相間題之以眞蓋古人情不外匿行不久遷善善惡惡梟短鶴長夫亦人耳儒耳忠臣英雄耳無弗眞而何以標眞之名後之君子憖梟企鶴竄端匿跡當其棲遲蓽越希蔭高華故胥啓

拭舌褖飾其寢俛及借翰晨風遒登槐岳晬嘗而頪棄之如寄客如脫卒如寄秬之皃於此遂標眞而別於贗噬乎苛廉纖謹規行焚溺而輕俊自將又或和聲于促柱正不圖見伯順之眞也伯順翛然清遻衷貯嚱眉姑射至其篤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署掾環請曰非專責何苦認眞獨煩一推署符耳予快此掾語摹天下諉譎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贗而認眞又起于贗之笑眞即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贗耳迺若屣銓司馳塞上對

彊□者三年習十萬兵携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使□□□□□□徙幕同進者旅據大位而身不拾一級即聖明之世恬如也將無眞乎渝水逾澤彊陽御步胡褰裳就之頓歷歲時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即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膽乎予每題伯順眞材眞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眞故其眾推獨任眾趨獨辭惟是眞肝膽而所至析利敝極精酌古法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

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馬劇談卽千里赫蹶率眞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所扶孤滅賦湞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眞視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其事具在諸書書又稱爲國求眞才做眞事其摹眞而自寫以癡曰眞者空而無私癡者頑而不解私予讀他氏論眞亦曰息以踵心以珠在淵蓋氣沈而神潛也伯順集不問菀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重輕任不顓利害蓋以眞心用豪傑之才氣沈而神潛安得有私每謂天下事論不可負之己豈論不可知之人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是宜語儒語忠語英雄曰眞而獨曰癡不解私夫私成於解耳唐安市卒乘高當集矢四應不亂文皇喜甚侍臣曰渠未思耳文皇恚甚嗟乎解人利害分明得無傷于思也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予得持認眞草比折蔞之愛乎陸放翁以文知人卽倉卒書牘符檄書判槃見心能然則讀認眞草甯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眞矣崇禎甲戌春三月友人高陽孫承宗稚繩甫題

十五種認眞草目敘概

第一種

金花始末

紀發金花始末也有明祖制濟邊需呈有李大司農桂亭借疏認罪疏繳聖諭辨疏有方內閣中涵趙太宰見田周太宰敬松李少司農夢白疏有省臺張公延登吳公亮嗣亓公詩教房公壯麗薛公敷教公疏單疏各數疏十餘上而太宰洎亮嗣詩教各另有疏有南省臺晏文輝趙紱等疏有伯願雨請告疏及自

叙始末紀有茅止生元儀賜環紀

第二種

馬房本末

紀監督馬房事也其隱匿則劉國禎牛尙忠其發覺則趙夢臣張文奎說堂有伯順呈崑璧呈批査有堂上兩劄叅駁有査司商議有崑璧數次書知會有科院移文題叅有科院疏本堂疏追擬有旨

第三種

籽粒本末 代族貼軍記附

紀減徵籽粒始末也有公揭有佃狀有屯臺呈有批駁詳有允詳有申催文有三院會題疏有貽張遂玄書有貽左屯臺書有貽齊羣玉書有貽畢冲陽啓有貽李續溪賈孔瀾書有問紀萬石書有報畢冲陽書有再貽左屯臺書有屯臺報書有貽邑令書答糧廳書有上大司農畢白陽書有貽王兵使當抑不當加書

第四種

扶孤始末

紀爲張中丞樹蒓孤也其呈則張一陽一張一璉二公舉張一璉一其揭則與解嵩盤一其書則兩與容城與畢冲陽與賈肖臯與署縣與張生一選其批則有畢冲陽其善後則有孤產題辭有家產數目有揭債數目有扶孤始末說

第五種

篋餘

紀上公車時撰述也序孝友則鍾元序制義則景文述榮遇則任沭司城恒山景龍表揚則芳宇時菴茂林醫生嵩庵上人節序則重陽讌集弔祭則范一泉公祭私祭

第六種

農曹草

紀成進士簽仕農曹也論鹽政討袁滄孺諸書與范景龍答周蓼洲有書論期許楊振吾范夢章梁自明周景文王崑璧有書贈友答友寄社中友有書賈孔瀾劉心虞論號有書論撰述疏催倉巡序送大同守銘馬警愚晷孫泰宇紀孫對楓祭賈生母

第七種

粵東鹽法議

紀典餉考粵鹽也其欵有十四行部引嚴考成重京解設運司更任職復淮課通海北增埠引絕西運均柰餉索積貯禁私鹽烙魚船正鹽斤皆斟酌李僉事炅提舉之議其經久可行者

第八種

福建鹽法議

紀典餉考閩鹽也有當革者小票有當禁者私鹽多

裝請乞有當急者速刷引恤土商

第九種

歸里草

紀以農曹丁艱歸也論忠孝節義有楊明宇賈正卿孫鍾元泊孝友堂讌語論學有王坦山論風化爲乃翁乃叔鄉飲有荅洪振滇爲生祠有張徐祠有張徐碑有芳宇祭論時政有滄𤅂論鹽懷魯濤屯萬泉救荒夢章簿書恒山治平慶弔有賀峻芳太冲陳范彭遊泮有壽李母有祭梁母贈荅有寄珍吾有荅恒山

第十種

待放草

紀矯發金花待放卽賜環也求歸回張誠字啓撰述有楊光變助餉疏張于度高等序養玄上人序祭楊太公潘懷魯賈太夫人大慈庵碑記魁星贊雅尙徐恒山李逵亭宋懷玉王崑璧劉半舫魏廓園楊允諧徐明衡詩扇蘇石水詩扇賈孔瀾夢說交誼爲范萬泉與宋謚寰爲徐易州與范夢章與賈孔瀾三啓送孔瀾書半舫樸公公書答孔瀾半舫又樸公兩啓爲

孫生有與齊琴玉三啓張溶吾張鳳圖宦情徐玄扈范懷泉爲籽粒與范鑑湖爲貼軍與畢冲陽爲姻婚與范懷洙請諸友遊啓答賈衒恬謝弔環召回張誠字爲筦庫答萬惺新

第十一種

典餉草

紀再起入版曹典餉也論餉有請餉兩疏有貽徐恒山張誠宇徐玉堂傳丹水賀見吾王崑璧袁位宇論餉有貽倪餉院范鑑湖賈孔瀾蘇石水

第十二種

樞曹草

紀再起徙樞曹司題覆也兵政有請申國法疏覆游侍御用人疏有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疏有覆袁應兆情罪疏有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留疏有覆京營疏有覆山西撫臣募兵疏有覆捕營疏有覆胡撫疏有覆蘇其民加級疏有覆追錄戚繼光疏有覆延撫疏有辨鄒侍御疏有覆募兵分發疏有覆優恤死事道將疏有覆招募邊兵疏有覆旌仗義死節疏有類覆廷議疏有覆盧教諭授監軍疏有覆畿南增兵疏有覆晉總兵疏有覆冏寺疏有閱關回疏有分設大將疏有辨馬侍御疏有答張蓬玄答馬滄淵與鄒靜長答劉勿所有爲王父侍御公卹典疏有回戶部咨有請告呈二其時政有上葉相國有答蘇石水李膽于郭光山賀遊戎高景逸范夢章潘太公張石林唐右文任赤坡陸侍御趙芝亭文學有答陳顯吾論仁卿元卷其撰述有送樸公序有冢議序其慰問有畢冲陽陳顯吾

第十三種

榆關草

紀以樞曹贊督師也其疏有爲兵事馬尤謝斂謝分
壇辭都督請台省閱查其支有車營說前鋒後勁說
廩糧說論邊事徐永平岳撫梁院項金吾張遂玄梁
院賈衍怙王坦山李萍槎友人問兩答劉方壺三答
方仁植論撫□與葉問羲論軍需有答徐恒山造船
有啓葉師相韓師相三貽朱戎政兩報師相貽陳大
司空答馬帥論邊人邊事張僉憲郭金谿畢冲陽康

博士蔡覺我高佐擊陳雪灘論餉白惠風楊扶寰郭
蒼林唐灼洲論行間事孫楚惟劉方壺陳司李趙明
吾爲餽遺有示諸將回萬錦衣回王完虛回諸總戎
又馬帥回王餉司答柯太僕附候王邑侯中訒撰述
有序孫魯章詩眉山草井荃玄試牘答孫魯念論學
兩貽趙青城再辭銓部有復張見立論才品有答岳
撫葉問羲茅止生萬僉憲論辨答閻撫問王璸聖與
兵垣書纚纚數千言答孫楚惟岳撫張孟均爲慶有
宋獻孺有左浮邱有徐望諸有徐竹孫爲弔有袁太

公有賈孔濶王中訒雅論有復宋獻孺答齊中翰回
徐永平與王中訒謝張玉田去年家子踐更答宋如
圜貽蔡無能謝王中訒

第十四種

再歸草

紀榆關請告歸也同杜公投師相呈兩呈本部附兩
啓因陞武選又呈又啓有貽余集生其撰述有送王
中訒之南儀部又杜生送序有壽史千畝壽劉君賀
張蓋庵武雋田玉林遊庠有張時庵墓表有中訒太

夫人志銘有薛繼菴志銘有祭宋犧豫其慰問師相
中訒覺我懷洙中訒相過其問遺有趙明吾賈孔濶
其議論范夢章王中訒宋先之畢冲陽張公子范夢
章梁如星蔡覺我滿慷丹姚孟長朱完天魏子一王
中訒耿揖客王翼聖沈越頂因新命報蔡覺我報師
相貽張石林答王安肅又與師相兩答滿慷丹兩答
沈彥威寄耿樸公張蓬玄寄中訒報呂豫石

第十五種

奉常草

紀貳太常以督糧也爲糧餉疏太倉關麻運土米議
邊餉書論隴糧論米豆爲兵事首家師相疏邊才書
答友問與倪鴻寶方仁植袁自如范民部次兵尙與
梁大眴論馬帥次督撫道將與袁督師論茅馬又兩
論馬帥序李玄素督操江與張撫論撫□論罷款論
遇滿帥與范撫論做實事貽沈兵使議馬帥城守滿
帥遇張撫爲氣節與徐驗封兩書論同難十八家有
錄有序於諸子有私請有公請有餞有疏乞潘懷晉
郵有揭謚其王父侍御有高景逸像贊爲遇合有報
董鳴廉論職方三友有報宋先之有兩貽倪鴻寶爲
時政有疏杜聲兗密奏復耿樸公答瞿小定與考功
有兩疏請告爲文學有與宋文玉有序陳兩子朱瑞
徵各遊泮有請同鄉
謎眞草十五種種各有題額而各種中之事目不竟
其書不悉且種各分名曰謎眞而總序獨弁首種覺
書與序未貫也不肖分撮十五種之概次第其事目
總序彙爲一冊庶貫十五種於一謎眞而讀是書者
一覽悉立言大指云教弟孫銓手次



金花始末序

天下最急邊餉而餉邊更急當神廟末年庚辛之邊更急於餉大司農苦不給時藉邊需應內供而又或藉邊餉應他塞獨於邊重欲減兵伯順他日塞下曾言之是時伯順分司農子曹以河南司攝廣東司無可以應邊急適廣東解金花遂權以應蓋金花內供舊以餉邊神廟初方從司農內貯也神廟怒謫伯順官傾朝爲伯順請光廟御極始復其官伯順紀其事曰金花始末云嘗謂爲人臣子有最不可以盟心者莫大乎揣主上之意注以爲逢而因以飾

其所不欲任之心曰是主上所意注也然臣子清心事主誠念天下大計不難以身爲任卽主上所堅於不可瀝吾血誠以調護而挽回之亦可登主上於堯舜之隆況乎大柄獨持之聖人未嘗有不可轉之圖雖權宜之計也以之弼成聖德誠深計矣蓋神皇帝節財若嗇當三韓絓禍獨不恡封樁數百萬爲軍需是豈意注於嗇無奈臣下無肯堅執光主德耳因念人臣巧御於任之不可辭既以甘諉諈避雷霆卽其冒雷霆辭諉諈則又輕於擲而不必其事之成伯順挺臂以當譴而曲計以圖成其於同心之蘭惟

恐不濟而大司農之聞譴心折也又深懼其敗若事而重惜其有避譴之瑕自我貽之當其時非必有獨爲君子之恥而殊恨不明庭載筆以堅執光主德故其言曰主上卽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嗟乎伯順代庖耳既無可同死生且無可同去就卽主上震怒而掾史環泣奄豎交謫卒不拔如山也無亦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哉世人以官爲身有伯順以身爲官有官爲身有者不問官身爲官有者不問身卽薄謫引疾去而曰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古大

臣善君過已類若斯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迺可補金花蓋讀是編嗟大司農需人而伯順之計忠且遠也

高陽孫含書於已寬堂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一種 卷上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金花始末

戶部廣東淸吏司為酌輿論復金花以明祖制以濟邊需事照得每歲廣東解到金花銀兩司官恭進大內此近例也今據該省差官趙崇志解到銀五萬兩聽候交納閱浙江司亦有解到者業具揭呈堂會同本司恭進循例上貢似無可復說矣頃接邸報見督部右堂李有抑留金花之議職始不能無疑焉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餠

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若拔山反覆思維豈其敢無說而處此盡□□□□□不待言也欲□□□□□□必藉于兵不待言也而事至于今用兵之局未知以何時結措餉之路則業以此時窮卽加派搜括那借等項不過採摭羣言原非自本部起見而今徑以本部受名致令合臺鰓鰓苦心而持議者猶以數米爲譚柄職之所爲憤焉不平也然就此措餉實蹈天下必窮之數只在眉睫間不免束手且我督迫太甚又惴惴有內變之憂勢不得不爲變計則莫若扣留金花其爲策便而其所濟者大查得大明會典載稱

金花銀卽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爲御用又查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倂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煌煌祖誥明明典籍載在掌記皎若日星今邊烽之告急有甚于此時者乎軍糈之應用有切于此時者乎卽舉金花全

數一旦復還太倉特循祖制而率繇之非强奪大內所有而益之外府也唯是皇上一切批發庋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亦有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則取數甚鉅勝于零星湊處而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既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蓋凡物業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眼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恆也況

聖上卽愛金玉未嘗不愛山河雖堅執大柄以自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則上之

聽亦或可轉如圖近如順天巡按御史王象恒以止稅題知竟未有嚴旨之切責則聖主顧慮根本之意與顛倒臣下之術相御而行未必專視阿堵爲必不撒手之物矣天下事爲之有機機難逢而易失及今乘時著力無令當面錯過儻事機從此一轉因之折十庫因之留稅銀次第施行誰謂此非嚆矢哉且近日章疏議留金花者不一而足無不望台臺亟見施行豈加派等項之曲計尚不難舍已以從而損上益下之僉謀顧難合詞以請亮台臺之所必不出也獨是職偶爾承乏適值金花解到留與不留係于

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事屬創獲請自愧始故敢酌時事據職掌以請萬一宸怒不測職願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千古清議誰其任之卑職未敢擅便伏候台裁

戶部尙書李汝華謹題爲鷩聞遼餉將絕空帑置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然眉之患事竊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東西交訌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尅遼瀋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一疏夫恢復開原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薮馬器械復皆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特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爲接濟故當日難初發臣嘔心借箸惟有那借各衙

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攜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晝無復之矣方圖率屬叩閽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値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厄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蓋銀屬見在與備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可借乎竊意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特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倘煩曲計而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

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即將解到額餉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祈顲之至奉聖旨這金花銀兩係年例正額上供并賞賚及各衙門成造冊封等項各典禮錢糧急需見今內庫缺乏之所費不貲遼餉自有正項給發且已有旨借大工稅銀如何又擅行借用還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不得執擅如稽悞典禮責有所歸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謹奏爲進繳聖諭幷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陷我城堡殺我官民朕心深切痛恨東征將士荷戈掛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之冊封各項典禮成造錢糧幷各宮賞賚武官俸糧等項尚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遼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鎮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清查動輒以請帑爲詞希圖塞責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賴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

來各官不遵國憲肆意要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
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
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
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
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自□□□□以來一應軍興
煩費係臣部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尚在拖欠
至于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那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
扣加派東奏西那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剿失利又復
從新措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豆二百萬草
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脚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
部除與經略帶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賸二十五
萬俱發督餉尚不足百分之一督餉徬徨而請金花稅銀
荷蒙皇上准留外稅一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
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
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議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
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尚屬烏有近又三次借奏三十萬發
遼昨因開原失陷□□□□交侵遼危旦夕臣等躊躇無
策即如今日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日可到如先日皇上

難充措餉諸欵亦遂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寢不膳目益惶悚無計今舉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于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竊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㑹難待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屬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清查俟報部之日具奏奉聖旨知道了這金花籽粒銀兩俱已屢旨明白萬不可缺如何擅行那借是何國體既認罪姑且免究見今內庫缺乏每日支用無從措處如有各直省解到各項銀兩即如數解進補還以便應用如仍前抗執重治不饒其戶部前奏允措餉幷准借進解部大工稅銀可行文嚴限督催解濟應用

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臣王等奏萬歲爺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李長壽傳聖旨李汝華來了差官去催銀兩進來如不進來記司官名字來處他寫本來奏欽此臣等謹遵明旨即差長司官李茂春赴部面講隨據李汝華回稱浙江幷直隸松江府共解到銀六萬五千一

百兩謹遵前旨限三日進故的于本月二十九日恭進其
廣東司官解到銀五萬兩俟後再行補進等情臣等查得
浙江司官徐可行四川司官汪宗文二司銀兩原在候旨
見今遵旨恭進二司實盡臣子急公之義者惟廣東司官
鹿善繼銀已濟急無從措處待後補進據此理合奏知奉
聖旨這金花籽粒銀兩原係內供正額屢已有旨明白該
部不候明旨擅自借留是何紀綱今又久稽在部不行速
進況今在內缺乏支用無從措處屢旨催促慢不經心堂
上官職掌何在該司官背違明旨互相推諉好生可惡堂
上官罰俸二個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
銀兩著作速解進以濟應用如仍前怠玩不遵該司官都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謹奏為進繳聖諭事萬歷四十七年
七月二十八日該司禮監盧受等傳奉聖諭云云欽此欽
遵臣等恭捧明綸不勝惶悚竊照金花銀兩非敢久稽因
臣汝華署工部印務有欽天監擇定日期于本月二十四
日赴壽宮公幹于二十六日事畢方回二十七日見朝即
擬二十九日之吉恭進前項銀兩業已會本而聖諭復頒

除見在銀兩恭進續有到者續進外所有原奉聖諭理合
進繳并赴鴻臚寺報名謝恩
大學士方從哲議題臣昨于文華門候旨見戶部尚書李
汝華接出聖諭云　云欽此夫以內廷供用之銀該部未奉
明旨徑自借留似不能無罪但其留也果以充無益之費
乎抑以濟緊急之需乎遼左□勢方張禦敵防邊全借三
軍之力儻糧餉不繼使數萬之衆枵腹荷戈以格强□豈
可得乎頃接遼撫周永春遼餉將絕一疏在廷諸臣相顧
失色恐該鎮之禍不在外侮而在內憂且向來建議之臣
無不以留金花留額稅爲計臣望者當此窘迫危急之際
適有三省解到之銀不先不後正當其會該部若猶守拘
攣之見或照例解進或請旨借留輾轉稽遲久而不發豈
不失邊臣之望傷軍士之心而坐悞國家之大事哉故此
一借也在平時不可而在今日似無不可在平時宜罪而
在今日似不宜深罪也况金花銀兩在祖宗朝或解南京
或貯太倉銀庫除武臣俸祿外悉備各邊緩急之用見于
科臣宮應震之疏歷歷可據是聖諭所謂內供正額者且
不盡然而乃以數萬之微細一時之權宜執以爲部臣罪

無乃非帝王散財得民之意乎邇來邊餉浩繁該部無從措處中外諸臣方擬再懇皇上多發內帑以濟然眉況此數萬之銀未經解進未經查收于大內之積何損毫髮而聖心猶介介若是他尚可望哉今聞該部已將見在六萬餘兩遵旨完解其已發去遼東銀五萬兩尚在從容奏補是堂屬諸臣在前日固爲急公之義在今日猶爲奉命之恭且聞山東司官雖管遼餉于金花一事絕不相干皇上似宜免其降調量加罰治仍令照舊供職以責後效可也夫黜陟予奪惟上所命臣何敢妄有煩瀆但先奉聖諭諸臣已荷寬恩今再以稽遲萘進之故而罰及堂官譴及司官雷霆之威舉朝震惕恐不知者謂皇上重財貨而輕臣子于寬仁節儉之度不無少累故臣之敢于喋喋者非爲二三小臣惜爲國體惜爲聖主之令名惜也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吏部尚書趙煥等謹題爲軍興轉餉惟艱司計苦心當恤懇乞聖明寬宥譴臣光昭令德事准戶部以擅借金花銀兩久稽在部不行速進有旨堂上官罰俸二個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除銀兩係戶部所司該部

自合作速解進以濟內供支用若降調官員則臣部職掌也戶部堂官罰俸已足爲遲慢之懲乃司官又降級調外任且不許朦朧推陞其罰太重臣安得緘默不言蓋自遼撫周永春遼餉將絕一疏至京計司無以應舉朝憂之隨議伏闕請發帑金數百萬爲新兵糧餉鞍馬器械之用而識者則謂入者未可遽出未入者猶可緩入如留金花借鹽稅改折各色物料等銀科道條陳多及此舍此不爲而專望發帑非濟急之宜矣商度共請適各省起解金花銀到部不先不後若天意奏合以贊成我皇上武功者司農遂發遼餉一時臣工歡然僉謂司農通變之權該司擔當之勇不虞聖明更以爲罪也原皇上之意不過假此明內供之不可緩且杜後來借留之端耳竊恐此意一宣天下將謂皇上所重在財所輕在國從此之後計司相視爲戒束手以聽軍士枵腹脫巾至于勢不可爲則以□遺君父所憂豈獨上供而已哉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民力竭矣違徵不可遽至矣既不得之借留勢不得不望之發帑臣等此時又安得避煩瀆之罪不叩閽以請也今金花銀雖暫借可以補還伏乞皇上憫念司計苦

心非敢違背明旨將郎中張國銳主事鹿善繼依前旨罰
俸一年仍舊供職令盡心籌畫無緩上供無乏邊餉以宏
使過之仁則聖德日光而社稷縣福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部司旣蒙欽譴微職亦當併
褫仰祈聖明即賜罷斥以懲愚戇事頃見戶部接出聖諭
知皇上爲金花借留赫然震怒而于堂官罰俸司官降職
夫借留金花非該部堂屬之罪也臣之罪也蓋此銀自先
朝爲濟邊之用貯在外帑萬歷朝爲御用貯在內帑歷四
十餘年無敢言者而臣以甲寅二月內專疏特請仍解太

倉復還故物是開金花外解之端者臣也臣之罪也自臣
疏後昨歲□□□□□見措餉艱難多有主金花充餉之說
者臣亦于昨歲五月內有遼餉然眉舉朝袖手一疏內云
諸臣或爲金花責奏止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司議
論之所爲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空言留者實
事臣蓋隱然以執留激發該部是開金花執留之端者又
臣也臣之罪也至邇日侍郎李長庚亦以留金花額稅爲
請仰荷明旨准留額稅不准留金花臣是以有敬據新綸
補陳舊慮一疏內稱金花目前解到十萬餘兩未審司農

作何執留本日該司官過臣寓商及遼左缺餉憂形于色
情見乎詞欲將金花一兩給遼一兩題奏臣甚慫之慫恿
必行臣復隨會尚書李汝華亦慫恿必行是今日持金花
應借之議者又臣也臣之罪也夫任事之部臣或罰或降
豈其言事之科臣乃獨超然免于罪譴故臣特請罪而謂
必當三覆者以此雖然臣之妄言實冒多罪乃若皇上肯
用臣言將一舉而五美具焉自皇上深居大內欲法世宗
乃世宗諭金花籽粒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今皇上
雖久充大內之用不無那借之嫌若一旦仍以備邊恰符

祖制世宗在天之靈歆悅可知也美一遼事幾年餘措處
餉銀連解遼及外內各處買馬安家製器等項共不下五
百萬金後來結局無期萬一接濟不敷枵腹之軍微譁不
能制□且恐內亂令自藩王以及文武有位下逮加派之
小民慮亡不人人捐割以爲遼而皇上先後發帑乃僅僅
五十萬而止卽如黔鎭助餉若干且流聞中官斂而之內
臣未敢信以爲然恐海內不知者或妄疑皇上重阿堵不
重封疆若皇上翻然而以內藏爲邊備則聖心之所重在
此不在彼美二書曰所寶惟賢語有之不寶金玉而寶善

人司官名位非甚貴倨也乃念疆場搶攘至膺抗天子而
行權宜有汲黯矯詔發粟之風焉此正善人之當賞者若
還以原官刻印銷印定明聖人之無我且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之寶賢果不以金玉奪也美三夫□□□□皇上宜
何如震怒而凮聞宴樂更倍恒時甚至敗事之楊鎬李如
柏當究不究貪婪之鄭之范當誅不誅此輩大憝偏主于
寬政而至爲皇上多方濟邊汲汲如救焚拯溺然者奪俸
奪職不少假貸儻皇上一還其故物而賞罰進退無至倒
施美四且鹿善繼慷慨擔當臣殊壯其爲人若張國鏡在
山東司非曾陞知府而以遼餉故題准留部者乎餉務頗
冗國銳勞瘁有年臣曾具疏請添設郎中今不惟不添設
且併國銳倒去須另選有心膽有智計者頗難其人若皇
上奪而復予則餉務仍賴一臂而不致有紛更叢脞之患
以貽遼士卒憂美五夫臣有罪皇上治之亟倒臣籍且拜
皇上之賜若皇上欲尊五美則望收回成命部司仍免降
罰金花仍准暫借庶幾用臣之言毋論罷斥臣即齏粉臣
臣死有餘榮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吏科等科署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延登等謹題爲計屬急

公可原降處過甚乞恩寬宥以昭聖德幷收人心事自□□□□□□□□三路喪師開原繼破徵師四方轉餉千里飢卒張口待哺司農束手無策請帑難再不得已計及金花銀兩蓋此項原備邊需非專上供實羣臣之僉謀非計部之私議也該司官鹿善繼毅然任之擬發不阻志委出乎急公罪不同于矯詔皇上赫然褫俸一年臣等方以爲過矣況復并其官而降之調之厥罰不已重哉雖善繼急公獲戾甘之如飴而皇上之爲此舉也臣以爲三失具焉前征遼敗亡士卒傷者未復孤者未弔暴骨中野者未收方翹首望露澤之溥今乃以數萬無多之銀罪司計之屬而不是宥使彼中將士聞之皆解體灰心曰聖天子眞忘我矣非所以作其敵愾之氣其失一也遼事縮朒正坐功罪不明今起釁釀禍喪師辱國奔北偷生之輩安然無恙而急公之臣先羅顯斥自此以後誰肯爲國家肩宏鉅者非所以明賞罰之當其失二也海內調遣之士視遼如湯火驅之不前然背鄉離井甯死而靡二者獨恃有厚餉可以結其心耳有如區區私鏹不肯動支慳吝既聞致令疑畏非所以鼓勸王之志其失三也臣子官爵命之朝廷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矧伊降調臣等何敢代爲緩頰唯是
皇上舉動內外觀瞻一舉而三失具焉使天下謂皇上愛
財貨重于愛封疆非計之得也諺曰惢少失多廉賈不處
況大聖作爲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臣等方草疏復接塘報
□□從三岔兒堡入約長四十里蟻聚而來遼左危在朝
露所需軍餉料非發內帑無濟事機伏願皇上念鹿善繼
志在急公允復其官降殊恩于望外用以昭聖德而收人
心反三失而成一大善則三軍之氣不戰自倍□□□□
不難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謹題爲驚聞聖諭謹自認請金
花之罪以聽嚴譴事該臣接邸報臣部兩奉聖諭爲借留
金花仰干聖怒堂官罰俸司官降級臣聞命驚皇措躬無
地竊念請借金花臣前有遼警益亟餉務難支懇乞聖明
合宮府酌損益以濟燃眉以綿國計事一疏內言及此荷
蒙皇上允借稅銀該臣感佩天恩實與遼左三軍如同醪
纊但稅銀分在各省征解何致逾時而遼左亟切燃眉頃
刻難于需待是以臣部一面據臣疏覆請而遼左適有遼
餉將絕之疏至矣事勢匆迫遂爾暫借蓋欲奉揚德意以

保皇上之疆場而卽議進補金花以完內庫之供應左右
方員一時並畫心焦力竭計出通融而臣實有疏在先是
臣部堂屬之罪實臣之罪也臣司餉務値此罄懸毋能神
運目擊缺乏之議及權宜臣之罪大矣而上累尙書下累司
官臣其何心以自安乎謹敢具疏認罪伏乞皇上移司官
之降以斥微臣庶臣職以明而臣心亦安也至于臣部遼
餉一節止此加派二百萬之數日耳原不足一歲之支而
前之解發今之支用已去其半茲遼左議兵十二萬臣部
計用銀約三百餘萬而米豆所需又計百萬大約每米一

石通計價值脚費海道近者六七錢不等遠者一兩以外
是百萬之米卽百萬之銀也而造舟造車之費更覺煩鉅
將用于加派之內乎則多于本恐誚於折將用于加派之
外乎則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臣至是而束手無策矣臣部
若稍有毫忽贏餘可爲設處亦何至煩盈廷條議合諸臣
以叩閽而尙貽遼餉以將絕之虞耶以致上干聖怒而爲
此冒罪之舉其勢孔棘其情亦可原也臣草疏至此見鐵
嶺告陷儻再進一步則爲瀋爲遼□勢至此必須重兵兵
既益集餉更益煩臣恐今日悞金花之罪不能免異日悞

遼左之罪更無所逃也罪及臣等止於一官一身而所慨
疆埸之事則憂在國家任之矣伏乞皇上垂鑒遼事之危
若此外庫之虛若此罪臣等而因念所以冒罪之繇原非
出于獲已當猝急而試籌所以濟急之策不可比于平時
必有穆然深思翻然動念者聖心一轉遼左可安臣代司
官而受斥總出皇上雷霆雨露之恩也卽三褫臣願甘之
矣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謹題爲遼餉已匱計臣萬非得已懇
乞聖明霽威納諫以光聖德事臣聞人子於父母之有過
也必諫焉諫之不聽則號泣焉雖與詈與杖弗敢僻也人
臣之事君義更有嚴于此者矣臣昨讀聖諭以戶部借用
金花銀兩于戶部尙書李汝華則奪俸矣于該司主事鹿
善繼則奪官矣臣以爲遼餉之匱乏乃天下之事非計臣
一二人之事也彼其借給三軍此誠時勢千難萬難寔非
得已陛下赫然之怒不用以□□□而乃以之困司計之
臣短邊軍之氣乎二臣爲法受過于臣道有光而職居侍
從之班見皇上之用罰失平所關封疆不小不敢循黙以
成國家之失望陛下收還成命使汝華得行其志善繼仍

守其官隨詠隨改益見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若强
敵方張而軍餉不繼計臣不得舉其職諫臣不得行其言
恐天下之事必至于決裂不可為而後已豈不痛哉臣待
罪兵垣事關兵餉不敢不入告冒突宸嚴無所逃罪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

戸科等科給事中等官李奇珍等謹題為那借原出急公
處分不無太甚謹合詞籲請乞宥小臣以廣聖量事竊照
我皇上御極以來所最廑國家之物力者無過征倭之役
然當其時首尾七年費餉者僅幾八百萬若播之役甯夏
之役亦各二百萬以外耳自有遼事迄今甫一年有奇而
解發該鎮者已四百餘萬各邊腹征調所用過安家行糧
衣甲器械馬匹等費又不啻百餘萬今調募之令且四出
軍興之費益不貲加派搜括既已不敷義助勸輸所積有
幾即留稅已奉聖旨而遷汲甯濟急需先是中府會議之
日咸謂及今欲救然眉無如暫借金花銀兩此舉朝之公
議也戸部尚書李汝華因餉臣李長庚條議及此遂據揭
題覆未蒙俯允而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若須臾不能少待
秋風正勁□馬長嘶鬴且剝膚萬一再生庚癸之呼立名

蕭牆之變有不折京師之左臂而震驚宮闕者哉汝華計無所出適廣東等司解到金花銀十一萬倉皇那解迹雖似擅心實可原也始荷優容免究今又罰俸兩月大臣誼在祗承何所不受若司官奪俸一年已足示罰復奉嚴旨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竊詳皇上之意不過以借留銀兩久稽在部不行速解耳今見在者業已恭進續到者又將續進是未嘗背違明旨也況進金花于內帑僅供武俸賞賚之資無關軍國之大計其效忠也小借金花于邊左足壯敵愾死綏之氣深為安邊之長策其

效忠也大汲長孺矯詔發倉千古以為美談況在聖明而不蒙垂察焉諸臣為皇上保全疆土皇上為天下愛惜人才此上下相成之誼也乃皇上不與□□較勝負而第與臣下競短長不問空靡五百萬之邊臣但咎那移數萬金花之計部皇上自以為飭法度而□□竊笑為失權衡必且益堅其輕中國之心而□□□□□□□□甚非消禍弭亂之策也伏乞皇上將司官姑且罰俸一年仍令照舊供職免其降調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勵精撻伐即應進金花銀兩不難聽部臣便宜從事先聲所至可以激將士之

心而奪口口之氣其于遼事未必無小補云臣無任懇祈
之至

貴州等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等謹題爲遼事需餉甚急借留原非得已謹合詞上陳乞霽聖威以光聖度事從古聖明大度之主每容權宜行事之臣即宣德朝陶鎔一新安縣令耳發粟千餘石救民饑荒先給後聞宣宗不督過而優容有加焉此本朝之家法皇上之世德作求者也今遼中軍餉不貲雖蒙發帑加派與夫搜括捐助等項而師久財匱接遼東巡撫周永春疏則遼餉將絕岌岌乎脫巾之變不測之憂將在旦夕之間戶部正當仰屋竊歎慮窮計窘之會適有廣東解到金花數萬從權那借彼蓋謂借留而拂聖意其罪在一身不借留而壞遼事其害在國家不顧身而顧國家此其心亦苦矣舉朝臣工謂皇上聖明當必在洞燭之中矣接邸報聖旨森嚴戶部尚書罰俸二個月司官鹿善繼降一級調外任用職等伏而三思使借留而爲朋項用也無可恕也乃其借留爲遼也使遼不甚亟而借留也亦無可恕也乃遼左危急存亡之秋也苟濟于事臣子嚴譴不辭心實無他聖明優容宜假

況進者已進續進者又將復進明旨未常遂乎昔孟子稱頌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皇皇上一怒而爲此數萬金哉乞皇上寬容部臣如宣廟待陶鎔故事免其罰調將四海臣民誦高厚之度浩蕩之恩遼中軍士聞之謂皇上能聽戶部便宜借留金花以救其性命有不奮勇爭先□□□而報皇恩非夫也不然軍士將謂我輩不惜性命以從事于遼皇上乃爲此數萬金而怒及戶部是忘我輩之性命也得無離心解體灰其枕戈之氣而借寇以兵乎

戶部尚書李汝華謹題爲籌國無能叩闕莫效謹瀝愚忠仰祈聖明自爲社稷封疆大計事臣頃以留借金花蒙恩薄罰退省連日不遑甯處竊念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母譴告爲子者負罪引慝敢有違言然又深思父母之家計日耗父母之食指日繁父母之門戶宗支有蕩析傾頹之患爲子者敢終避譴告不一哀鳴于父母之前乎臣今謹披瀝心腹哀鳴皇上之前夫□□□□臣部一歲運三百五十萬金錢而彼中不斬□一卒且合文武將吏數萬人俱隕其境今又屠開鐵逼瀋陽矣厲兵秣馬輓粟飛芻度歲費五百萬或可支□而未□□也□一日不□如五百

萬之費不知須得幾番而今日加派二百萬外僅僅徵恩留稅耳一年之稅可滿三百萬之數乎如其不滿又當覓之何處問之何人臣反復尋思不知所出皇上爲臣尋思遼東需餉臣可對曰無餉否臣部無餉可令遼東不須□□否夫遼東不□□□必殺遼東□似不愛遼東土地人民愛此 一線路可走京師耳故于城郭到處則壞人民逢著則戮不留些子礙手之物然後直指京師社稷安危瞬眼便見皇上聰明神聖豈不思慮到此臣部事急無措一借金花以救遼東之危遂干譴怒屢旨森嚴臣退自循省惟有反躬自責但願皇上自爲社稷封疆大計畢竟覓之何處問之何人可得一歲五百萬之數耳臣言及此即皇上盡借金花尚憂不足而況堅不肯借毫不敢請如此乎臣衰且病獨肩計部九載籌邊愧無一得直以皇上稍憐臣部苦心萬一可效犬馬今智盡能索借及金花未蒙皇上鑒允薄罰臣俸臣知所以自處矣然不敢不以忠計之愚畢陳于上庶幾皇上反復思之至以臣故降及司官臣愧滋甚夫小臣似不足爲重輕但恐人言謂以五萬金花降及司官則四海之內或議皇上重金錢而忽封疆狃目

前而忘大計恐于國體未便輕重宜酌耳以臣愚計或念司官與臣共濟危艱實出萬不得已心本無他免其降調則聖度益宏聖德益廣薄海舉手加額稱頌曷其有涯臣旬日冒罪不敢有言以社稷封疆大計終難循默故為之謬陳并乞恩于司官如此嗣後邊陲有急臣部無處仍再為陳請期保金甌無缺臣無任惶恐隕越悚息待命之至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謹題為聖斷失平忠言不納謹披瀝血奏以感動聖心以消弭禍亂事職嘗讀宋史至眞宗朝李迪為翰林學士一日召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借上悅果如迪請夫眞宗固宋之賢主也然以我皇上視之當度越遠甚乃頃者金花籽粒銀兩先朝取義殆與內藏庫同耳且出以佐軍興之費視內供尤重以應庚癸之呼視在內支用尤急皇上豈見不及此哉在戶部止名為借而未敢顯言出已失李迪所云天子于財無內外之旨在皇上不惟不悅

而從之反于堂官加之罰更于司官重之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得無令眞宗獨專其美乎即此一事虧損聖德已自不小儻雷霆之威少霽俾臺諫之說得行如印之銷若圜之轉于戶部堂屬特免降罰諭令供職誠莫追于既往庶有復于將來豈非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哉奈之何輔臣揭救銓部申明科道交章以請或婉詞或法語疏凡幾上竟百呼而百不應耶嗟嗟職有以知其故矣蓋金花等銀從來皆閹宦輩居之以爲奇貨者偶或失去洶洶上聞蠱惑聖聽皇上不察爲其所中因爲其所用遂至

此耳然邊餉之仰給浩大邊餉之措處艱窘邊餉之催索迫切其非內供缺乏之可比甚明也故凡議餉者無不以留皇稅借金花爲第一議職昨于經畧將行兵食宜豫疏中曾微諷戶部尙書李汝華計不出此爲畏皇上怕中官語雖過甚意實急公繇此觀之計臣豈得已而不已者耶況禦□在兵無兵其何以戰養兵在餉無餉其何以兵□□未有□□之期邊餉尙無結局之日彼一時也司農告急戰士待哺當呼吸俄傾之間有瓊林大盈之想內帑即千百萬不須呼籲且將立發又安問金花籽粒銀之五萬

云乎哉至此皇上恐亦不得自繇雖傾所有以出嚴責戶部求一可用之地與可用之人已無及矣故今日之解進金花籽粒銀兩乃中涓之利非皇上之福一庸人能知之也皇上顧惟中涓是喜是信是聽是從欲遣緹騎則遣緹騎欲弛門禁則弛門禁今又有如金花籽粒銀兩所爲者無求不得無往不如乃至職等公疏單疏請逮一喪師辱國之楊鎬一逗遛失機之李如柏併追論一開釁養亂之李維翰靜聽日久寂不聞聲倒行逆施輒至于此天下事倘可爲耶職每觀自古帝王有天下者未嘗不願世世守

之與天無極而不虞其後世子孫一旦失之也試稽其失國之繇畧有數端或以荒淫酒色不脩國政或以屏棄忠良不用仁賢或以聚斂掊克荼毒生靈或以暴戾恣睢褻越神器或以寵幸貂璫賣弄威福有一于此皆足致敗然苟能始迷而終悟猶愈于有初而鮮終古今善敗之林得失之數百不一爽甚可畏也我皇上以聰明睿聖之資撫長治久安之運四十七年于茲矣求之上世惟舜文可擬其晚近如漢武唐明不足數也夫千秋而下窮黷之譏視無爲之休稱何若播遷之辱視卜世之丕基何若亦願人

主所自為耳職願皇上仰遵舜文之盛軌毋蹈漢唐之覆轍法戒昭然間不容髮但得聖心豁此感動將來禍亂猶可消弭此職所為瀝血披奏幾幸萬一者也若曰為一司官求免降調自有已言之者職不敢及伏惟聖明亟賜裁察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一種 卷下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金花始末

戶部兩廳十三司司務郎中員外主事等官沈宏業田一井張士雅陳士章賈鴻洙楊嗣昌等謹揭為近緣本部借留金花一事致蒙聖諭切責再三最後有堂官罰俸該司官降調外任之旨闔部台省交章申救咸未報聞職等相戒靜聽幾幸轉圜有日矣昨吏部移咨本部查取應降司官職名索報甚急職等驚疑恐旦夕處分將成遂事安得

默然于此竊查借發金花始事備于本部驚聞邊餉將絕
疏中然而言應借者牘滿公車督餉右堂有邊警益亟一
疏先經題覆內云必不得已事機倉卒當一面待罪一面
題知不能引領空望于九閽外矣撫臣急告餉絕適會其
時廣東浙江四川三司銀兩解到一疏請留隨將劄發蓋
誠拯溺救焚義不反顧堂屬相許祓罪無辭迨奉明旨不
允借留且與督餉原疏覆疏後先疊下許借外稅一年實
出望外驟得數十萬金前借金花自應遵旨暫進雖已發
者不可留而尚留者不須發此浙直之銀所以未劄餉司

也及數日間方罰俸一年隨會本恭進又降調司官旨內
只稱該司似無的處職等詳查盡所當原如山東司雖主
邊餉而無金花者也浙江司四川司則先日會進廣東司
則卽日補進者也皇上所以降調者為借留耳久稽耳補
進非借矣卽日非稽矣今曰應降毋論諸司不應降卽廣
東司亦不應降曰查取職名毋論諸司不當開職名卽廣
東司亦不當開職名然職等豈為同官邀求倖免哉邊事
一日不甯邊餉一日不止部寺已無可借省直又無可搜
加徵留稅兩項足辦此否恐一旦有急內帑終不得不請

外解終不得不留此舉朝他日之事前日之言也夫以舉
朝他日之事與其前日之言而今日者一人擔當最勇降
調最速天下事尚可爲哉伏乞當路始終抗疏主持必期
轉移聖意以振士氣以濟時艱若取到職名隨卽降處則
閣部台省交章未下無望轉圜而後日轉回機緣永斷爲
聖德累良不細矣職等人微言輕仰瀆宸聽自知無益且
非引咎責躬之義謹詳始末以告憂時君子如此官必降
戶部司官斷斷不可爲誰與堂官慷慨分憂肩持一切重
擔者已矣何言惟有相對短氣耳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吏部尚書趙煥謹題爲欽奉聖諭事文選淸吏司案呈頃
該戶部接出聖諭云云欽此欽遵查得旨內應降官員未
有職名難以題覆隨該臣部移咨戶部查取去後今准戶
部咨稱近日解到金花乃浙江南直廣東三處其浙江司
郞中尤大治適當去任南直則屬四川司署印主事汪宗
文廣東則屬署印河南司主事鹿善繼銀到之時卽題借
濟遼東之急適職有事壽宮比回則廣東司之銀爲遼急
先發獨南直浙江之銀尚在及奉聖諭傳催而川浙二司
已會本恭進矣廣東司隨亦補進此三司金花之大較也

若山東司原無金花該司郎中張國銳非其職掌止以邉東屬山東似若相關其實札發在各司與山東司無相涉也進銀雖有先後金花總入内帑直以三司相較則山東司無干四川司有詞可免降調惟署廣東司印河南司主事鹿善繼金花發邉在先銀兩補進在後或可當降調之旨耳擬合咨覆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金花之徑發邉餉無非為邊疆計也戸曹以公事掌讜臣等實有憐才之心皇上以專擅示懲臣等敢忘共命之義但聖諭原未明指應降職名該部之事惟該部知之不得不行

查取今據該部咨稱山東司郎中張國銳無干四川司署印主事汪宗文有詞惟署廣東司印河南司主事鹿善繼當降調謹據咨上請查得主事鹿善繼係正六品今降一級該從六品與在外運司判官品級相等舊例降官有缺塡補無缺添註合將鹿善繼降調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添註恭候命下本部給憑行令到任管事儻荷聖慈念其跡雖涉于專擅心實切于急公且銀兩業已解進姑從前旨罰俸則尤舉朝之所百叩以請者也

吏部尚書趙煥等謹題為計曹急公掌讜舉朝共祈寬綱

懇乞聖慈免降以惜人才以信前旨事文選淸吏司案呈頃該戶部以擅借金花銀兩給發遼餉且稽遲在部不行速進有旨堂上官罰俸二個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欽此臣隨有軍興轉餉惟艱司計苦心當恤一疏求皇上寬宥謫臣未嘗報可竊念該司經發金花跡雖隣于專擅然該部先于題覆督餉侍郎李長庚遼警益急疏內有必不得已事機倉卒當一面待罪一面題知等語則已先告于聖明之前非眞專擅也山東司雖主遼餉而無金花浙江司四川司俱先日會進廣東司亦即日補

進則又未敢終惜未敢久稽也臣因聖意未回而旨內又兼應降職名不得不移咨查取去後今准該部咨稱浙江司郎中尤大治適當去任山東司郎中張國銳無干四川司署印主事汪宗文有詞俱應免降調惟署廣東司印河南司主事鹿善繼或可當降調之旨咨覆前來夫降調官員係臣部職掌既奉嚴諭敢不遵行隨將主事鹿善繼擬降調鹽運司判官另疏請旨所以明敬共之義也但嘗發原屬舉朝之公議請宥又屬舉朝之同心儻免其降調止從初旨罰俸天下益仰大聖人之無我而遼左將士聞之

亦踴躍而恩齊矣

河南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謹題爲計司借餉義屬急公降處過重懇乞聖明垂察矜宥作任事之氣以保封疆以光令德事頃者遼餉告急正值開原失陷之時計臣持籌無措不得已從衆議題金花銀兩以濟然眉維時各司有發有未發遂干聖怒而降調之嚴旨下矣計臣執持之心不勝其惶怖之心于未發之六萬當日恭進于已發之五萬隨卽補進極其恭順趨承則有矣安有纖毫擅且違哉閣部科道見其處治太重恐措餉愈艱交章懇恩從寬蓋爲國事爲主德非爲主事鹿善繼也數日以來方靜聽轉圜消息俄而降補山東之啓事上矣夫鹿善繼小臣也何官不効馳驅何地不可展布第降此一官則抗直者增懼誰敢爲朝廷挺然效不奪之節者乎任事者灰心誰肯爲朝廷慨然擔艱大之務者乎而遼事愈不可爲矣且微獨誤兵機誤疆場也傳之四夷皆謂陛下以五萬金花罰及堂官降處司官似乎不以封疆爲重而益啟其輕中國之心書之史冊又似乎涉纖嗇而乏廣大關係聖德聖政尤非淺鮮恩及于是俯從閣部台省之請矜宥

鹿善繼豈待職詞之畢哉若謂原銀已進矣已補矣以此求寬則倏留倏進俄借俄還于東事毫無裨益適足以取厭取輕于明主耳諸臣所以仰冀寬政者祇爲其權宜濟急銀到即發有拯溺救焚之實念也伏乞聖明軫念軍興正急需餉方殷任事之臣不宜摧折將鹿善繼特免降調仍依前旨罰俸供職不惟本官感恩益圖報効舉朝大小臣工亦各相競勸共勵勤危遺可拯聖德益光矣

吏部尚書趙煥謹題爲計臣任事最勇懇恩免降以光聖德事頃者戸部主事鹿善繼因遼餉緊急借發金花銀兩

以皇上之貲財用于皇上之封疆不可謂非忠于謀國也以今日可緩之內供用于今日不容緩之邊餉不可謂非忠于急公也昔以矯詔發粟爲美談今以擅自借留爲罪案獨不思降之則其身雖退其聲益彰而皇上反蒙恡財之名宥之則所借在人才所重在邊計皇上更受轉圜之譽且今天下吏治之不振者止爲視國事爲度外而莫肯實心任事耳今處一任事之臣不過失一人之功名其所關係猶小處一任事之臣將致邊卒之解體其所關係甚大況銀兩已經補進則渙發德音特免降調姑從罰俸初

旨令其照舊供職當不再計而決矣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謹題為遼事日急一日人情日緩一日乞降嚴旨切責當事諸臣以救危遼事竊照遼自今春三路喪師之後開原再陷鐵嶺尋失任遼事者若蹈湯赴火旦夕恐不能支誤遼事者若畫餅充飢兵餉猝不能具近讀經略熊廷弼□謀掩臣不備一疏□且以騎虎之勢乘我我且以累卵之危當□勝負成敗之局幾經强弱衆寡之數不敵遼事之急莫甚于此時矣夫遼急而我卽與之俱急已為補亡羊之牢將不勝噬臍之悔況戶兵二部大小諸臣反往往以緩相應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他不具論第就職同官姚宗文奉差一事言之查旨下在七月二十五日合朝伏闕千難萬難始徼得請儻亦聖心轉動之機乎使乘此機括作速具奏當無不報可者乃東之高閣不為意延至二十餘日直待宗文具疏相催越二日覆疏始上職愚竊謂久稽不覆老成持重務中肯綮耳及覩覆疏則又有未盡然者輾轉遲疑趑趄觀望迄今竟未得旨不唯阻轉圜之聽抑且成轉石之艱時乎時乎不再來一誤再誤所傷滋多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又如募兵一節

聞山西兵到京已久行糧耗盡河上逍遥漫無統攝也有
因而逃者問其所以曰無餉也曰索餉于戸部不之應也
此等情狀淺言之掉臂而去不可復回其害小深言之脫
巾而呼祇速之亂其害大嗟嗟樞臣于是失算矣何不明
開某督募兵已到若干應酌給月餉若干何處屯扎何日
操備造花名一冊移送戸部具本題知勅使發餉餉發不
發戸部任之則兵之去不去呼不呼自爲之慮者胡計不
出此乃以大司馬日造大司農之門頻行控告比于叩閽
之苦而曾不得一覩其面一聆其咳唾之餘悵悵而返亦
足悲矣然此微獨樞臣之過也若計臣則尤可異焉未嘗
嚴譴便亦杜門咄咄書空闔月不出請謁都絕堂皇幾廢
若不勝其憤懣悒快之極者公私困弊籌國無能枉抱挈
瓶之智衰病侵尋彌衷莫效空貽覆餗之嗟計臣于是乎
失處矣嘗聖諭之方宣也何不直陳入告曰借解金花等
銀臣實爲之臣之罪也奪臣之俸唯皇上罷臣之官亦唯
皇上然遼餉實窘措餉實艱金花等銀恐終不得不借審
能如是明主可以理奪幸也如聖怒猶然未釋聖心猶然
不轉則以悃悃款款之極思爲正正堂堂之危論一疏不

已再疏繼之再疏不已累疏繼之無可柰何卽以此舉決去就之義豈不韙哉胡見不及此輒于進繳聖諭疏中自言于某日赴壽宮公幹某日事畢方回于某日卽擬恭進前項銀兩是明明說出非干己事司官實爲之矣夫借解旣出于司官罪譴自加于司官于是始而罰俸旋復降調誰實致此最後一著猶謬與乞恩其如勿欺之義何取厭取輕台臣已見其肺腑矣如此伎倆殊覺恍惚尙能爲皇上了此軍國大事否耶然此微獨計臣之過也盖職前疏責成戸兵二部條上兵食方畧兵以十萬計餉每歲以三百萬計是酌中之計爲經久之規兵集而餉可豫餉儲而兵亦可恃區區管見妄意或不出此乃兵部調發之兵如許召募之兵如許大踰十萬之外此豈三百萬餉所能取足者計臣之卬心天地五體俱寒大聲以呼夫何怪焉顧欲措餉必先核兵則有戸部主事楊嗣昌之疏在矣指陳利害洞見底裏戸兵二部對症之藥頂門之針也伏乞皇上亟下其疏勅令二部加意講求虛心商摧務底至當然後一一舉而措之兵卽于此聚餉卽于此措旣有必然之畫自無築舍之揺道在相成事求必濟此誠今日救邊之

一大竅會也舍此不爲今日說兵明日說餉曾何益于成
敗之數哉夫以今日愈緩之人情當今日危急之邊事其
爲必不得之數亦明矣乃當事大臣積習不破狃以爲常
執拘者藐視人言如飄風之過耳恢張者亂聽人言如庸
醫之下藥徒滋議論徒費口舌曾未見有以邊慮爾近憂
以眞心幹實事者吁可歎也職一腔熱血唯知報國不敢
避嫌故敢再疏爲之摘發如此仍乞皇上嚴勑戶部尙書
李汝華兵部尙書黃嘉善各督率司官淬厲供職凡關邊
事當行者卽行勿彼推而此諉當議者卽議勿左支而右
吾如不恪遵再敢玩視致誤事機堂上官戴罪該司官輕
則奪俸重則貶秩決不少貸必人情能變緩爲急庶邊事
可轉危而爲安耳然尤望滿朝臣子各拚一付精神合併
而注之于邊邊苟旦夕支撑得過需之歲月漸圖□□之
舉伫觀經略之成微職犬馬之願畢矣臣不勝激切籲天
待命之至

南京戶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晏文輝謹題爲計臣爲國
行權主上悋財加法與情大拂邊禍莫彌乞聖明轉念慮
邊足食足兵以救危亡事臣閱邸報見戶部堂司因邊餉

之催促值倉銀之空乏集衆議借金花奏解邊以救外之
然眉陸圖還以供內之正額相時用計天下方謂其得急
公之義先題後解天下方謂其無擅動之愆視汲黯之矯
詔發倉尤極委曲有臣如此是勇于擔當善于調停者也
乃今皇上不以為功而反為罪于堂上官李汝華則罰俸
焉于司官鹿善繼則降級焉夫豈不知邊餉之缺甚哉又
豈不知金花之借非得已哉唯是愛財之心勝吝出之意
堅若曰吾如是以重處之自此以後諸臣畏而不請內帑
可以無發也臣則曰如是以重處之自此以後衆心失而

難收內帑終不能保也何也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在李汝
華久篤勤勞俸雖罰而念不休在鹿善繼雅負氣節職雖
降而心不怨在中外大小臣工如李汝華鹿善繼者心專
報國即法雖峻而志不隳但庸衆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
倘不能割奈何責我之割囊橐以輸邊也而慕義之徒阻
矣將帥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倘不肯捐奈何責我之捐
身軀以赴敵而死綏之士退矣兵卒聞之必將謂數萬之
銀倘不能捨奈何責我之捨肝腦以塗地也而赴鬭之衆
怠矣□□聞之亦必謂數萬之銀倘且慳吝是何能足兵

馬以與我爭衡也而輕中國之心益甚矣所惜者小而所棄者大所降職者少而所解體者多臣竊謂皇上之計左也況以今日之事勢而參諸今日之傳聞又不容不蚤爲之計者乎近有自□來逃回者云□□之志甚大謀甚□而機甚密我之偵彼者百不及一彼之偵我也百不失一去歲遣人取北京南京山陜地圖今歲遣人畫登萊天津淮揚海口川谷關隘去歲遣人往蘇杭織造今歲遣人往省直買貨物□□遍布于天下智略填塞于胸中自我三路喪師後遂謂天意之在己議今冬盡破河東之城使我無頓兵之所旋而滅北關滅朝鮮使彼無顧慮之患議來春一繇水路從登萊而進取山東南京一繇水路從天津而截漕糧截東西兩道使北不得南轅□□攻山海□□攻薊門□□攻宣大而今年四月間又差人持物賄倭促其來春寇閩越吳楚而□直抵都門以行金人之故事□□志不在小矣風聞如此雖未足盡信設萬一是實處處單弱在在孤危北不能守南不能支我贍四方慼慼靡騁卽有瓊林大盈之積不過資盜糧而已故臣謂衆心失而內釁終不能保也與其不保也孰若蚤發之發之蚤則救

之速外財尚可收其半而內帑亦可保其餘也故爲今之計宜速發二三百萬選將練兵置器行間應熊經畧之手而毋掣其肘俾之固守遼陽捱過秋冬宜速催直省派括錢糧新募兵士急赴遼陽聽熊經畧之分練而毋催其戰俾之徐復開原保全春夏而又增金蓋登萊天津之兵以禦之于水增薊門九邊之師以拒之于陸庶幾可轉危而安轉亡而存也更今皇上于經畧之有罪者逮矣于閣臣之應用者黜矣是亦轉念求治之時也儻大小諸臣力圖茅焦之請則聖主奚止秦帝之悟將必允借以救雲夢之失而弭遼左之禍矣至已降之官則在當事者曲體聖主有寶金玉不寶善人之諭是尤天下之同以爲願者也然總之恩威出自皇上伏乞鑒俞施行臣干冒宸嚴曷勝悚息懇祈激切待命之至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紱謹題爲遼左旦夕難支國勢杌隉人心動搖懇乞聖明大發帑金以救然眉之急以免噬臍之悔事臣七月初間有君臣未見交儆一疏大意爲廟廊之上緩于救遼而發也乃發疏之後三日而開原失陷之報果至矣皇上始用熊廷弼逮楊鎬矣使早有此舉

鬪開原不陷亦未可知惜乎其聽言用人之晚也今廷弼到遼又三月矣討將無將討兵無兵今日一疏至皇上曰李懷信戴煃都著星夜前去明日一疏至皇上曰各處調發兵馬著各撫按上緊嚴催前來此旨不知經幾見矣上出之爲套語下視之爲常談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是豈拯溺救焚之道哉臣謂兵將之所以逗遛不進者雖其間不無退縮觀望之意然亦孰名言於口不過以安家行糧不足爲詞耳使調某將卽覈其所帶之家丁計口而授之食調某兵卽計其所經之道路定日而予之費如是而有不

速進彼違而畏遼左之□□獨不近而畏目前之軍法乎顧糧餉不足當問計部計部實計無復之矣昔年興兵之始猶不免于搜括那借今所調愈煩所費不貲搜括之後再無可搜那借之後再無可借加派一節已爲緩而難濟見今山東河南與江北一帶旱魃爲災所在赤地千里小民方望賑於皇上而皇上欲加賦于小民哉此其救遼急著舍內帑實再無可冀諸臣之所以連篇累牘叩閽而請豈非得已也皇上吝而不制且以借金花五萬一事住司農之俸降司官之職用以箝制臣下使再不敢言臣以爲

此何損於鹿善繼也善繼不欲以一官之故而貽皇上封疆之憂皇上乃忍以數萬之金而黜天下忠計之士祇恐口口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且近讀遼撫周永春救遼再無別法一疏所言俱全遼大計而所望于皇上之內帑亦不過二百萬以今日大內所積豈少此二百萬之數耶誠發之則有餉有兵遼安而京師亦安既有天下何患無財不發則無餉無兵遼危而京師亦危國之不存財其安往土地金寶孰重孰輕願皇上之熟計而審處也皇上不覩之宋事乎徽宗亦好貨之主也金人作亂不能早自償發迨

汴京圍而舉累朝所積金銀幣帛入寶九鼎皆拱手以獻之虜矣臣言及此肝膽俱裂惟聖明惕然思慄然悟臣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謹題為國勢漸迫人才實難懇乞聖明宥戆激忠以大慰輿情以亟拯危遼事職槩覩今昔凡為臣者孰無憂君憂國之心亦孰無全軀保妻子之心惟是忠貞性植則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國不知有家明目張膽犯顏雷霆斧鉞之前營職奉公挺持利害死生之際此于主心則拂而嘗存亡呼吸百折不回者必是人

也于頤指氣使則疎而轉危爲安挽禍爲福俾廟社不淪傾覆者必是人也求之今日則原任御史劉光復及降調戶部主事鹿善繼乎夫光復以大聲衆譴幽于圜牆者幾六年困衡極矣仗節死義之志愈砥愈堅矣天下皆以母老子喪爲光復恤舉朝臣工皆以光復母老子喪爲皇上請然非光復所暇顧也彼其一腔熱血願灑闕廷百慮千謀願效兵戈倥傯間而裹革塗膏之是殉我國家二百五十餘年作養士類斯豈易得者乎皇上猶天寒威之後必有陽春何嘗畢世怒一人而令高賢大良終困厄無聊也

者任熊廷弼經略而聲威遐鬯任姚宗文閱視而奸弊頓釐任李懷信祁秉忠輩總兵各鎮而旌旗壁壘駸駸生色用人之驗業已彰明較著乃光復者猶然縶紲之屈辱之上既不得借廷弼宗文展樽俎折衝之猷次之不得比懷信秉忠輩奮披堅執銳之勇皇上豈以光復未必宜釋釋而未必濟于事乎職謂釋光復可表如天之度可收使過之功可遏敵人輕中國之心可鼓忠臣守社稷之義可寒亂賊背華降□之膽何憚而久不爲此且麻承恩潰師失律者也以疏請釋矣劉孔肖畏難諱衆者也以疏請釋矣

光復無人不爲之請亦無時不爲之請又未有承恩孔倘之罪狀皇上奈何恡不肯釋使力能荷鉅肩宏材能持傾定危者空與法吏爲伍甯無□□目熾壞地日削也至若鹿善繼㲽靡獨勁慷慨擔當時遼左告飢待哺者朝不謀夕無奈太倉若洗寰宇遍搜發帑之章百叩而百不應善繼不得已留內供金花銀數萬以濟然眉正救焚拯溺忠于皇上之職分也皇上不嘉其忠復貶其秩則三軍之士可枵腹戰乎召募徵調諸兵萬里遝集可不厚加犒賚固結其心乎悠悠忽忽者安享爵祿之榮錚錚昂昂者竟罹斥逐之禍天下窺皇上所喜者善逢所厭者孤鯁所重者財貨所輕者封疆其何以令百官詔萬姓矣古帝王不具論卽漢宋人主多雅度冲辭落帝裾曰正言碎朕衣矣折殿檻曰緝之旌直臣矯制發倉輒稱以爲美談而不以爲擅一時盛事千載且侈談焉在二臣不愧當年謇諤之風在皇上反遜季世優容之美播諸四夷傳諸青史竊恐長玩侮而遺姍笑也皇上縱不爲令名惜獨不爲社稷蒼生念乎伏乞皇上急釋劉光復隨昇戎行急返鹿善繼仍司計部將銜恩赴敵者足當十萬之師抗志籌邊者旋回九

重之聽軍旅振而芻餉充于遼事大有補矣今一陽伊始
普天率土並沐生成况乎解久欝之忠艮褒垂危之國祚
諒宸衷亦必有先得者職故敢掇拾籲呼仰祈聖明裁察
職等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原任戸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今候降調臣鹿善繼謹奏爲
微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竊
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爲遼餉將絶借發金花銀
兩權宜卽屬苦心專擅自知負督幸蒙聖恩寬其斧鉞之
誅僅從薄譴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判官

添註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効如得贊衘于鹽
筴尙期補過于桑榆臣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
疾復作藥餌增而飲食減痰火盛而肌骨銷困頓旅邸見
者相驚臣亦自厭然伏枕輾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旣
無棄人微軀或有起色違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
倏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戀闕之誠雖篤報主之念成
虛臣所爲躊躕再三而不能已于控籲也臣初擬求堂官
代題緣已離舊任乃敢冒昧自陳君父之前伏乞天恩勑
下該部允臣回籍調理儻補縣治刖得復覩息于人間而

尋壑經邱永願優容于聖世其爲感激沒齒難忘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原任戶部河南淸吏司主事今候降調臣鹿善繼謹奏爲微臣病極情迫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竊照臣去年爲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候譴逾年病苦交作已于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曰聖明宥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鑒臣病而早爲允放乎乃時踰浹句未蒙簡發正靜聽間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眼穿日以爲歲臣切自念留帑金而未果旣不得遂其忠縈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輾轉憂思舊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亟勢迫想亦聖明之所心矜也懇祈天恩俯允回籍儻霍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卽以徑行罪臣所不辭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吏部尙書周嘉謨等謹題爲計曹念在急公舉朝望切宥過伏祈聖慈免降以惜人才以公新政事文選淸吏司案

呈爲照原任戶部河南淸吏司主事鹿善繼公忠不貳足稱社稷之臣沈毅有爲卓爲名教之主持節可堅百折籌餉特見一斑相應請復原職案呈到部爲照鹿善繼之被謫也以留借金花而其留借金花也以需餉急于然眉措餉窮于露肘聊出此不得已之計耳夫不惜一官以收潰散之軍心以存殘破之疆土以宣上德意而垂萬世之令名有臣若此正宜破格獎拔用示風勵而反蒙譴降人其謂之何先帝神明天縱豈見不及此勿以錙濟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姑假此以警後來而重朝廷乎臣部遵旨擬降朝廷之權已伸而令已尊矣疏上而不報可益見原無成心姑留以待後庸或者別有深意是未可知也日見皇上慨發內帑二百萬犒邊薄海內外無不仰頌明明后舉動非常夫在內者尚可出之而宏大賚在外者何不可錙之以濟急需若鹿善繼者想亦聖明之所欲亟宥也伏祈勅下免其降級照舊復職邊士聞之必將曰國家未嘗忘我而斷不解體廷臣聞之必將曰國家不肯負人而莫不盡心非特爲一人之官而已也

鹿伯順賜環紀

光皇帝臨天下甫一月聖政不勝書然實錄首復前戶部主事鹿善繼官云善繼字伯順爲民部郎是時神廟末遼事方棘餉中斷請發帑不可得議者以金花百二十萬歲入太倉其故貯瓊盈非故事當仍還司農以應遼急上不報伯順主河南司事適署廣東司時廣東浙江福建三司各有金花解至伯順請于大司農李公汝華曰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既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如宸怒不測願身甘罪李公頷之遂以應遼餉而後疏聞上不允頃之又切責司農奪司屬俸一年是時主遼餉者爲山

東司于是與伯順及司福建浙江者各謝罪司農惶恐時福建浙江者未發即仍納內庫而請俟外解以補伯順所已發閱三日上復令大監至司農按司屬名伯順曰爲此議者我也奈何爲諸僚罪與大監講折再三終不屈上于是奪司農俸兩月謫司屬于外鐫一級司農益皇恐遂曰臣適署司空有事壽宮罪不在臣銓曹責司屬主名以伯順獨應之而前所奪俸者皆得安堵司農屬不平合須于公卿閤伯順不願願身當于是舉朝爭之上不報銓曹請謫伯順爲山東鹽運判官上亦不報伯順俟半歲餘引疾

去不數月有鼎湖之事于是光廟首復其官云神廟閒多抗直敢言之士謫者亦累十百而言者不止上遂置其言不復謫而人以謫者不復起亦不復言卽言亦以上置之故時佻忞無禮而及事有關宮府未嘗敢爲執也伯順不爲言而執執事之在金錢又上所最急于是一二十年間似伯順以孤鳳矣光廟在青宮毎賞賷不置故首還其官夫光廟之德尙矣神廟于震怒之餘諸大監復誹謗百端而終止于薄謫其大度何如哉故舉朝敢爭之爭之言至或不可聽聞而上終不以爲忤此盛世君臣所當法也故爲合刻之伯順非特識私感也其忠愛將無彌篤乎防風茅元儀纂

廣東司署事錄

萬歷已未夏余以服闋補戶部河南司大司農桂亭李公劄管本科同事者楊文弱嗣昌賈孔瀾鴻洙周海石思兼也廣東司王崑璧瑊出守開封堂委賈署事賈太母病劇託余力辭於貴州司王時生建屛王許另委余歸寓而劄與印隨至賈不懌欲爭余力止之受事時桂王惠王典禮中璫輒排闥索司農而珠商夙頑戞未應手余推誠感璫

金花始末 卷下

璫不再至立給商價商亦應期方報成事于李公而廣東金花至余適聞叔訃臥病三日而福建淛江二司持堂批准會期恭進之版至余方訝其先不相聞遽以堂批取必而承運庫催期之使踵至余給以稍愈即擬期謀於楊買以金花餉遼據會典呈堂楊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斵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推子此舉差強人意買爲潤呈且謂此大好事而非置一官度外不可余曰舉念時已辦此矣先大父侍御君建言謫十二年不召老臕下所親見者也呈入李公批云天津右堂有疏請留金花金花且莫

進所引會典查來看余躍起曰誰謂公中堅者而轉圜若此持會典見於寓色甚和命草疏余歸擬稿是夕遼撫周毓陽永春疏稱遼餉將絕併入其意尙在推敲倦且臥堂吏四鼓叩門傳諭寓議余處中變秉燭成稿往見公曰中使夜持右堂疏來得旨甚嚴金花不便再請余三復曰旨猶溫不爲嚴此時措餉當從大頭腦可常繼處下手據祖制以請之旨有幾分嚴厲衙門纔有幾分光采公曰同是此題纔批不許何敢再提余曰主語換過不妨今據遼撫疏以遼餉將絕爲題便不同且右堂請留而今言借見有

還時又不同更有進焉者乘此事急說明危迫不暇候旨一面題知便發則全不同矣公意亦不沮余出稿於袖公留與山東司張鍾石國銳議之而內使催期愈急蓋聞余以廣東金花交太倉庫知有說且爲鋪墊也余語其使銀即餉邊鋪墊仍歸內時管太倉庫爲劉半舫榮嗣因余交銀同字云果成此事九廟神靈共爲嘉賴勉之勉之余曰與長司李茂春語示以不撓春置余而使李公余啓公催爲本吏即日上面給長司以再商而密飛片紙於劉曰此物蚤一刻出門爲妙速之速之有爲余危者余曰銀一日

未去望一日未絕既去矣上即怒可奈何人即悔可奈何此後使交內庫銀有可交外庫之理生死甘之矣李公語余草疏備之次日食晡在賈寓聞傳宣戶部堂官與金花司官坐客失色賈窺余食自若送至門曰好爲之既入有旨堂官姑不究司官奪俸一年嚴催補還李公欲補余持不可以疏稿進曰願公勿顧司官上意即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公韙感曰此稿又引汲黯漢武雄才大略幾石粟政不入心金花乃主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還余余不應而退謝恩日

中官羣至閭扉不聽出且曰金花尙在太倉勒使問之余亦慮或然寓意於問之中劉回字云三日前發計到中途矣半舫因解人哉中官絕望日爲催補長司持黃箋到寓黃紙墨字乃勅內庫者有云傳戶部速將銀五萬兩來補寫兒如再不補將司官名字寫來我重治他余曰非所爲借政爲無銀今有可還非何用借長司曰固也奈聖意要補如何回奏余曰即如此回長司曰如此回却大不便余曰爲朝廷臣子死生唯命長司語每倨至是忽爲感歎曰某不知書亦識名行某與公一府二縣人亦知此舉是公

淸名奈聖意難回又太息曰若大家同心一齊發去事已成矣生被二司扯住復語一使曰對兩司說著他各進不必再等慘淡而別余知不免猶懼李公之補閒公自陵回往候求見童子出問何事余曰金花事中使來催望主定不補縱有處分願自當之以後衙門事猶可爲一補則前功廢矣語入傳出曰到衙門再議次早約楊賈與張摩厲以須會大雨公出朝歸寓余乃拉張同赴寓至西長安街傳旨若雷轟宣戶部堂司余駐道旁候公至隨入宣御札公奪俸二月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浩蕩之

恩也次早謝恩李公命山東司補銀余復前曰竟補乎誰爲進者公作色曰不聽我補欲我再謝恩乎銀自有照應進也余始憮然自訟既非衙門中官矣何又說衙門中事退歸若釋重負吏部移問李公應處司官職名公召楊賈諭以福建浙江山東司俱有辭獨廣東司應處楊賈趙出不具草公自草之吏部擬降余山東運司判官閣部臺省交章申救俱留中擬降之疏幷留余候命既久與范夢章景文計具疏稱病復留乃再疏而行逾年八月光廟初政復余舊官余反覆往事而深有感也神廟御宇久議者病其過寬然當時凡百有位皆務名節爭職掌以苟免爲恥余不敏不敢以委署爲可避卽二三友人俱以職掌相勉則治衛未易言矣余決計時司吏羅跪泣請曰公非此司官偶然委署原無專責何認眞若此且公以署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刻下推印刻下卽有人代進不進無與也余笑曰既承委署卽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羣吏知不可奪徬徨而起或云有教之者也楊賈諸同寅後先視余推余擔當則吾豈敢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此未足報萬一也不然苟免爲幸何暇問職掌哉范

陽鹿善繼漫紀

讀金花始末跋

家大人每呼錀輩品隲當世賢豪風槩則曰未有如鹿伯順之眞錀退而摹其眞則又曰未有如伯順之難蓋世人以難沮故不眞而伯順眞故不沮于難也予嘗讀其矯發金花始末以五日京兆頓欲復百年祖規則難且上不欲臣下爲矯也而天下疑恔疑貨耽耽爲逢者旁伺之唯利當是時侍一誠相感也則又難且外解甫來而催進之版遂急給之擬期而實以外餉競疾徐于晷刻之間則又難且堂上之轉圜方快而午夜之叩呼更急秉燭草奏鬼神

爲泣爭光，采于嚴旨則又難且請留請借不一題知便發舉念便置一官于度外至此更不獨一官爲念也則又難至主上震怒盡子曹惶駭即坐客失色而公若欣欣于果邊腹也食自若則又難且既發而主上宣索立補矣大司農銷鋭願補矣迺獨持一不補以當雷霆之下則又難主上既以薄罰而中使要留勒問其事幾不可圖而公獨寓意于問以絕中官之望而惟恐應者之失辭也則又難至墨敕重治長司爲詬則曰以朝廷臣子死生唯命于以動中官名行之心則又難自知不免矣猶惓惓乎念可爲于

事後懼半廢于功前即御札重懲竟不欲忘忠君愛友之心訟言于不用而釋負于一時則又難俟命久矣一疏再疏惟曰留帑金而不果既不得遂其忠縈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耿耿大節曾無低徊身世之圖則又難嗟乎主上不與大臣不與中璫不與司掾羅跪而不與而公持之自若既被謫而宰相爭之冢卿爭之南北大僚言職合詞爭之畢詞爭之而公行之自若然則公之難也斯公所以爲眞乎吾嘗謂豪傑骨力必以自試而見故聖人論強不至不變之塞不見眞強若伯順者其眞能不變于難而

眞者乎郎同事諸君子有心有眼固同稱豪傑哉然論者不能不以公持而二司各進公去而大臣即補爲朝廷祖制惜爲人主聖德惜也彼豈遂無眞心也哉然眞心于愛富貴者易乎眞心于愛國家耳無亦認眞者須從難入而庶克其全乎高陽第五錀跋

馬房本末序

伯順之言曰以眞實心任國家事此伯順自繪其神也余以之讀馬房本末而益信焉葢伯順初莅監督郎悄悄於冐破之陋習思有以更張而洗發之迨奉諱歸王崑璧繼之不翅蕭曹代相李郭代將卒能相與有成嗟夫今天下無事無耗蠹而塞上脫巾司農仰屋朝廷亦無事不極其綜核竟難可底之績夫何不盡取若兩公者事事爲之釐正而令天下徒攢糜於不可爲也天下人甯盡不若伯順亦甯盡不若崑璧之若伯順乎弁髦其事者不爲也傳舍

其官者不爲也視以爲錙銖不必急焉者亦不爲也予以爲總之不以眞實心任國家事耳蓋國家任之以事卽畀之以有爲業履其職矣烏辭其事故職不論崇卑也事不論纖鉅也眞實任之皆有以利國家國家原無曠職虛事也然眞與實相須而不實更足以亂眞故求眞莫如覈實而覈實莫如去害如苗然去其害而螟不食心螣不食節蝥不食葉蟊不食根則實完矣天下膺事事之虛名而不爲事事之實任者無亦有所食於中而自失其眞者乎家大人題伯順集以認眞曰甯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眞天下而皆認吾眞焉國家憂難任乎崑璧亦自認其眞以認伯順之眞故能相與伯順成邪許之助彼藉口存體豈詎無眞者特不認耳天下事以體之不得不存而究至莫能存其體皆起於不認吾眞以不認人之眞也何得認眞而不愧伯順者以實心任國家相州鶴山人孫含咸若書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二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馬房本末

呈堂稿

戶部監督主事鹿善繼呈爲鱷棍侵吞料草事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本厰班頭劉國禎包攬商人牛尙忠名下錢糧不行上納又將倒死馬匹驢頭不行申報料草盡吞肥己等情到職據此隨經行拘一干犯證到官査審得劉國禎原係本厰養馬軍人將本年正月初九日倒馬

一匹正月十七日倒馬一匹正月二十九日倒馬一匹二月十一日倒馬一匹四月二十八日倒馬一匹通不開報又將驢頭自去年十二月經巡青科院查閱後見今缺少三十四頭仍將料草照舊冒支及包攬商人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納料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辭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個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

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閧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僱覔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顧猶有多半畜養是則破冒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廄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

覈今既首明審實儻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于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再其顧覓冒破甚于駝馬牛騾也其本廠冒破三百二十餘兩并班頭劉國禎商人牛尙忠養馬各軍等儻非嚴懲何以警後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堂劄

戶部爲鍘棍侵吞料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到部蒙批司查議報奉此

看得法久必罷人久必頑法之罷也不更張之不足以振人之頑也呰窳慣習有更張之而亦無用者但能鞭其後鋤其泰甚不能因噎而廢食矣今日各場之馬政亦其一也劉國禎輩窟穴作奸馬倒不報瞞漏其日支驢匹全無明詐其芻料至於數十頭匹三百餘金之多自當具實參題送問以窮治其奸而大懲其後但據呈馬牛印烙可稽倒日可覈而驢則難攷以其爲郊村易致屢畆恒有之物比前巡視監督驗時可立僱以充數今郎叅送再查復行點驗之時豈不能又立辦乎即改令同馬牛設爲印烙之

法民間驢隻但多出三五文儘可貫之以待烙一烙者死復以一烙夫於何難今之以私馬烙官印者豈十百數耶苟有見在當於何正之而此回作奸犯科已被首明者反不得窮其狀而釐之矣往往見絫送刑衙門問理者輒以秦越空延歲月無稗摘發止藉逋逃且查得該場馬牛駝驢俱係御馬監撥出內監領給軍人看養其設之也必有所待用儀之也必有所待取天子備物利用未能恤錙銖之虛費者憂其欺而罷之一日急有徵會遠近之役廑畝私物可暫僱之以應點烙及驅之公用嘴嗟不致誰能執

此咎耶惟欲鋤其黍甚似應即行該監督嚴提各犯與首人逐一審鞫前狀果眞多日冒支者責令追還少數虛支者申用賠補仍各問以本等詐欺官以取財罪名呈堂發落庶人心一飭內外知嚴究法之辜得盡殲而作法之凉實可助矣等因呈堂蒙批行該監督提審報奉批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即將劉國禎等一千人犯拘審隱冒情弊並隱冒驢隻草束錢糧數目果若干即行追償完官仍分別輕重擬罪呈堂發落施行須至劄付者

科院移文

欽差督理巡青戸科給事中商陝西道監察御史劉爲積惡侵呑事據壩上北倉養馬軍人張文奎首辭內稱有識字白如玉串同心腹班頭劉國禎等將倒死馬匹屢次不行申報料草盡行支領肥己作惡多端包攬商人牛尙忠料草升束不納希圖得利侵呑入己李進等證見今被本倉脚夫趙夢臣具告監督衙門審實侵呑料草價銀呈堂未結誠恐賄累乞憐准提除惡等情據此看得張文奎所首情詞先經貴差查審相應行會一併歸結爲此合用手本前去戸部監督主事鹿處煩爲查照將張文奎情詞併查明白完日希文回覆施行須至手本者

再呈堂稿

戸部監督主事鹿善繼呈爲蠹棍侵呑料草事先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前事等因該職查得班頭劉國禎侵冒馬驢料草緣係已經呈詳外奉堂批廣西司行該監督提審報制到本職擬覆詳閒又准巡青科院手本爲積惡侵呑云云希文回覆等因到職竊惟天下事有情實易見而局段難言者今日之提審是也蓋冒破之相沿已久

首告之發覺緊問彼時倉卒質對爲計未深且不虞職之深究遂于隔壁弔審盡得其情至今則逾月矣停留長智無問隔宿況日久乎而欲復審問其馬馬必不欽問其驢驢必足數將以更端求爲翻案今日之審豈猶復昔日之審耶且事屬虛冒耳目昭然原無難推之隱待于再審也據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叅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于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于所缺馬驢則猶有可議焉蓋廠中虛冒成習牢不可破今令補馬則補馬實無馬也令補驢則補驢實無驢也裝點儘似而

套習愈堅與其彼明以虛應我明以虛糜費實在之金錢供空名之冒濫何如有缺不補猶可省涓滴以佐太倉乎且查大明會典諸場馬驢揀退變賣倒死開除多寡原無定數至今或有續到或有倒死來去亦復不常則是役也就其久虛者而免其買補我非無據彼亦何辭縱不能于各廠引繩批根盡行報罷今但因該廠被首就事論事懲一以警百汰虛以歸實豈爲過乎夫省一分虛糜裨一分實用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于漏巵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士枵腹而忍耗財于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大

約天下事用當于實豈其惜費凡此頭匹使所養者爲疆場効力固急欲其雲錦成羣使所補者或分毫有裨亦可容其葫蘆依樣而今明知其不補强被以補之名甘耗其財之實何也國當經費不足之時宜擇其緩者而漸爲減尤宜覈其虛者而漸爲銷如該廠馬驢緩不足以盡之是首當議銷之處且假手于首告又首當議銷之時也况未發之前雖相沿虛冒猶存形迹至既發而竟莫誰何將公然放膽無事回護監督者更無復可問矣不揣愚陋抱將然之慮效一得之愚似應仍叅道革創庶幾小懲而大戒如以事屬巡青准令移文該科院聽其覆審似于事體尤較詳妥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再次堂劄

戸部爲鹽棍侵呑料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到部堂批司查議報奉此隨經前署司事主事阮自華詳議處分呈堂堂批行該監督提審報奉此隨行劄去訖今該監督將前事具詳呈堂堂批司查報奉此查得班頭劉國禎包攬錢糧不行上納隱報倒馬五匹冒支缺少驢三十四頭料草按月日扣算

計冒破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零趙夢臣一首於監督衙門張文奎再首於巡青衙門該監督摘發劉國禎罪狀各各有據具呈嚴懲警後似當即具實參送但每見參送別衙門問理者秦越相視空延歲月于糾處之科條既為無補而於虛冒之國課久無著落合應仍飭監督嚴限追納侵冒銀三百二十一兩零并追買補馬五匹其劉國禎一干人犯乞仍行監督從重擬罪呈堂發落庶侵冒之法可正而虛冒賠補之數剋日可完至驢頭一節竟議裁革汰虛歸實抑亦太倉節省之一助似應准行漸銷為窮而必

變之術或難竟從銷除仍照買補倒馬之議亦可者第前因初審既確再審可以不煩耳等因呈堂蒙批據查侵冒等項既真馬應買補銀應照追而一干人犯各有應得之罪如議飭行監督嚴追詳報奉批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即將該廠隱報倒死馬五匹責令買補冒破草料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嚴限照數追償劉國禎等一干人犯應得罪名即於該監督衙門分別輕重擬議呈堂發落施行須至劄付者

王臯璧來啓

夜來承教適荷發蒙儻得免於履錯皆年兄賜也感曷有極外有禁約諸款弟命書役壽姓者所開其於商人有損與否其藏有自爲之意與否其諸凡利病尚有未悉者弟方始事尙不及覺恃在肉骨之愛顧懇年兄一一查示則弟之受益更無涯矣立俟批教容躬謝不一

答王崑壁

弟何知而蒙下問且感且愧有仁兄一段肝膽何事不游刃乎承示壽役所開諸欵一一原係舊規申而飭之新政所宜至於臨機化裁則在當事者分外之精神不然文具相蒙舊規祗成芻狗且從來作弊者亦何嘗不就舊規中取事哉此在高明自能懸鏡也卽如點卯一節豈非舊規而我輩於此稍爲變通則商役受福此可類推矣弟癡人也過承至愛莫能爲助區區冗言浮發請教

王崑壁來啓

連日未得顓候爲歉承取人夫自應如命前禁約一一如所指教改正矣頃欲追比國禎所侵料草第恐取償於銀或不可期而以下半年應辦錢糧抵補似融通而近妥者幸相抵外所欠銀止四十餘金無難追償耳鹽頭一事弟

必欲其盡銷以成年兄盛心敢於稿末妄叅數語第不識
堂翁肯從其請否所具稿呈覽幸撥冗斤正之此彼此相
關事體萬望留神是荷

答王崑璧

今飾行所無事之說者非託言小補不足爲則明稱勢重
不可返以眞實心任國家事如仁兄者能幾大議翩翩區
處有方叅駁得力仁兄堅持如此不患堂翁不轉圜也二
帝有靈實惟嘉賴甯獨某一人借光巳哉苦次捧讀感動
流泣亟命兒子手錄爲行李重唯是欵啓如某屢蒙詢採
萬不能爲高深之助因以識古名臣之用心爾原稿璧上

王崑璧呈堂稿

戶部監督主事王瑊呈爲鱷棍侵呑料草事奉本部劄付
廣西清吏司呈奉堂批前事備劄前任監督鹿善繼卽將
該廠隱報倒馬五匹責令買補冒破草料銀三百二十一
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嚴限照數追償劉國禎等一千人
犯應得罪名卽于該監督衙門分別輕重擬議呈堂發落
施行等因奉此該本職接管遵照劄內事理嚴限劉國禎
等償納買補去後除倒死馬五匹應令照數完買毋容再

議惟是劉國禎所侵馬驢料一百二十一石九斗六升該銀一百四兩八錢八分五釐六毫草三千九百七束該銀二百一十六兩八錢三分九釐法應追賠入庫但念數至三百有奇而國禎一窮軍何能卒辦況所侵削度已花費無存今欲追併一時即盡法催比恐未能遽爾完案也職查該廠本年下半年分派該料豆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十斤應令商人辦納完日出給通關前赴太倉銀庫支領價銀此舊例也今計劉國禎所侵馬驢節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相符合

職愚欲以國禎名下應追之數姑將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取具實收仍俟職臨廠親驗虛實外尚少侵冒料豆六斗八升草七百九十二束五斤共該銀四十四兩五錢零三釐八毫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一可免商人辦納之苦一可省太倉出納之煩且時值秋收又鄉民樂成之候辦買料草爲力較易實上下公私兩便之計也至於驢頭一節該前監督反覆詳議前後具呈無非欲杜虛耗以留實用一片苦心實裨國計欲絕夙蠹應從所請況各廠驢頭消長

原無定額何必取盈于買補且發養馬匹陸續亦無定時
政宜清濫以預待償仍聽其買補支吾之說是明墮於侵
冒無厭之奸將人謂今日之敗露天已奪其魄而將來之
踵弊人實授之欺耳何前者明于發奸而嗣是役者未能
有以善後也職因是深爲惴惴仰稟台裁恭候批示以便
遵行爲此備繇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王崑璧再呈堂稿

戶部監督主事王瑊呈爲蠹棍侵吞料草事卷查先奉本
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前任監督主事鹿
善繼呈詳壩上北倉班頭劉國禎等侵冒馬驢料草錢糧
緣繇備劄該監督提審回報等因奉此隨該前任主事鹿
善繼查得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叅正法其冒過
料草責令賠償或于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
該廠所缺馬驢首當議銷等因呈詳去後又蒙本部劄付
同前事備劄主事鹿善繼卽將該廠隱報倒馬五匹責令
買補冒破草料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嚴
限照數追償劉國禎等一千人犯應得罪名卽于該監督
衙門分別輕重擬議呈堂發落施行等因奉此該本職接

管清查劉國禎所侵馬驢節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
派數目稍足相當職愚欲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
完交納該廠外尚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五錢零
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
至于驢頭一節該前監督反覆詳議前後具呈無非欲杜
虛冒以留實用一片苦心實裨國計欲絕夙蠹應從前請
復經備錄呈詳去後又蒙本部劄付廣西淸吏司案呈蒙
批侵冒料草各照追驢頭漸裁亦可行轉行該監督再議
漸減之數期於妥當可久合劄本官即將劉國禎侵冒料

草銀兩追辦納四十四年下半年料豆一百二十一石二
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十斤仍除辦納過尚該應
追銀四十四兩五錢零追補太倉銀庫至驢頭漸減之數
再擬議妥當呈堂裁奪施行等因奉此遵即嚴追劉國禎
辦完料豆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
束十斤該本職於本年十月初十日親詣該廠照數驗收
進倉抵作正額尚該應追銀四十四兩五錢三釐八毫亦
于十月二十四日責令照數交納太倉銀庫取獲庫收附
卷外其倒馬五匹亦遵前劄內事理行令陸續買完驗收

發該廠收養訖惟是驢頭之議該前監督鹿主事言之詳矣職何容贅顧此一弊也斷之以是非之理或足服其心裁之以多寡之數究必恣其辯蓋驢之爲物有之已屬無用况無之可冒爲有乎存者既已云亡則亡者奚事復存乎惟據六驢無恙即與之爲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即與之爲烏有亦不得議爲革也如謂存羊之意可思則循名責實不得比於告朔之典如謂擾雞之說可做則罔上行私尤有甚於暴征之非况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盈夫溪壑監督尙事

乎模稜尤義之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七年奏准一款內每年科道官并戶部委官親詣各倉場將實在馬牛羊駝通行查點有瘦損矮小不堪者發各衙門變賣等語又八年奏准一款內有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有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參奏等語又十四年題准一款內有各馬房管事內官有衰老昏懦者革退另行選補如或蹈襲故弊廢墜馬政聽巡青科道官指實舉劾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爲昭茲獨不可遵而行乎乃今之費我芻牧者皆昔所稱

不堪而議變賣者茲且置勿問也今之侵我料草者又昔所指老疾而議革退者茲亦置勿問也惟是倒死曰開除則無庸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俟漸減可知黜銷其冒破之奸明按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所懼畢職任事淺而抱識疎終不敢謬謂妥當可久也再查山東司哀郎中受事壩上爲時稍久必悉於原委之故洞於處置之宜伏乞台臺轉批山東司再會印官二三員俾之集思協議以結茲局庶懲奸於既露雖以三尺餓厥渠魁不言苛而節財於已窮即以一粒還之太倉不爲少矣職未敢擅便統候裁奪施行

王崑璧來啓

年兄扶櫬而南弟不獲執紼以導年家子誼如是乎罪可知已歉可知已年兄純孝天植其孺慕哀傷應無所不至獨計伯母所惓惓屬意者或不盡一悲切問也千秋之業政所以報三年之愛年兄得無意乎願勿過傷以鬱慈靈可也前事仰體盛心悉力勉爲應抵者抵應追者追業已完此一段惟是驢頭一節弟雖不敢避難而主持者少倘在躊躕間近幸巡視商掌科老先生頗有任事意或者可

借重結局乎然非袁滄老極力相維恐不及此外有申文稿一通呈覽偶便特此附候并聞不盡欲吐統希亮詧

答王崑璧

弟癡人也何所當於仁兄而每承偏愛先慈變作仁兄所以肉骨我者更邇尋常去冬買孔老持示手書猶以鷄骨辱温念也併讀大義字字出肝膽句句中事情必欲伸弟指而問執悠悠之口此自仁兄純忠幹國原非曲徇而使鹵莽如弟得藉重以自蓋則感恩知己兩心俱切矣我朝經綸大業照耀千古者楚材之力居多後先相望愈出愈奇邇如滄孺先生受知當世吾道之光當是時左提右挈共濟時艱仁兄安所讓焉區區病骨近稍支持而一日之間猶半在枕儻仗洪庇得復其初猶望奉鞭弭于異日不然則廢人而已矣回首五雲時增翹企裁椷恭候可任依依

科院題參疏

戸科給事中商周祚等為馬房積蠹多端虛冒業有成案伏乞聖斷立賜裁革以清牧政事職等承乏巡青之役於各馬房奸弊倒得糾舉苟有裨于國計雖分毫皆當議省

况每歲冒至萬金以上者乎而猶泄泄從事因循不言職掌謂何職等所不敢出也案照據壩上北倉養馬軍人張文奎首爲積惡侵呑事該職等移會該場監督審明回覆隨准監督主事王瑊回稱該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查審劉國禎等隱報倒馬五匹缺少驢隻三十四頭及包攬商人牛尙忠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辦料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詞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個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卽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靑查閱要多顧覓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顧猶有多半畜養是則冒破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

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廒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核今既首明審實僚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于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請其顧覓冒破甚于駝馬牛騾也該本差接管查劉國禎所侵馬驢每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議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尚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

應辦之正額除將倒馬五匹行令陸續買完驗發該廠收養劉國禎名下追納料草及應追銀兩各照數驗收完足取獲庫收附卷訖一干人犯應得罪名亦各擬議呈堂外惟是驢頭冒破一節亟宜杜絕不堪再誤蓋該廠持籍而支料草動稱驢頭四十及兩造相質傾心供吐則實數止有其六是朦朧不知幾何年侵冒不下數千百金矣但前此奸弊未形無從吹索今茲情形自露安能縱容夫一驢之值不過二三金而一驢之費歲計十七兩即誠有之已為失算况借紙上之空名糜國家之實用法所難逭費貟

可惜惟是據六驢無恙卽與之爲無恙因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卽與之爲烏有亦不得議爲革也况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盈夫溪壑監督仍事乎模稜尤義之所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八年奏准一款內有云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有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叅奏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爲昭今獨不可遵而行乎竊意倒死曰開除則無容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容漸減可知黙銷其冒破之奸明按以侵欺之罪

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等因准此職等尤恐各場事體不同復經移會二十四馬房監督通查類叅復准監督主事王珹吳伯與黃衮各手本回覆前來所見略同該職等看得牧政廢弛弊孔百出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巡視諸臣搤捥咨嗟思釐革而未能久矣然牛房擠乳之牛月有上供之額該監發養及孳生之馬間有不時之需虛冒不無未至烏有惟驢頭臨期僱覓皆應空籍既不足備法駕之巡遊又不足供天庖之匕箸計一驢草料歲費一十七兩約有數驢之值統計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

六十二頭歲費金錢一萬四千有奇馬匹猶有印烙可驗
而驢頭則無印烙將何以爲物色之眞乎馬匹倘以倒死
開報而驢頭獨無倒死世豈有百年不死之驢乎則以今
國計空虛太倉懸罄邊事有脫巾之憂司農屢仰屋之歎
致煩聖慮焦勞搜括內帑多方那借此國家何等時乎圉
牧之錙銖皆閭閻之膏血而歲以一萬五千之金錢塡此
無底之巨壑非計也故各馬房驢頭職等以爲一切革之
爲便伏乞聖明俯允職等所請勅下該部將見在驢頭行
該衙門變賣以後料草截數免派積之十年便有一十五

萬存貯京糧以應軍國急需未必非節省之一助也其該
倉掌場內官栗本貓鼠作奸亟應撤回正罪劉國禎等姑
聽該部議處嗟乎國家種種虛冒事事廢弛其有名無實
爲內璫之所窟穴積棍之所盤據者獨一驢也乎哉職等
又不能不爲時事慨矣

本部題叅疏

戶部尙書李汝華等爲軍國空虛遵旨從長計議請先裁
馬房積濫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
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軍國之計積

蠹多端至于今日濫觴極矣臣爲主計頃值各邊倥偬京帑空虛仰奉明旨從長計議務求緜虛得實以此朝夕焦思每督臣屬以爲國汰省不嫌巨細而該監督主事王瑊力厥主事鹿善繼驢頭虛冒之案又臣面質二十四馬房內各監督主事吳伯與黃衮各稱驢頭虛冒相同已經巡視科道具題未奉俞旨臣思驢頭一節雖爲制額而實無裨于緩急雖爲小耗而實有損于積貯即如一驢歲費銀十七兩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頭歲費一萬四千有奇印烙無憑倒死不報中涓之谿壑已滿牧事之秋毫無當烏用此糜費爲也況值此三空四盡之時正屬枵腹脫巾之變而以有用之金錢供無用之窖拔已爲非算以紙上之虛額耗帑內之實積尤爲可裁先朝嘉靖年間曾允科道及臣部疏革豹房今驢頭虛糜視之豹房其瑣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固法祖者伏乞速允巡視前疏勅下臣部將見在驢頭行監督變賣其不存者開除歲省萬金有餘積弊一朝遂剗亦邊需萬一之助而圉牧愉快之一端也其犯人劉國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內官栗本仰候明旨處分至于各項積弊沿而未發非止此驢容臣

牽屬蹬剔另請上裁而先自此驢頭示清汰之大意國計
端有賴矣奉聖旨這奏內場上各馬房驢頭係祖宗朝以
來設立如何擅行更改著照舊存留備用如有冒破等弊
查參具奏內官栗本姑免究劉國禎等著送法司依擬發
落

裁革冒破說

馬房冒破相沿既久余初受事不安於心以告袁滄孺世
振袁心是之贊余說堂行廣西司查司持存羊之議余再
請而再駁且面相許而轉復駁歎人心之如面也余既丁
母憂接管爲王崑璧瑊堅持余議以爭協力于巡靑使者
題參得旨追擬如律而廠監據旨中有存留字求如初支
王駁之曰所謂存留指別廠未發覺之驢頭而言也該廠
已經發覺追贓矣擬罪矣聖上原無買補之旨安得如初
支也廠監乃止夫此事可否非難見也其旨盡於邊有單

而無糧廠無鹽而有料之二語而再駁之者借口存羊且語人曰爲上首存體上首爲誰卽袁滄孺世振也是役非袁不爲功此道可於今人中得哉爲之志慼癸酉冬日范陽鹿善繼識

籽粒本末序

國家自一算以上罔不事事需百姓卽一命而官稱娓以行亦罔不人人需百姓然天下卒未有一事一人爲百姓念者卽如有田有租有額至大兵大役輒不難溢額爲應聲之征然額之中污邪苦溢蹶蹇苦瞑而武健飭以敲朴拊字徒有攢麋蓋飛芻輓需不獨黃臕而節食則喜增賦則喜天下爭以刻核赴功名之會遂至節於必不可節加於必不可加前與後相仍數節而塞下無兵矣數加而天下無民矣嗟乎孰知小節之成大費小加之成大空也陛

宜公當德宗朝曰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盡是時急求於外故無貸於內而足然周禮歲辦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國家經制許據見年等第科差不依舊籍至有司行田爲觸免有土磽而誤高其等錯上而偶變爲下許以時酌劑如生口之登耗而更其額獨以入不給出而額輕或可移重額重則不可復輕故人逋而田蕪即併責於土斷而流庸載道富已襤褸古人謂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逋爲不可而況以積年之欵了積逋乎伯順所爲拊膺於范陽籽粒也余讀籽粒本末殆伯順小試其宰天下之蘧計乎而竭其力所可爲圖其誼所當爲故伉韓是閔熏轢不閒凡黃綬斗食而上可以引手爲援無不疾呼而與其其成故積畜立剔小民釋重負而休於蔭善矣陳孺宰天下如斯矣比戶而呻吟曾不一詢其苦安問天下哉嗟乎今天下患盜而驅其民以益之闕田而逋其民以蕪之余終望伯順以天下爲范陽也崇禎甲戌閏八月八日古相州沓沓居士孫含咸若父頓首題

籽粒折徵說

籽粒折徵其徼閭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宇象恒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冲陽自肅也既經批查而沮于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于院者觀察柯和山杲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中起力爲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蓬玄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焉故邑侯胡芳宇嘉桂也包納籽粒其患既久胡鏡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每爲扼腕謂余曰吾

不能爲他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微意猶欲自爲也所稱此議即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能忘癸酉冬日范陽鹿善繼識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籽粒本末

定興縣鄉官鹿善繼等謹揭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以存孑遺事竊照本縣莊田籽粒地十塲一乾淸宮一慈甯宮一雍肅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慶公主一恭順侯吳汝胤一駙馬許從誠一錦衣衞千戶陳尙忠一五軍營以上各項共銀二千八百三十七兩三錢有零而地極窪鹻入稱灌莽之區國初以來原不起

科正德之季勳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俑也當時因家人催督大爲騷擾遂以類解歸諸有司然此地水旱俱不相宜俗傳有乾則如炕濕則如醬之語不堪耕種自難辦納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夫較此地于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地力之肥瘠甚懸而計畝之徵銀相等此其情之不均理之不通而勢之不能久也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地所收不能償地所費既視此地爲漏巵收入極薄而額徵難緩復視此地爲陷阱是本人之地爲本人累也且懸磬無以應比則走險豈復擇音窮而追者逃四方包而納者著地著是本人之地又爲他人累也逃者愈衆住者愈難逋負之患展轉相尋于是一夫不完爲一門累一門不完爲一戶累一戶不完爲親戚累比屋分散併丁差亦逋是籽粒之累併丁差累也不但已也十場事屬一體當法之既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於是又不止以本人之地爲他人累復以本場之地爲別場累也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

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兩場之積勢將復派刑場包納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轉多糧之包轉重雖十場地性不無略有軒輊受害不無微分緩急而包納之法浸淫漸及不至於舉各場盡驅之死溝壑散四方不止其受害特有先後耳何有重輕哉嗟嗟共處世界同此人情誰不貪生誰不懷土而今至于窮迫危急典莊產鬻子女逃者生不能逃者死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且此地旣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勳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窮則變變則通非此其時哉即爲勳戚計佃戶之拖欠旣久詎能取盈于帶徵逃亡之拋荒愈多誰爲炊粥于無米與其驅之死亡而徒成反裘之負芻若急與寬減而自培其不涸之倉乎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查得青縣籽粒至萬歷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于文安縣籽粒除進慈甯宮不免其餘俱減徵一半即四十六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靜海縣例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土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

非自今日創聞也亦明矣本縣各場呻吟積苦旣值必變之時仰望同仁更有可援之例乾清慈甯兩宮不敢望蠲別場皆勳戚囊中之物此固得議減者卽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勳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後軍都督府買綴鼓旗號使用萬歷九年改解易州南倉備邊則此一場卽其畝數割據于勳戚解納更移于府部原非不易之規雖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安減徵公主莊田之外亦有備邊一款其議有云不曰京邊而曰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與五軍營固願附于此例矣繼等閭井之間情形最審感慨之久係議願眞伏祈台慈軫念民困轉爲請命比照文安靑縣事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入場減半折徵至于積逋統賜蠲免則變通之間而民之住者不逃逃者可返地之治者不荒荒者復治此生靈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而亦勳戚之利也

謹揭

各場佃戶稟狀

稟爲懇恩比例折徵破格以除積害事某等佃種雍靖王妃錦衣衞等入場籽粒地土委係茅蒿窪鹻不堪耕種徵

銀又與上地相等所收甚薄所徵甚重負累佃戶典莊產
鬻子女以償籽粒銀兩又爲刖場代包包之不已必至逃
亡雖親戚亦所不免遂致屢年拖欠錢糧今蒙仁慈下車
正小民更生之日也懇祈憐念一方之苦比照文安青縣
事例將入場籽粒地土折徵轉申庶僅存之窮民故土得
安逃亡之流民還鄉有望不然著住者每切逃走之心已
逃者終是離鄉之鬼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勢必至靡有孑
遺錢糧其屬之誰乎爲此籲天哀鳴上稟

請折徵籽粒呈 投盧屯院

呈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事竊照本縣入
場籽粒俱係牧馬草場其地茅蒿窪鹼國初以來原不起
科正德年間勳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俑也始猶遣家
人催督因其大爲騷擾後遂歸有司類解此地不堪耕種
辦納極難漸有流亡因成重困俗傳此地乾則如炕濕則
如醬比諸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
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
不分上中下則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於
是佃種之家用力雖勤收入甚少不得不窮至于窮則家

無擔石之儲門有追呼之擾不得不逃至于逃則去者無走鹿之擇住者有池魚之患不得不包至于包則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戸一戸不完累及親戚親戚逃走累及別埸典莊田鬻妻子比屋奔散併丁差亦逋負之矣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夫此籽粒也既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勳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生等各爲身家之事共遭時勢之窮包賠無可免之期親孥有流離之苦且無力以完自己又何以包他人旣無術以應目下更何以待來年竊思民巳窮財巳竭扼腕于剝膚之災窮則變變則通引領于更弦之望查得靑縣籽粒折徵在四十二年文安折徵在今年四月今定興籽粒事屬一體誼望同仁稟乞太宗師變旣窮之法救垂斃之民照靑縣文安減半折徵則百年之害頓除一方之民可甦

屯院盧示諭

察院示諭定興縣告狀生員王成己等知悉夫牧馬草場自丈量後皆係額解冏寺於勳戚何干靑文兩縣窪下之鄉定興不得援而爲例此端一開後之援靑文者不知幾

定興民固當恤國亦當體且定興之爲定興舊矣何自今日覩青文而生心耶難以准行特示

再請折徵呈　投盧屯院

呈爲籽粒原屬勳戚懇恩照例減徵事某等前爲籽粒困累比例乞恩已蒙面准嗣後台示牧馬草場自丈量後勒解冏寺于勳戚何干民固當恤國亦當體難以准行某等不勝魂揺自維前呈祗急遞苦累于勳戚各項未追開列以致台仁已信而忽舜解澤將沛而猶停此某等語焉不詳之罪也夫使此籽粒果屬冏寺則軍國正額固無敢輕望減折即困累額天亦無敢朦稱勳戚而本縣籽粒實給勳戚也一雍靖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慶公主一駙馬許從誠一恭順侯吳汝胤一錦衣衛千戶陳尙忠此七場籽粒每年本縣解官至各家猶扨兌添封耳目共聞固于冏寺無干也卽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駙馬及諸勳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後軍都督府買纓鼓旗號使用萬歷九年後改解易州南倉備邊用則此一場卽其畝數割據于勳戚解納更移于府部原非不易之規卽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安減徵公主莊田

之外亦有備邊充餉一款其議有云不曰京邊而曰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興五軍營亦願附之此例矣總之籽粒入場皆于冏寺無干而所稱牧馬草場乃父老相沿口傳之名非載在典籍起科供國之草場也台示謂青文窪下之鄉定興不得援而爲例夫定興不窪下者固多獨籽粒地窪下耳國初以來不起科者職此故也而青文誠窪下亦豈盡無膏腴耶台示又謂定興爲定興舊矣何自今日覩青文而生心夫定興之苦累誠非一朝定興之號籲亦非一次惟上下之隔越難言

事勢之遭逢未偶議屢建而屢阻豈不顯顯而灰心固日久而日深安能扭延于剝膚夫向之號呼動輒以無例却之至有例而更不得比則一方民命無復生望逃者不返住者亦將逃死者無及生者亦將死恐亦至仁之所不忍也某等生而困累原非局外之身急而號呼難爲從容之語而地非正供解非冏寺則事體之昭然耳目而萬不敢以朦朧請者也太宗師垂慈一盼則出水火而解倒懸者不待其辭之畢矣卽爲勳戚計法窮而不變究至于民盡逃地盡荒拖欠問誰取盈織須總歸于烏有善哉戸部題

青文之議云與其留虛名而徒費誅求孰若減浮數而可責實效則減半折徵尤勳戚之利也昰乞太宗師爲窮民作主照例減徵有益于民無損于國千載一時不勝呼天懇禱之至

與賈孔瀾書

仁兄箎鑰勞苦然國家多事臣子以有効勞之地爲快用兵先措餉理財急用人屆指同盟袁滄孺在兩淮潘懷魯赴遼左而仁兄司太倉皆爲遼餉宣力憂病如弟雞骨未平而對客口實則唯兄輩是賴耳茲爲敝縣籽粒苦害一方幾於百年死亡流徙不堪見聞昨草一揭合士紳公言於畢父母即蒙慨允云可令士民控訴屯臺批行到縣方可措手弟退而三思下情難達慮有阻隔忽念令親房老先生在京儻借鼎重于屯臺公祖一爲從臾則大事成矣弟久仰房老先生嚮往之私不啻執鞭而長者前不敢造次啓齒展轉躊躕不得不以斡旋望之仁兄儻因仁兄得房老先生達此情於當事者批行到縣據申題請救千萬人性命此無限陰隲也唯仁兄尊裁生員王成己家祖母親姪也即受籽粒苦累者其人朴實今往候門牆唯仁兄

進退之弟擬于心而疎于用今以此事專託仁兄投縣公揭錄以請教或有用處總聽便宜

本縣初申按院文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爲出巡事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憲牌前事仰該縣即查地方有何利所當速興何害所當速除不妨盡抒見聞條議一二款作速開報以憑採擇施行亦必須言言切要事事可行果無大利大害不必掇拾靡文徒應故事等因蒙此遵該本縣知縣畢查得境內坐落宮勳給爵十場籽粒屯地悉皆茅蒿窪鹻國初以來原

不起科載在令甲可考也嘉靖年間奸民投獻勳戚勳戚討爲莊田然猶召人佃種自遣家人催督每畝收租三分間遇拋荒災傷無定數焉迨至萬歷九年丈量以後始歸有司帶徵解府轉解戶部交納以備各爵關支遂視爲惟正之供不刊之典與條鞭併徵無異矣顧此地旱則堅硬鹻稜難施澇則水壑種粒莫佈比之條鞭大不侔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蓋條鞭有上中下三等折徵中等地每一畝五分下等地每二畝各折上地一畝每畝徵銀三分七釐而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亦徵銀三分

七釐是其地反當民地二畝也于是佃種之家用力雖多收穫甚少加以水旱時作蝗蝻叠羅漸磨日久而逃而包而株蓮親戚而滋蔓各場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八場代包今雍肅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為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則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竊照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靳之後尚且改為備邊此與國課什百相懸顧可執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查得青縣籽粒至萬歷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

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于文安縣除進慈甯宮其餘俱減徵一半即今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靜海例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非至今日創聞也亦明矣合無軫念民瘼俯從末議將前籽粒地比照青縣文安縣二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于積逋統賜蠲免此非法外祈恩政止同于上中下三等之則耳另造官簿著為定例庶經久之法可行橫徵之苦獲免招撫可使復業勸課可以闢荒其于民生屯政不無有稍裨矣緣

蒙牌仰條議地方興革利害事理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爲此備錄同原蒙憲牌另具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撫屯道府俱照此文共五申

糧廳奉屯院批詳覆查文

直隸保定府管糧廳兼馬政通判潘爲出巡事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准本府牒承准欽差總理兵備按察使張憲牌蒙欽差督理印馬屯田御史盧批據定興縣申前事蒙批前該縣百姓有告折者本院痌瘝雖切恐其間有文而生心者且進宮錢糧難以輕議姑閣不行今據該縣呈詳所見當眞發該道細查果否實在窪下者實是幾場議歸詳妥以憑斟酌繳蒙此牌仰該府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卽查該縣所議地土果否實在窪下其窪下者的係幾場併照原行速查例停妥議詳本道以憑覆覈轉詳施行勿得遲違未便承此案照先承准本道憲牌蒙撫按兩院批據該縣申同前事等因備行到府承此已經備行查議去後今准前因合再併行查議爲此合牒貴廳煩查定興縣所議地土果否實在窪下其窪下者的係幾場併照原行速查例停妥希牒過府以憑覆覈轉詳等因到廳准此擬合就

行爲此帖仰該縣官吏照帖事理卽查該縣所議地土果
否實在窪下其窪下者的係幾場併照先次原行速查例
停妥具繇詳廳以憑覆酌轉詳施行勿得遲違未便須至
帖者

府堂移糧廳牒

直隸保定府爲出巡事准本府通判潘牒前事牒送定興
縣宮莊併牧馬地土比例文安青縣減半折徵其拖欠銀
兩盡要蠲免緣繇到府據此查得給爵籽粒銀兩各屬皆
然俱照例徵解今該縣議于減半折徵節年拖欠乞要蠲
免事屬未妥似難允轉合行覆查議爲此合牒貴廳請照
卷內情節煩查該縣宮莊併牧馬地土應否比例減半折
徵其拖欠銀兩應該作何蠲免果否妥便逐一覆議明白
希牒過府以憑轉詳施行請勿遲緩須至牒者

糧廳復府堂牒

看得國有惟正之供地有一定之賦定興縣勳牧馬地每
畝三分起科其來久矣該縣援例乞恩減半折徵無非爲
惠民慮耳第青縣以草場文安縣以牧馬草場俱屬窪鹻
經年水占不能播種民受其害官被其罰是以有減徵之

議該縣地窪鹻磽薄似與二邑同而尙堪耕種又覺微與二邑異民地分上中下舊有成例籽粒地一例起科版籍已定况勳莊地籽粒額解勳戚歲派定數五軍營籽粒額解易鎮抵充軍餉卽如折半云云彼勳戚之家甯肯束手聽其虧損易鎮軍餉豈容私意任其減折又如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五年止拖欠銀三千七百五十二兩有奇已經墊解何以補之又豈可盡化爲烏有乎錢糧錙銖爲重府庫那墊一空折豁雖屬爲民而國課似難頓損緣係查議事理本廳未敢擅便擬合牒復爲此今將前繇合行移牒本府請乞覆議轉詳施行須至牒者

府廳駁查文

直隸保定府管糧廳兼馬政通判潘爲出巡事准本府牒承准欽差總理兵備按察使張憲牌蒙欽差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靳批據該縣申同前事蒙批仰道查報又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批據定興縣申前事蒙批易州道速查例報蒙此又蒙欽差督理印馬屯田御史盧批據該縣申亦同前事蒙批前該縣百姓有告折者本院痌瘝雖切恐其閭青文縣而生心且進宮錢糧難以輕議姑閣不行

今據該縣呈詳所見當巽發該道細查果否實在窪下併窪下者幾場議歸詳妥以憑斟酌繳蒙此行府備牒本廳已經行縣查議去後今據申稱該縣境內坐落宮勳給爵籽粒地十場內除乾淸宮二場例不減免外雍肅王妃等八場地共九百一十八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一毫每畝徵銀三分共徵正項銀二千七百五十六兩八錢九分三釐五毫三絲地稱低窪佃戶逃亡乞要比照靑縣文安縣事例每畝減徵一半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五年止拖欠銀三千七百五十二兩四錢四分三釐六毫三絲亦要比照

蠲免等項緣繇具申到廳據此及查靑縣以草場地窪鹻渚水不堪耕種文安縣以牧馬草場地極爲窪下經年水占二處素稱水鄉故此題減今該縣勳莊地土非係接境相隔兩邑一二百里固雖窪下未至水占尚能播種似與他縣地脈不同計畝三分起科較之民間下地糧重不獨該縣各屬皆然若該縣援例折徵州縣豈無效尤者不但糧無減議致取文移之擾至于各年拖欠多寡不同不過災年任其逋負拖欠至三千七百兩有奇俱經府庫墊解以免該縣參罰若議蠲免而府藏豈容置之不補俱屬欠

妥事干錢糧題請難容草率合再駁查爲此牌仰該縣官
吏照牌事理卽查雍靖王妃等八場籽粒地土有何水患
是否一槩窪下不堪播種果否與青縣文安二縣地脈相
同應否改折節年拖欠銀兩府庫已經墊解該縣作何處
補作速查議停妥具繇詳廳覆酌轉詳施行毋得遲違未
便須至牌者

回府廳駁查文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爲出巡事蒙本府管糧兼馬政通判
潘信牌准本府牒承准欽差總理紫荊兵備按察使張憲
牌蒙撫按屯三院批據本縣申詳前事蒙批到道行府牒
廳備牌仰縣官吏卽查雍靖王妃八場籽粒地土有何水
患是否一槩窪下不堪播種果否與青縣文安二縣地脈
相同應否改折節年拖欠銀兩府庫已經墊解該縣作何
處補作速查議停妥具繇詳廳覆酌轉詳施行等因蒙此
查得各場籽粒地土雖不與文安青縣地脈相同亦非比
經年水占然皆茅蒿窪鹻不堪耕種澇則爲沮洳之場旱
則爲沙磧之地俗稱旱澇俱不相宜災傷勢所不免者是
也本縣條議折徵求錙積逋者盡援本縣條鞭民地俱分

上中下三等折算又援兩縣屯牧地土俱減半折徵節年拖欠亦盡議蠲免曾經題請有例而言非謂地與兩縣同脈患與兩縣同水也今蒙本廳以爲民間下地糧重不獨該縣各屬皆然若該縣援例折徵州縣豈無效尤此誠長顧却慮但查高陽容城等縣屯牧莊田俱同民地先已二畝折算一畝回關在案可憑獨遺本縣屯牧乃一畝實作一畝是今日折徵之議政止援例于隣封當不虞隣封效尤于本縣也伏乞主持轉詳自可比例議減惟是節年拖欠銀兩所稱三千七百兩有奇者至四十六年止也其府庫墊解以四十二年爲止或多不過千餘耳况此拖欠前官不能追徵實因民逃地荒之故今必待墊銀補完而後可改折竊恐前者未補後者踵至展轉無已是下民終無告甦之日而上德終無下布之期也合無俯賜通查內經府庫墊過者俟于折徵之後從容徵補若拖欠未解者乞照青縣之例盡賜題蠲庶折徵與帶徵可以並行而議蠲與議補亦可兩得矣

武縣丞啓

卑職待罪仙鄉轉盼三載矣日承繪圖之教我心匪石安

有中梗起人人道路目平不料邇來傳卑職有後言者入于台臺之耳台臺亦電鑒否卑職素處民間地性肥瘠誠如台諭竊念錢穀事傳舍也明歲徵庶量轉卑職與徵收亦不干涉豈敢染指于爾絲中為興郡賢仁羞也懇賜汪函臨楮倍覺神悚餘不多及

答武縣丞

籽粒折徵之議號籲者窮民條陳者士紳油雲沛雨脫民湯火實畢老父母主之而從臾其間共成盛舉則老父母之力不可沒也所稱邇來傳聞之語卽未奉翰教之前亦不輕信蓋老父母三年來留心民隱闔縣所知且不肯生平尤自分為門下所洞鑒斷不敢以傳聞之語自起疑心者諭其素也拜命之辱尚容面謝

又啓

不肖素拙造請兼略形迹當此時恐有望影造形僞書以投門下者當以名印覈眞僞也唯是昨過鄰村見佃戶道旁掩泣有數年逋銀一時並起之說夫籽粒方議折徵而催科又必非老父母意也殆公差奉行之過歟援實附聞唯老父母察之

本縣為籽粒加派申按院文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為邊事憂危孔亟邊餉計足宜周敬
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并從新撫之議稽輿論之周仰祈
聖明裁允事奉本府敬牌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憲牌
據本道呈詳據本府呈詳前事到院據此看得邊事孔亟
加派以足邊餉乃國家軍興急務當此有事之時勳戚正
宜憂國急公豈可獨為優免今稱勳戚籽粒屯牧莊田不
開有何舊例可據相應查議為此牌仰該府即查勳戚籽
粒等項緣何不行加派奉何明例文到一面作速查議一
面一例派徵以足原額等因到府備牌仰縣官吏即將該
縣原額徵糧民地及勳戚籽粒地土莊田牧馬草場保茂
紫荊七衛所屯地查照各額徵地畝數目權加銀三釐五
毫大書告示曉諭小民通知文到先將地畝銀數造冊送
府查覈一面速將前銀挪借解府轉發邊鎮接濟等因奉
此遵將本縣原額徵糧民地五千六百二十二頃二十三
畝七分五釐一毫保定後衛屯地一百七十七頃一十八
畝一分三釐每畝權加銀三釐五毫外乾清宮籽粒一十
六頃九十三畝例難告減亦照民屯地加派已經大書告

示曉諭軍民通知外其餘有雍靖王妃地一百頃錦衣衛
千戶陳倚忠地一百頃駙馬許從誠地九十頃恭順侯吳
汝肯地二十三頃瑞安長公主府地四十三頃九十畝四
分八釐七毫延慶長公主府地一百三十一頃八十一畝
一分壽陽公主府地二百七十四頃七十三畝七分九釐
九毫五軍營牧地一百五十五頃五十一畝二釐一毫悉
係茅蒿窪鹻不堪耕種有難一例加徵者蓋此地俱在條
鞭下地界盡之處去村甚遠一槩全窪小民先年漸次開
墾原遵不科之令正德年間始被勳戚討爲莊田後府討

爲牧地佃種之家用力雖勤收穫甚少加以澇旱頻仍蝗
蝻疊罹漸靡日久而逃而包而株連親戚而滋蔓各場逃
亡轉多逋負日甚是以本縣目擊心計議照文安靑縣減
半折徵事例已經具繇通詳院道蒙行本府見在覆議轉
詳今蒙加增兵餉民心惶惶爲照賦徵于民必民在而賦
可取盈租出于地必地收而租可溢額今瑞安延慶兩場
民逃地荒尙責各場包租矣雍靖錦衣二場逃荒過半勢
將復派別場矣止存壽陽恭順許指揮五軍營四場遺黎
無幾又皆包賠已極仰望折徵不啻雲霓而復加增以重

困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徒使民益逃亡地益荒棄將來些須之賦亦屬烏有也查得勳戚自買莊田與民間富戸以地與人佃種者不過歲收常租而巳其納糧皆在業主不與佃戸相干且不因錢糧之加減以為租價之低昂今勳戚既係各佃業主各佃既納業主租銀則加增之餉應在各爵租內扣算為是况此租雖有額徵之名原無全納之實卽使加在佃戸則下年所輸亦止此數總之虧少原額今以扣算為名此不過轉移之間民心便可底定矣況遵有明旨謂豪强不得少貸煢弱不得苛求又奉有按院憲牌謂勳戚正宜憂國急公豈可獨為優免之令乎合無軫念民心釐定曲賜主持將前地加增銀兩內除五軍營牧地錢糧係解易州南倉備邊應在該解數內扣除其餘各爵地土俱在租銀內每畝扣解三釐五毫以抵邊餉庶急需有所抵賴而窮佃可免逃亡矣卑縣未敢擅便擬合具詳為此備錄另具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請本縣申催呈

呈為佃戸引領望恩懇乞蚤完盛舉以存子遺事本縣莊田籽粒苦累包納前蒙宗師垂慈申請折徵各場佃戸莫

不歡呼踴躍以慶更生而荏苒至今消息未見風聞本府糧廳停歷不行生等半信半疑且駭且懼夫一方民命得荷宗師如天之仁千載奇逢得徼宗師回天之力各院既有允意此番申文一轉便可望題請之期如果府廳停閣日久變生或有不可知者民困已極斷難以復待來年事幾將成豈可使格于中道伏乞宗師與窮民作主為盛事完局蚤一日民受一日之惠矣

本縣催請轉詳申文

定興縣為出巡事案照先蒙本府管糧兼馬政通判潘信牌前准本府牒承准本道張憲牌蒙撫按屯三院批據本縣申詳條議折徵籽粒租銀緣繇前事備仰覆議等因蒙此案查前事已該本縣覆議明妥具繇于二月十八日申詳本廳去後迄今將及兩月未蒙覆議轉詳鄉紳徒切引領之望士民咸懷蹙額之憂況按院復命在邇恐事幾格于中道是下民終無告甦之日而上德終無下布之期也事干民瘼相應申請合無俯賜覆議轉詳以便按院及時會題庶小民得霑再造之恩而卑職亦藉此不以人廢言也為此備繇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糧廳轉府堂牒

竊照定興勳莊牧地原爲窮僻荒鹻之地版籍所不載者也國初任民墾種永不起科巳知耕稼之難矣自奸民詭獻於宮勳而横徵恣擾狠僕荼民不得巳而歸之有司總以爲民也第民地有上中下而糧亦因之以折徵至莊田地居其最下而糧徵其最上是公家之所得寬反爲私門之所不宥鬻妻賣子不能抵償剜肉補瘡終難爲計至溝壑將塡則流亡相繼前此瑞安延慶之佃戸盡逃猶以入場包兩場及今雍靖錦衣之逃亡過半勢必以六場包四場矣逃者愈多則包者愈累包者愈累則欠者愈甚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恐此六場之民展轉效尤有司安能爲無米之炊以完難塡之壑乎除乾清二場例不蠲免外其餘二畝折徵青縣可引例於靜海文安可引例於霸州何獨於定興而不然至于積欠三千七百兩有奇該縣稱本府墊解者不過于有餘金儘解自本府相應漸次帶徵如果欠自民間合應槩從寬免如此則新糧庶無逋負舊欠亦可漸完不然日甚一日年貽一年逃者終不歸包者必難濟本府之墊解未有窮期恐三千七百金之外其爲虧損

未有已也如日勳戚之家安肯束手而減其半軍餉所需豈容任意而漫爲裁則事經題請明旨炳若日星靑文等縣既無異議之敢生則隸在定與者孰有矯命而雄行者乎目今災傷徧地而遼事孔亟加賦無已小民已十室九空鬼愁神怨弊極則宜急更情窮則當善變此正司牧者所宜亟請以甦旦夕者也本廳未敢擅便爲此牒復本府請乞詳奪施行

與畢冲陽

杼粒累民苦不可言得逢大聖賢爲民請命百年之害除

于反掌所謂道待人行也承示申文字字確當伏望速賜發行蚤一刻蚤解一刻之苦諺有之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老父母此舉億萬生靈得脫湯火此無限陰騭也申文謹璧尙容面謝

又啓

戶房面傳鈞語謂何場可折命某再酌某且愕且疑此事百年爲害各場情狀不甚相遠法窮思變一體求折輿論久切非某一人之私言也老父母既採而行之矣于今再申之時忽出異同得無有以不根之言上塵淸聽者乎某

硜硜自矢斷不敢以不公之事輕起無風之浪特深感老父母仁心爲質造福地方因不自揣竊附相成之誼當此油雲沛雨之時而忽有持異議者其情公耶私耶殊不難見也今日之事是在老父母千祈乾斷速賜發行闔縣士民不知所報唯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情切詞迫想蒙鑒亮

畢冲陽同啓

肅待罪貴邑茫無所知幸數奉教於大君子乃得此情仰達之院道諸大人前以謝不敏之罪豈敢復有異議第素聞諸場中亦頗有稱饒者懼彼動戚或假一二爲名并瘠者亦弗信耳故不憚相與訂之既承教卽以呈稿上申矣謹此草復尙容面悉

本縣再申各院文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爲出巡事奉本府管糧通判潘帖文准本府牒承准欽差總理紫荆兵備按察使張憲牌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批據本縣申同前事蒙批易州道速查例報又蒙欽差巡撫保定等府右僉都御史靳批據本縣申同前事蒙批仰道查報俱蒙牌仰本府牒行糧廳備

帖仰縣官吏照帖事理卽查該縣境內坐落宮勳給爵十場籽粒地土要見某村某勳爵若干徵銀若干是否悉皆茅蒿窪鹻不堪耕種大爲民害青縣文安地土奉何衙門詳允減半折徵果否與彼處地土相同其以前積逋若干每年作何抵解盡要蠲免有無窒礙應否經久可行逐一照例從長酌議停妥具繇詳廳以憑覆酌轉詳等因奉此該本縣知縣畢查得境內坐落宮勳給爵十場籽粒地土內除乾清宮二場例不減免不開外其在縣南與安肅容城相隣地名東江等村有雍靖王妃給爵地一百頃每畝

徵銀三分共徵銀三百兩外加脚價二兩四錢又地名靑塚等村有錦衣衛千戶陳尙忠給爵地一百頃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三百兩外加脚價二兩四錢又地名楊村等村有延慶長公主給爵地一百三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四釐四毫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三分四釐三毫二絲外加脚價三兩一錢六分三釐四毫七絲四忽五微六纖又地名閆台等村有駙馬許從誠給爵地九十頃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二百七十兩外加脚價銀二兩一錢六分又在縣東南與新城相隣地名韋家營

等村有瑞安長公主給爵地四十三頃九十畝四分八釐七毫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一百三十一兩七錢一分四釐六毫一絲外加脚價銀一兩五分三釐七毫一絲六忽八徵八纖又地名韃子營有恭順侯吳汝胤給爵地二十三頃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六十九兩外加脚價五錢五分二釐又在縣西與易州相隣地名廖家莊等村有壽陽公主給爵地二百七十四頃七十三畝七分九釐九毫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八百二十四兩二錢一分三釐九毫七絲外加脚價銀六兩五錢九分三釐七毫一絲一忽七徵六纖又在縣西南與易州安肅相隣地名甤村等村有五軍營牧地一百五十五頃五十一畝二釐一毫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四百六十六兩五錢三分六毫三絲外加脚價銀三兩七錢三分二釐二毫四絲五忽以上凡係給爵銀兩俱解本府類解惟五軍營租銀先時交納後軍都督府抵買金鼓旗幟後于萬歷九年改解易州南倉備邊充餉爲照籽粒諸場雖居幅幀之內久稱灌莽之區舊例聽民開種常懸不科之令自正德年間奸民作俑投獻勳戚者勳戚討爲莊田歸順後府者後府立爲牧地每畝收

租銀三分自遣家人催督後因騷擾有司類解夫條鞭地
分上中下共一畝實作一畝者僅上地耳中地畝半折一
畝下地二畝折一畝地有肥瘠原難律齊至于其地俱條
鞭下地界盡之處去村甚遠一槩低窪又民地之所不收
國課之所不載所謂下而又下者也乃一畝實作一畝徵
銀三分是以最下之地納最上之糧此其情之不均理之
不通勢之不久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計地所收
不足以償地所費宜乎歷年民有逃亡糧多積逋也況當
法之既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
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衛
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兩場之續勢將復派別
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亡
轉多糧之包賠轉重是以逋負日甚除以前拖欠遇赦不
開外查自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共欠銀三千七百
五十二兩四錢四分二釐六毫三絲雖存帶徵之名終無
輸納實效若不極爲調停及時蘇息其不至于舉各場而
驅之死溝壑散四方者不已也查得靑縣草場以比靜海
縣事例每畝減半徵銀其三十三年起至四十年止共欠

銀一萬二千六百餘兩俱蒙戶部覆議題蠲又查得文安給鋪籽粒與解太倉備邊餉銀地土亦比霸州事例減半折徵見抄有撫按屯三院會題疏稿可查今本縣地則窪鹻相同而不獲援折徵之例糧則逋負若等而尚未霑蠲免之恩是豈政之平哉卑職先採閭里民風情形最審後閱鄉官公揭條議頗真不得不為民請旦夕之命也合無軫念民瘼比照青縣文安兩縣事例將本縣入場籽粒地土俱自萬歷四十七年為始每畝減半折徵原徵銀三分減徵銀一分五釐以後各照減數徵解毋許仍前拖欠其四十七年以前積逋銀兩盡賜蠲免庶因土作貢將來之稅課易輸稱物平施已往之逃亡可復詎獨小民得霑一視之仁實勳戚咸蒙實受之利矣緣蒙行帖仰查議事理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為此除申本府管糧潘通判覆議轉詳外理合備錄同各場坐落地畝及節年拖欠銀數併抄錄原題疏稿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與畢冲陽書

東氛未靖政普天震動之時况勢近剝床情深指髮但得稍紓尺寸以效同仇豈其敢後剝重以明諭諄切乎前獻

一牛原屬素有續買二隻再獻于下執事仰聽驗發籽粒一事非謁左公祖細談其苦左公祖已慷慨任之但事雖無疑而舊院謝事新院接差必須再查方可題奏不肖慮文移往返恐又滋一番耽延左公祖言查時不許停閣批詞自有斟酌此段情節敢先達之老父母仰祈鼎重于道尊老公祖前力為從臾早申一日早題一日湯火民命延頸望之矣伏惟台照

畢冲陽回啓

遼左發難貴邑以子午要衝援兵蹂躪首被其殃茲以微發期迫加以憲諭嚴切不得已告之貴邑士紳及鄉村父老而願輸助者踵至業獲其半先發山海廣甯矣其半尚在招買也前已蒙賜出諸其庶茲再荷賜乃得之於市損財益國不肖弗敢任受惠實重戴德矣且適當再運之初更藉臺下為首倡感佩又當何如籽粒事屢言之柯道尊業得請矣如左屯臺例再駁查又是一番事體儻勢難中止不肖肯不竭力先告之道府乎敬識之五內也使旋草此奉復并謝伏惟台鑒不宣

申本道酌議折徵文

定興縣爲出巡事蒙欽差總理紫荊兵備按察使柯憲牌
前事仰縣卽查原議莊田籽粒地土二畝折一三分起科
與民下地果否相符若派徵多寡不一有無窒礙或止倣
民下地二畝折一之意莊田每一小畝徵銀一分八釐五
毫似爲簡便逐一再加詳議妥確具稟報道以憑覆酌轉
詳等因蒙此該本縣知縣畢查議得本縣原議莊田籽粒
地土二畝折一三分起科比民條鞭下地二畝折一三分
七釐起科者原不相符雖有青縣文安事例可援然派徵
多寡不一恐懷私阻撓者反執民地多數以爲詞先時卑
職不過爲民請命一時未經細思今蒙憲議止倣條鞭下
地二畝折一之意將莊地每一小畝徵銀一分八釐五毫
以合民糧每畝三分七釐之數是莊田與民地並折給爵
與國儲同科事體歸一最爲折衷今蒙前因擬合查明申
詳爲此備錄另具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與左屯臺浮邱

敝縣勳戚籽粒前投小揭于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
見天之期也閱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勳
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于

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卽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
除害勳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
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
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
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
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于條鞭減半
仍一分八釐五毫似于事理未妥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
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于
定興而異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

民未得徵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决爲勳戚則難
顧百姓爲百姓則難顧勳戚而百姓鬻男賣女之狀旣不
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籲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鬬捷
屢議減徵每成中沮幾轉關卽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
卽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
舊欠斃民杖下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聞折徵之
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捱延之情不能諱又
不勝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勳戚之供不啻軍
國之課畏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菩提

心霹靂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爲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敢以瀆陳亦恃蒙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幾類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畢沖陽

敝縣勳戚籽粒事恭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屬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

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青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間柯老公祖又議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于此也夫定興勳戚籽粒舊額視條鞭舊額原畧不同條鞭每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刖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于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于定興

而異之多此數奩亦未足解動戚之愠徒合湯火之民未
得欲一覩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欲糧舊額
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
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與
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
屯臺左公祖已于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扆意
氣排雲風裁撼岳彼動戚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間耶蚤晩
詳同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即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于
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與窮

民得與青文同覩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
仭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感心耳區區抵家勞
憊成病未能即叩臺端先以筆陳倘容面謝

畢沖暘回啓

籽粒一事蒿目兩年方有頭緒諸凡具議俱仗台教指授
不肖何力之有其減半折徵不肖與道尊言之數四初以
引條鞭折徵之例道尊遂以此例折算通詳各院矣若再
從籽粒折半恐道尊謂不肖淸查未確而致怒亦未可知
也事方在急或臺下即令受害籽粒生員數輩糾合佃戸

人等再於道尊處共遞一狀懇比青文事例來文見在臺下卽當查議明妥代不肖具申使匆忙之中藉手速報則受惠宏多矣若道尊處宛轉致請不肖自當竭力爲之草此暫復俟容面悉不盡

與畢沖陽

前讀手教感歎盛心佃種生員以此情具呈于本道蒙批有情眞弗獲已之語此是窮民命脈也某誼切桑梓激發于老父母欲達下情而慮逢上怒曷敢不效一臂爲老父母分憂耶大約事屬比例須一一相合士民旣有控訴本道原無成心近已宛轉達此于本道待老父母申到無不允轉矣然莫非徽惠于生春之筆也語云下棋千盤成功一著老父母刻下成功某當隨田夫野老伐石西山以鐫不朽之業

畢沖陽啓

昨籽粒事承教卽轉文道尊求爲代申道尊以前屯院批查事見按院具題而止此申則屯院爲政其前批未復有礙轉詳肅擬通詳三院或可旦暮得允敎以請教其屯院處仍求臺下便中先以此意婉曲達之要在無相悖目下

暫以一分入蠲五毫為準使民稍受一分之賜可耳謹此端懇伏惟原照

畢沖陽啓

肅不肖待罪貴邑咫尺名賢未能朝夕奉教中心耿耿靡能自已目下援兵四萃搜括車馬殆無寧刻屯院巡察在三四日間故晉謁不果耳亮亮籽粒事以三分減徵後以比例民地復從條糧折算蓋中見未定也近以屯院駁查謹如台教轉上而三院會疏之稿上矣第不知此事屯臺不妨再疏乎或無相左之理則九仞一簣之惜可勝道哉不肖撫膺自咎負台教更負貴邑之民矣辦若之何貴道尊有啓亦用不寧原啓奉覽題疏并上餘俟面悉不盡

答畢沖陽

恭讀手教喜躍欲狂感激欲涕此事久勞老父母盡心三院既已會題屯院不必再疏然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況減折幾半所得亦既侈乎此莫非老父母解懸之恩際會柯公祖相與以有成也煢煢佃戶共慶更生當是時猶有未厭之腹者非情矣不朽大業巍然告成鐫石有期敬當載筆先此奉復倘容面謝

三院會題疏

直隸巡按御史王象恒一本爲瘠地厚徵比例減額懇乞
聖明俯憫災疲速賜照例允行以蘇積困事據易州道兵
備副使柯𣒚呈蒙職憲牌卽查地方有何利所當速興何
害所當速除不妨盡抒見聞條議一二欵作速開報以憑
擇採施行亦必須言言切要事事可行果無大利大害不
必掇拾廝文徒應故事等因蒙此該定興縣知縣畢自肅
申稱查得境內坐落宮勳給爵十塲籽粒屯地悉皆茅葦
窪鹻國初聽民盡力開種永不起科載在令甲可考也嘉
靖年間奸民投獻勳戚討爲莊田猶名人佃種自遺家人
催督每畝收租三分間遇拋荒災傷無定數焉迨至萬歷
九年丈量以後始歸有司帶徵解府轉解戶部交納以備
各爵關支遂視爲惟正之供與條鞭並徵無異矣顧此地
旱則堅硬鍬钁難施澇則水壑種粒莫飾比之條鞭地大
不相侔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蓋條鞭有上中下三等折
徵中等地每一畝五分下等地每二畝各折上地一畝每
畝徵銀三分七釐而籽粒地則不分三等每畝實徵銀三
分是其地反當民地二畝也加以水旱蝗蝻疊罹日久而

逃而包而株連親戚而滋蔓各場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于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屆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别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竊照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斬之後尚且改爲備邊此與國課什百相懸顧可執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查得青縣籽粒至萬歷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于文安縣除進慈甯宮其餘俱減徵一半卽去年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靜海縣例文安縣比霸州例是此等地土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非自今日創聞也亦明矣合無軫念民瘼俯從末議將前項籽粒地比照青縣文安之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于積逋統賜蠲免此非法外祈恩政同于條鞭上中下三等之則耳另造官簿著爲定例其于民生屯政不無稍禆矣等情蒙撫按兩院詳批易州道查報去後今據該府呈稱行據該縣查得境內坐落宮勳給爵籽粒十場地土內除乾清宮二場例不蠲免不開外其在縣與安肅容城二縣相隣東

江等村有雍靖王妃給爵地一百頃每畝徵銀三分共銀三百兩外加脚價銀二兩四錢青塚等村有錦衣衛千戶陳尚忠給爵地一百頃每畝徵銀三分共銀三百兩外加脚價銀二兩四錢楊村等村有延慶長公主給爵地一百三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零每畝徵銀三分共銀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三分零外加脚價銀三兩一錢六分零閆臺村有駙馬許從誠給爵地九十頃每畝徵銀三分共銀二百七十兩外加脚價銀二兩一錢六分又與新城縣相隣韋家營等村有瑞安長公主給爵地四十三頃九十畝四

分零每畝徵銀三分共銀一百三十一兩七錢一分零外加脚價銀一兩五分零樾子營有恭順侯給爵地二十三頃每畝徵銀三分共銀六十九兩外加脚價銀五錢五分二釐又與易州相隣廖家莊等村有壽陽長公主給爵地二百七十四頃七十三畝七分零每畝徵銀三分共銀八百二十四兩二錢一分零外加脚價銀六兩五錢九分零又與易州安肅相隣姚村等村共有五軍營牧馬地一百五十五頃五十一畝零每畝徵銀三分共銀四百六十六兩五錢三分零外加脚價銀三兩七錢三分零以上凡係

給餉銀俱解本府類解惟五軍營租銀先時交納後軍都督府抵買金鼓旗幟萬歷九年改解易鎮備邊充餉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定興莊田牧地據該縣所稱水則沮洳旱則砂磧先以不起科募民耕種後為奸民獻入勳戚之家遂以一畝三分起徵地荒賦重錢糧積逋數盈三千七百有奇俱本府借動庫貯存糧墊解年猶一年而逋者愈多府庫之墊借將何底止夫以不耕種之地責縣追徵是無米之炊也縣受其害以縣拖欠之糧累府墊借是剜肉之補也府亦受其弊矣合無比照民間下地二畝折一徵

銀三分七釐之意每畝徵銀一分八釐五毫除府庫墊過銀兩行令該縣帶徵解補其拖欠在民者盡賜蠲免庶荒地再墾流移漸復而新糧之額且無逋負國計民生其有賴乎彼勳戚之家世受國恩而獨求盈此私室之入以與府縣百姓為難必不然矣等因到道據此為照定興縣途衝民疲而賦役之最苦者無如勳戚莊田牧地一事該縣民間條鞭下地二畝折一畝徵銀三分七釐是每一小畝止徵銀一分八釐五毫而莊田牧地委係磽薄荒蕪聽民耕種原有不科之例今一畝實作一畝徵銀三分所謂地

居其最下糧徵其最上兩言誠爲切中致該縣以逋逃之場責見在之場包賠該府以虧欠之銀那庫貯之銀墊解勢必民盡流離賦將安出即勳戚亦有所不利焉今議倣民間下地折徵之意每一畝亦止徵一分八釐五毫法有畫一既非任臆爲減裁賦有常供不至竭澤爲苦累且保屬高陽容城等處莊牧籽粒折徵已久及查霸州文安等處節經題請減徵援例懇恩情非獲已勳戚自多賢者必不忍悖則壞之制而罄錙銖之求事既窮則必變情有拂而相成庶令餘黎歡若更生其爲有入有土計未必無少

補矣今查乾清宮地五頃七十六畝零每畝徵銀五分共銀二十八兩八錢零慈甯宮地一十六頃九十三畝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五十兩七錢九分例不減免五軍營地一百五十五頃五十一畝零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零實徵銀二百二十七兩六錢九分零恭順地二十三頃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二十六兩四錢五分實徵銀四十二兩五錢五分雍靖王妃地一百頃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一百一十五兩實徵銀一百八十五兩錦衣衛地一百頃每

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一百一十五兩實徵銀一百八十五兩許駙馬地九十頃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一百零三兩五錢實徵銀一百六十六兩五錢延慶長公主地一百三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零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一百五十一兩五錢八分零實徵銀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五分零瑞安公主地四十三頃九十畝四分零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共減銀五十兩四錢九分零實徵銀八十一兩二錢二分零壽陽公主地二百七十四頃七十三畝七分零每畝減銀一分一釐五毫

共減銀三百一十五兩九錢四分零實徵銀五百零八兩二錢六分零以上俱自四十八年爲始通共減銀一千五十六兩七錢九分零共實徵銀一千七百七十九兩六錢七分零內以一千四百九十一兩九錢八分零解府類解以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九分零解易鎮抵充軍餉每歲責令全完不許分毫拖欠其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五年止積逋銀兩查府庫實墊解過三千六百六十四兩二錢九分相應帶徵補足正項其餘拖欠准與蠲免等因呈詳到職據此該職會同保定巡撫韓浚屯田巡按左光斗看得各

勳戚莊田牧地原係沮洳沙磧之場初召民佃種原不起科後奸民投獻勳戚之家遂一畝徵銀三分地居其下糧居其上以故賦重而逋愈多民逃而地愈蕪卽各場之包賠該府之借墊是官民均受其累矣而究之包賠不能前借墊不可繼則勳戚旣受重徵之名而不得租粒之實卽勳戚亦何利焉今據詳欲照青縣攴安折徵之例則所徵旣輕完納爲易其該府墊過銀兩該縣帶徵補還而拖欠在民者統賜蠲免庶佃戶有樂輸之願新賦無再逋之慮矣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三種 卷下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籽粒本末

與賈孔瀾

敝縣勳戚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煢煢佃戶見天有期旦夕部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爲弟道意弟爲此事苦心苦境自慰自憐親丈知之當事者未必知也原議一篇呈上是弟初投于縣主而據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

不得旨部中亦可據揭覆否事難懸斷總聽尊裁

與李續溪

做縣勳戚籽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于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縣採其意以獻于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而停閣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尚可徑停籽粒入勳戚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勳戚溫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尚留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力耳苦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

不惜引手者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百年積苦一方民
命藉手于仁兄矣

與畢沖陽

籽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
呼踴躍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
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清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
地遭蓬老父母下車後卽議折徵覬望德化忍死須臾住
者不逃逃者漸返邇因春澤霑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
母摶撓之力乘此招徠政所寬假忽見清查之使咆哮里
中人心惶惑住者將思匿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
題疏所稱減徵蠲逋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假不必又
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菩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
國課遂不顧勳戚而爲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
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清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出此
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螫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爲此蓋尋
題規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現今高坐寺中號
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既畏毒尾之濟加又
慮貪腹之難飽展轉憂疑莫知所措某聞且見之作而歎

曰老父母赫赫盛犖星日共昭小人無端闌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爲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于道義之交癡心癡語遂爾叨叨想蒙鑒亮

與紀萬石孝廉啓

恭惟門下珪璋爲質麟鳳可儀文章德業當在眉山父子間不肖卽投林息影未遂識韓而脈脈之思久飛越盈盈之水矣茲有所啓敝縣勷戚籽粒曾援貴縣例減半求折幸蒙三院會題尚未得旨夫兩縣之減折同也會題同也其未得旨亦同也而目前徵收聞貴縣卽照會題之數果奉行上司之文檄抑徑繇本縣之主持唯明示之不肖將再援例以請于當事者前曾遣人探此消息恐其未確謹裁椷專訊臨發東望無任惓惓

紀萬石回啓

恭惟台臺靈應天挺忠在帝心甯直維桑共仰星雲卽薄海咸瞻山斗不肖桑梓末品密邇台躔御李無緣識韓有願徒望龍光而翹首耳忽接華翰如披芳馨知台臺作德鄰邦甚盛心也敝邑籽粒時踰十年詳經四院自家廢家

食時經始其事去歲克底其成中間委曲有非筆楮所能盡述者當此天高難叩之時如必得旨而後議行恐終成畫餅此時勢之必然者也幸盧芳菱公祖爲政不肯以通家之雅得以面陳顛末始邀批允暫折候旨實出一時權宜之計已自去歲奉行矣伏承下問敢以實對批詳呈覽儻責邑援以爲例未有不濟者也

附文安縣暫折籽粒批詳　屯院盧批

文安苦水與霸州同則折徵應與霸州同屢經題請未得報聞災民告苦無日非是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本道行縣照批詳行繳

與畢沖陽

籽粒折徵題疏旣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即以減折之數派徵而未得其詳昨事役問於紀孝廉藎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併盧公祖批詳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爲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若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

徵以候明旨則事體易易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爲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在有不得不從之勢也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刻期告完深爲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畢沖陽回啓

不奉台教茅塞日積欲一登龍請話又以炎暑恐驚冰廚而止兼兵馬絡繹應付日無暇刻想臺下自恐之也籽粒事日望俞旨而不得方切懸懸思月盡服完後當向道尊處一商之得台示曠若發矇矣敢不竭力以請乎濟則臺

下之教實然敢貪天功爲已力哉冗匆申草此附謝餘悰不盡欲吐

本縣申請權便折徵文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爲出巡事案查本縣八場籽粒地土每畝徵銀三分因地多窪鹻糧多逋負已經比照文安等縣事例條議折徵申蒙本道覆議改倣本縣條鞭下地二畝折一之例亦每一小畝徵銀一分八釐五毫以合民糧每畝三分七釐之數自四十八年爲始等因轉呈撫按屯三院已蒙照詳會題訖今恭候數月原題未下當此起徵

之期本縣無憑遵守查得舊時文安縣籽粒地租援照霸州事例申請折徵亦因原題未下申蒙屯院盧詳批文安苦水與霸州同則折徵應與霸州同屢經題請未得報聞災民告苦無日非是權為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本道行縣照批詳行繳隨蒙霸州道案行該縣權便折徵查已行之有年今本縣事體相同若候命旨遵行誠恐河清難俟且原議以四十八年為始又難蹉跎月日相應援例申請合無俯賜轉詳將本縣原議籽粒地租權照文安縣事例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庶小民得早沾拯救之仁而本縣亦遵有畫一之案矣緣係比例申請權便折徵屯牧租銀事理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府詳除申本道外為此備繇另具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與齊羣玉年兄

都中偏承年兄至愛弟即不能報恩然非不知恩人也歸來逾時回首同調百事無關寸心猶在蓋山中多白雲固永絕清華之夢而林際聞黃鳥獨難忘蘭臭之情意年兄公務之餘或亦同此懷也敝縣勳戚籽粒事前曾借鼎語于左公祖處從臾未幾左公祖即同撫按兩臺會題矣湯

火民命見天有期而久未得旨難以株待敝縣所比例者文安文安減徵之疏亦未得旨彼時屯臺盧老公祖批詳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俟明旨該縣遂憑據遵行卽照疏中所減之數派徵已兩年矣敝縣事適與此合今據例申請望左老公祖如例批允使定興窮民得同文安沾一視之仁無量功德也弟有字達左公祖而不敢逕投借重年兄爲弟投之更一言從臾使早蒙批允減一分卽受一分之賜而早一日尤早甦一日之生億萬窮民手額祝仁兄世世公卿耳前爲容城孫生事全藉鼎力可比于虞淵取日今復以湯火民命徼靈于左右非弟好爲不知止也一則一方之風教一則萬民之疾苦世眼所謂冷淡生活偏是仁兄肯爲出力葢熱心腸幾做冷事體亦年兄聲氣所自招耳不然滔滔皆是弟敢輕向誰開口哉臨楮北望可勝依依

與左屯臺

不肖自揣無似謬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甯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籽粒區區末議已蒙採納都中曾領面

教須再批查以見詳慎然本縣本道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卽爲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此誼直可于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既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矣唯是望恩既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清乎敝縣所比者文安縣之例文安籽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卽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俟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憑據遵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道援例以請專候台批以爲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籽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俟明旨又何妨于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卽是經宇宙在手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性命總乞靈于生春之筆矣臨楮激切伏惟台照

左屯臺回啓

時事孔艱而安置大幹濟人于林莽天乎人耶不佞每爲此獨居深念中夜彷徨非爲大賢急失一官倂非爲知己急復一官也惟台下瓮自玉貴邑籽粒原候道詳再至具

題以示周慎而往返耽延遂不能待亦不意微誠不能上
達候旨至今批行一節業心藏之但查文安批詞有除公
主不折等語而貴邑公主籽粒獨多所以遲回不能擅管
者爲此縣道或于此處分析明白且具疏一詳而後酌議
可也惟尊裁之苟利地方不愛髮膚況斯民日在湯火之
中敢以爲明命辱羽便附復不旣

與畢沖陽

昨邀大命投書屯臺得回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
已圖維此事而查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
之語爲此沈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令申詳先爲之地其言
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
縣籽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壽陽前正爲瑞安
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于八場今雍靖
王妃錦衣衞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
復派別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
不已爾將何極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斬之後尚且
改爲備邊此與國課什伯相懸顧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
之乎此會題疏中語也是籽粒之爲民害定與與文安大

同而公主籽粒之爲民害定與視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暫折候旨獨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既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中卽以此段語意爲分析將公主莊田當與別場同折發揮數語申之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既據會題之疏以爲詳而不爲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爲批而不爲無據矣專候尊裁

與左屯臺

披讀翰教既蒙採納復承指示卽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肖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示有未盡合儻復勞駁查再致遲延此事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癡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清慈甯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縧原自明白夫會題求折既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明旨勢不能遺公主也卽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

儆縣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厲階實自瑞安延慶作俑
老公祖會題已詳言之旣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題疏
之繪圖復以文安大同小異之情勞台批之斟酌一方民
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圖之數年屢爲號籲屢經蹉
跎蓋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自本縣層叠而上谿
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于台臺轉關旣多心情互異
往往藉上之周愼以遂下之推延纔涉往復動淹歲月窮
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閣全局坐廢不肖每與
令君談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而欲存
其孑遺儻得蚤賜批准則下之葛藤盡剷民之湯火立蘇
功德寧有量哉臨筆不勝激切祝籲之至

左屯臺回啓

再讀諭示爲地方計者至矣至矣縣詳未到不佞何據而
批且詳中若不將大同小異之情申說一番不佞又何據
而與前院異也事理如此無他疑礙臺下若汲汲爲地方
唯速其詳而已矣冗復不旣惟照詧之

畢沖陽啓

適得道尊帖諭云籽粒屯臺已批允矣止除進宮不折耳

謹以屯臺批語並道尊來札奉覽不肖之藉手以徼有成者非台教暨台力不及此感刻當何旣哉冗匆暫此附謝容面頓不宣

柯和山兵憲與畢沖陽書

頃見鹿乾老與屯臺札稿甚有識見甚有氣骨僕輒敢以一函通者爲旣在地方式閒解榻誼不後於古人也來諭云云謙撝太過區區終敬信門下者一片肝膽可與共濟艱難耳原詳業已轉申復蒙屯臺批云除進宮籽粒外其餘屯牧俱准折徵所包者廣惟門下酌行之草草不盡

戶部移保定巡撫咨

戶部爲遵旨蔑法尅減錢糧懇天移文追復原額以重祀典以正國法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雍靖王妃管墳事御馬監太監許進等揭稱本墳香火籽粒起自成化年間坐落保定府定興縣地一百頃至正德十六年又經撫按丈明每歲徵銀三百兩解部轉給以供香火獻享並修理殿宇等費載在會典及至泰昌元年該縣少解銀一百一十五兩業經具題奉旨著照舊與他不得減免今該縣解到天啓元年分銀仍少一百一十五兩明是藐旨

蔑法伏乞移文該府縣解補等因奉堂批司查奉此案查
萬歷四十八年三月內該保定巡撫會同按屯御史揭帖
開據定興縣申稱境內坐落宮勳給爵屯地悉皆窪鹻國
初聽民開種至嘉靖年間奸民投獻勳戚討爲莊田每畝
三分起科民實不堪要將雍靖王妃延慶瑞安壽陽各公
主及許駙馬恭順侯錦衣衛五軍營等籽粒每畝減銀一
分一釐五毫等因具揭到部彼時原未奉旨故本部亦未
議覆及至泰昌元年九月內頒行恩詔內一欵北直文安
興青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原疏題請事例折徵

故定興縣起解四十八年分雍靖王妃香火銀于內徑減
去一百一十五兩後管墳內監隨具疏奏爲懇乞萬歲爺
爺俯賜照舊徵給香火錢糧以隆繼絕盛典事照得雍靖
王妃莊田籽粒起自成化年間坐落保定府定興縣地一
百頃題定每畝徵銀三分每年額徵銀三百兩解部轉給
及至正德十六年又經撫按行縣丈明撥給以供朝夕香
火備辦四時獻享並修理殿宇牆垣溝渠等費載在會典
例不獨停遵行百有餘年青冊案存今據保定府批差典
史熊夏輅解到泰昌元年分銀一百八十五兩較之原額

少銀一百一十五兩備詢緣繇云謂奉文減徵去訖伏覩
雍靖王妃墳止撥有該縣香火地一百頃此外別無寸土
每年烝嘗修葺之用即全解尚有不敷之歎何堪減解乎
況縣民佃種自正德至今並無減徵異議今被奸民射利
希圖薄賦爲子孫永計遂揑有減徵之舉不念我祖宗恤
藩親親至意一旦裁孤墳祀典進等役司看守豈忍見其
頽傾而廢禮也及查申懿涇簡景恭等王墳四十餘處其
地土撥給各府州縣星羅棋布並無裁減何獨裁于雍靖
王妃事同一體有辜聖恩叩乞萬歲爺爺誼篤親親勑下

戶部照依原疏徵解庶香火之資常足而雍靖王妃之幽
靈有賴矣等因奉聖旨這籽粒銀兩著照舊與他以供香
火之用不得減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今據前因查
得內監疏奏雍靖王妃籽粒起自成化年間至正德十六
年又經撫按丈明則似非該縣所指嘉靖年間奸民投獻
者矣及查延慶壽陽瑞安等公主並許駙馬等賜地則皆
嘉隆以後者該縣所指或因此而連及于彼也況延慶壽
陽等府賜地頗多少減亦不甚苦且世次原有遞減之例
尚可酌也如雍靖王妃籽粒原係永存香火一旦槩減該

監是以有此奏請今既奉有照舊與他不得減免之明旨相應咨行保定巡撫並劄保定府將延慶壽陽公主等七塲俱照恩詔內事理照數折徵外將雍靖王妃香火銀遵奉新旨照舊解給庶于詔旨兩不相悖矣呈奉堂批如議行奉批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來文及該監題奉欽依內事理轉行保定府將雍靖王妃香火銀三百兩照數解給以後仍每歲照舊額徵解其瑞安延慶等塲籽粒銀俱照撫按屯院原題折徵須至咨者

本縣糧廳示

定興縣糧廳爲遵旨虔法兌減錢糧等事准本縣關前事蒙本府帖文奉戶部劄付備帖仰縣卽將雍靖王妃原額銀三百兩照數補解等因蒙此查得雍靖王妃籽粒銀三百兩原係奉旨折徵得免銀一百一十五兩今有內監許進等題請前事又奉旨照舊與他爲此合關貴廳查照來文卽便出示徵解等因到廳准此又蒙府票勒限差人守催前銀若待續徵則緩不及事本廳萬不得已卽借庫銀一百一十五兩並腳價銀九錢二分解完去訖獲批在卷

為此示仰本場籽粒書手王守已等將天啓元年分赤歷續造一本每地一畝補徵銀一分一釐五毫每銀一兩腳價銀八分火速造完送廳以憑關縣印發起徵抵庫敢有那移増減者定行如律究治決不輕貸須至示者

畢沖陽與府尊啓

肅昨歲北上具有小稟奉塵台覽要以肅四年來兢兢飲氷反於錢糧有所拖欠者止緣前官透支驛遞太多而肅值兵檄之交勢不能扣還又勢不能不預借遂有此累若肅於初任時便分人已當無此欠而心有不忍又恐一經

截算遂成永欠隱忍至此固聖人觀過時也此後惟祈老大人先催補天啓元年之數令其遞年挨解一如前法雖有數月之遲必無不完之逋矣至定邑彫敝已極萬望台慈俯推薄分一凡調役槩從輕減甦此疲民當不啻時雨之霑沛也外陶雍靖籽粒銀一百餘兩原係恩旨特免者今一內使執批不發勒索補解此乃出老大人一時權宜之計肅固心知之第恐矯命違旨之內臣實繁有徒效尤繼起將何以厭其欲耶萬望老大人特加主持細查原詳申之部院以塞其求于以保區區殘黎而全肅硜硜爲民

請命之一念其爲榮施于肅更天覆而地載之矣情有相
關遂爾不憚煩聒縷縷陳瀆若此統祈原情賜宥而矜納
之幸甚幸甚

畢沖陽啓

雍靖籽粒事目下已付之無奈何矣後事仍仗鼎力到彼
時再圖之承問帶徵四十六年加派之說原係不肖一片
苦心所調劑者蓋四十六年加派每畝銀三釐五毫已奉
恩詔停免矣但未免之前已有納之縣中者人找給則勢
不能清查則大戶之侵費固不可問也故姑置之至天啓
元年每畝徵七釐而以二畝折一畝算仍是每畝三釐五
毫耳故昨歲籽粒槩不加派而仍查四十六年加派完欠
之數催其總完即抵作天啓元年之餉此一那移間不必
稽查其侵費而帳目自清官民兩便矣近聞其大戶有先
收佃戶者槩從乾沒一聞催徵便倡爲重徵之說以搖惑
衆聽殊爲無良試問四十六年加派固免矣天啓元年不
聞免也今催完四十六年者爲重徵其不派之天啓元年
者獨非減徵乎總之二年加派只徵一年使奸猾無所庸
其欺懦弱無不蒙其澤重徵之說不辯自明矣仍乞鼎諭

曉然速完為荷

與張蓬玄撫臺

敝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于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即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煢煢愚民祗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于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既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為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即在敝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為尤甚即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諭入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為尤苦今乃于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為囂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忌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係會題原奉恩諭即守陵官監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即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盡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

府之廳卽俱不喜不喜之故半繇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徼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爲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于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善爲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用下以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張蓬玄啓

英雄任事惟有此肝膽耳肝膽旣眞何分炎冷何計險夷卽辭炎就險肩舉世莫勝之任作國家莫大之維使人人咋舌而俛首者非別具一肝膽不能也台臺去濟要而東臨關徼決策出奇與樞相協心制□使瀕危之疆漸已安堵方張之□亦緩寬亘遹來一番作用壯藩籬之色鼓熊

羆之氣使先聲足以□□□之魄者大都謀斷相資而台
臺壯猷明效更不誣也不佞越在畿南獲沐餘波以及時
洗刷而百不應手鑿頓殊難憂心若醉未審何以策緩急
也獻歲春融□□□□其情景若何台臺必有耳之最秘
者幸無金玉往示籽粒一事卽行熊倅閶理而倅竟坐告
者罪不佞恨之乃批眞定劉倅改擬奸書以徙而籽粒行
府速議久之乃到則猶然兩請思此事干中貴難以口舌
爭卽具疏請命彼且取旨如寄竟成虛事何以使子遣之
徵有實惠也具茨何以又復入都聞時時病已勿藥乎因

風起居不盡契濶

與畢沖陽少參

老父母補天之手今竟爲社稷荷大擔而倣縣賓游及之
初卽遺愛口碑不可以一端盡而有就一節亦具全體者
則籽粒折徵也向爲赤子代寫其痛定思痛報無可報之
情而台臺嚴詞拒之不敢輒付貞珉銜結之意鬱勃于懷
而不能自喻日月逾久鬱勃逾極卽台臺之嚴詞猶在耳
而戴德之民亦不敢願且以台臺有甯前之行起居逾遠
懷念逾切而虎豹當關風鶴不驚則舊氓之得安居樂業

者總禔福于台臺爲天下之中人非木石懷能自已乎特摹寫此事恨非名筆或以揄揚而成闇淡則不肖之懼且愧也新摹四張鴻便呈覽

定興縣籽粒折徵記

淄陽畢公以萬歷丁巳來治定興下車首詢地方利害而得勳戚籽粒之爲民累也奏記諸臺使者求減折如文安青縣例駁查往復公持甚力臺使者大感動具疏請於上候旨踰時值今上登極遂如所請恩詔到縣扶杖走觀者舉手加額謂天子仁聖使孑遺之民得留視息然非吾侯即疾苦到骨誰達之天子者慶今追昔笑與涕俱余觀民情而深有感於天下事之在人爲如公者眞其人也事非理不可爲非力莫能爲固也然如以理而已彼不起科之瘠地聽奸民投獻而以勳戚爲刀俎佃戸爲魚肉包納之法展轉相及不舉地著盡逃之不止此於理豈待公之身始知其當變哉或曰於理無疑而詘於力公不猶然一令乎何力至於今而偏足乎則理與力之說似之而非余所謂公眞其人者獨以其心言而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

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減微之議誠爲大造非公嘗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究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掎摭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而返矣且不獨異意者爲然也卽共事之際已爲同心而事當更張體須周慎異意者復借上之周慎以遂下之耽延啓事未達於公車而往復斟酌已踰歲時蓋轉關既多葛藤易起一處停閣全局坐廢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沈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更神王竟以耐之一道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歟此害在定興余髮未燥卽從先大父侍御公聞佃戶包納之苦而呼籲之情每格不上閱年復一年日甚一日至於公殫力爲之而以首尾二載始獲有成中間事勢之難易情節之甘苦唯任事者自知同調者相憐未易一一爲人言也故爲天下事毋泛論理心卽是理毋空談力心卽是力眞心如公爲理樹幟爲力辯冤不然滔滔者從官起念而不敢一

問百姓急偏見理不我値力不爾克甚矣其相蒙也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戸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靑天白夜志之無惡可知也定興孔道復値軍興公日夜拮据但可紓百姓急者直前爲之赤心殭項往往轉上官之意旨而佐聖政之淸明諸不具論就籽粒論籽粒其槩如此公諱自肅山東淄川人萬歷丙辰進士以治行高等應拜省臺而兄白暘先生時以少司徒督遼餉遵例迴避乃補禮部主客司主事今陞遼東甯前道兵備叅議

與王中訒

小兒歸述老父母爲籽粒徵收省除欵項歸諸易簡且比擬條鞭革去催頭老父母幾一語而受寬大之福已徧萬家生目擊盛事復以莫喻之感激爲無已之愛助則每畝徵收之淸數更乞明示以爲愉快也葢籽粒奉詔減徵之後每畝應徵一分八釐五毫脚價一毫四絲八忽均包薙靖王妃一釐二毫五絲六忽則每畝應徵之數共一分九釐九毫四忽此昭然耳目之定數無可增減者也乃年來造冊徵收不依此數或多一釐或多二釐卽各場亦自不

相同此其故不難知而誰敢以瑣屑瀆清聽者幸此番以省欵項革催頭上勞老父母親爲訂正小民旣戴如天之恩遂侈飲河之願共望及此時以每畝應徵一分九釐九毫四忽之定數乞老父母出一明示則本來之面目現前黎邱之幻術立盡此又籽粒之大廓淸也臨筆眞切

王中訒回啓

昨荷手教如挹芝眉慰甚日來想台候益就休暢惟是撫鏖之願久鬱于中爲怏悒也籽粒錢糧向以糧衙爲政不肖多未淸核兹奉諭示卽當立刻釐正以每畝徵銀一分九釐九毫四忽之數大書告示諭衆知之庶鼯鼠技窮而凢我子黎拜明惠于無盡也胸所欲言者統俟另陳筆不能備

告示附後

定興縣爲徵收籽粒銀兩事案照各場籽粒銀兩奉旨折徵之後每畝徵一分八釐五毫脚價銀一毫四絲八忽又均包雍靖王妃銀一釐二毫五絲六忽每畝應徵銀一分九釐九毫四忽誠恐奸徒串通各場書手朦朧多派以致小民受害擬合嚴禁爲此示仰各地戸人等知悉本年分

籽粒銀照依告示內數目交納如有額外多派釐毫者許被害之人指實呈告到縣以憑從重究擬決不輕貸須至示者

張糧衙來啓

卑職草茅賤品楞櫟庸材謬叨名邑之佐殊切負山之虞幸藉台臺曲庇琬琰諄誨竟不以溲渤視之而收取藥籠者數數矣第卑職所司者原有一種籽粒錢糧卷查先年地土窪鹻賦重民逃以致荒蕪荷蒙台臺惠濟編征得准減徵禾定額解銀一千八百有奇于萬歷四十八年爲始彼時額糧乍減不及家諭戶曉一時不能遍墾遂缺額解銀二十九兩以著卑衙逐年苦賠其數查至天啓三年間有瑞安一場荒地坐于韋家營民首報六頃有餘嘗添糧銀一十二兩有零訖即卑衙少稱賠累尚缺一十六兩六錢卑職雖莅任未久元年之包賠已屬難免窮其究竟盖因卑衙積役串該場造冊書手并地鄰等互相隱匿攢典包賠若非其說者當時額解之數不除則地必實在又查無荒地則人必實種既種無糧是民獲利而官受害也今卑職思欲闔詳本縣請示諭令出首懸其重賞猶恐細民

謂卑職多事鼓舌于台臺終欲泯其國課令卑銜永爲包解實非官民兩便之道恐萬一台臺被其贊惑則卑職獲罪一時難辯爲此預稟以明心迹伏乞台臺裁示俾卑銜無賠累之苦不特卑職蒙高厚之恩嗣後任此官者世世代代每荷洪庥于無窮矣臨稟不勝戰慄顒仰之至

回張糧衙啓

不肖生平不干預縣事所共知也自到都中併無人來鼓舌亦安所被贊惑者而札諭云云殊可駭愕天下事自有當與聞不當與聞十年前籽粒累人逃亡之苦口不忍言佃戶不能重包而管糧父母亦有不完之前件不肖目擊其敝代爲陳訴此事之當與聞者也減徵以後十年於茲不聞異議蓋糧輕易完不獨便佃地之窮民亦便管糧之父母區區之意如斯而已此外非所敢聞也目前事體以老父母之高明自可理裁而必遠使下詢得無以減徵之議出於不肖爲佃戶而不爲官遂有杯蛇之疑乎當議折徵時管糧父母亦曾有不相亮之意不肖以事定理明未嘗置辯則今老父母之札得非曩日事前任父母之人有在側者乎不肖無可言只以不當與聞爲對惟台鑒

與雷邑尊啓

春初拜別忽焉春暮萍蹤雖寄長安而瞻依無異侍左右也茲有啓者敝縣籽粒地薄糧重逃亡接踵苦累包納所不忍言不肖曾效鄭俠之繪圖籍畢沖陽父母轉達於直指遂得聞於上減半折徵十年以來民不苦包納而糧易完官不苦催科而職易稱申文未泯恩詔猶新不待言也乃昨接二父母一字謂地有漏糧當責首報且疑不肖被人簧惑反覆讀之殊爲難解夫折徵已踰十年前官如何不聞異議而今一旦忽生別端且王中軔父母定徵收之淸數此天啓六年事彼時糧銜如果包賠有年胡不一言其苦耶且混言錢糧之虧欠豈地短於額耶抑銀短於額耶夫地與銀俱有原額在可按籍而稽也或某場地少或某場銀少祇當就某場而問之不宜泛開出首之門滋無窮之擾也據所稱韋家營首地六頃遂欲遍例各場夫此六頃亦甚可疑倘未詳其本末就使六頃爲當時漏報之地亦浮于原額之外此項錢糧何所著落安得混以爲補本銜之賠數也二父母到任曾幾何時恐在山鬼伎倆中反疑不肖被人簧惑不知二十年來籌畫爛熟者誰也二

父母曾查當時文卷詔書與孔道之碑文否二父母示威于兩江村地方疑寃家有此地故借折徵以爲利耶事與人各有本末耳目難掩使不肖有私任二父母舉發毫不敢避如必以三十板爲常數夾棒爲常刑逼令首報嚴刑之下何求不得然二父母斷不忍爲此不過在左右者佯爲孝順之言而令二父母做不安靜之事蓋釁議折徵時糧衙父母卽聽左右之人有不相亮之意今或其人猶在歟此事之本末老父母所知也不肖爲人之本末亦老父母所知也不肖此時實未被人贊惑萬望老父母婉諭此意于二父母使事體寢變亂之端地方受安靜之福千家祝老父母世世公卿也籽粒地銀清數一冊附覽

籽粒地數

乾清宮地五頃七十六畝慈甯宮地一十六頃九十三畝雍靖王妃地一百頃瑞安公主地四十三頃九十畝四分八釐七毫延慶公主地一百三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四釐四毫壽陽公主地二百七十四頃七十三畝七分九釐九毫錦衣衛陳尙忠地一百頃許駙馬地九十頃恭順侯地二十三頃五軍營地一百五十五頃五十一畝二釐一

毫十場共地九百四十一頃六十五畝四分五釐一毫除
兩宮地外八場共九百一十八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一
毫

籽粒銀數

乾清宮銀二十八兩八錢慈甯宮銀五十兩七錢九分雍
靖王妃銀除折減外實徵一百八十五兩瑞安公主銀除
折減外實徵八十一兩二錢二分四釐九忽延慶公主銀
除折減外實徵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五分一釐一毫六絲
四忽壽陽公主銀除折減外實徵五百零八兩二錢六分
五釐二毫八絲一忽錦衣衛銀除折減外實徵一百八十
五兩許駙馬銀除折減外實徵一百六十六兩五錢恭順
侯銀除折減外實徵四十二兩五錢五分五軍營銀除折
減外實徵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九分三釐八絲八忽十場
共徵銀一千七百七十九兩六錢七分四釐三毫四絲二
忽除兩宮外八場銀共一千七百兩零八分四釐三毫四
絲二忽此是折徵數尚未有脚價及均包雍靖王妃二項

八場每畝徵銀清數

自奉詔折徵之後每畝徵銀一分八釐五毫又每畝脚價

銀一毫四絲八忽又雍靖王妃一場變折減為均攤每畝
包銀一釐二毫五絲六忽通共每畝應徵一分九釐九毫
四忽已經前任正堂王出示徧諭永為定額如有額外多
派釐毫者許被害之人指實呈告

八場地共九百一十八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一毫總
徵銀一千八百二十九兩一錢六釐九毫六絲

雷邑尊回啓

拜違以來俗吏奔馳不獲上候臺安罪也何如忽承翰示
如側玄譚闊懷又覺頓豁矣兩衙官晲詢嚴禁私票每諭
百姓衙差敢有拘人者許早堂遞手本以憑責治乃張縣
丞止借口賠銀十六兩而紛擾鄉曲晲詢覺察不至是晲
詢愚暗之過也誰非赤子堪此凌虐晲詢切齒不甯老大
人關心矣原管奸書播弄已責二十板押令收票其原賜
籽粒的數謹收查確伏楮馳神不禁

與大司農畢白陽啓

定與有籽粒地國初以土性窪鹻不堪耕種故在條鞭地
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或勳戚奏討遂分為莊
田十場一曰乾清宮一曰慈甯宮一曰雍靖王妃一曰延

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衛千戶陳尙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復因差役之猙獰動爲佃戶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地槩屬灌莽之區其不逮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旣微糧重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歷欠年復一年牽牽包賠日甚一日于是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至典房

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挺而走四方矣先是瑞安莊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分派之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衆而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幾逃盡室已無爨炊之煙門尙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于舉各場而盡逃亡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間從父老講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青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嘗蘇恒苦勢重之難返旣有衙門之層遞便多吏胥之揶揄縣之

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爲利牢護此局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告批槩從中寢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爲續命之膏者祇成掛壁之文耳沖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爲斯民請命此照青縣文安例除乾清慈甯兩宮不折外其餘入場槩宜折徵通詳撫院韓品宇公祖按院王立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青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慶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弈棋雍靖王妃司香內監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朦朧取旨下部議覆部因行文府縣雍靖王妃一場不許折徵并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倘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爲浩歎一場佃戶屢爲控告其奈之何撫院張蓬玄公祖新授事念此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爭之路不得已以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于各

公祖之靈以乞恩于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飲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有大造于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變更至此合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徼寬大至于籽粒一項錢糧實係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甦窮民而沖陽老父母幾殫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留于桐鄉畏壘之間不致終爲猾胥所變亂想台慈之所倍爲惻然者也臨楮無任慨切

畢白陽回啓

不肖碌碌錢穀藉肘自憐久未及登龍請益悚歉甚矣定興籽粒一事曾記亡弟當年費盡苦心直以血誠感動各臺而後得之申詳原稿刻布見在可覆按也苟有利于斯民雖言出于芻蕘猶當采之况患解于倒懸而議成于亡弟甯可未幾而弁髦之乎其五軍營減折之議侯易州分司詳至當商推而力持之以救此一方民也敬此布復不盡

戶部加派六釐告示

定興縣爲軍興孔棘等事蒙本府帖文蒙欽差整飭紫荊兵備按察使王案驗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甘批該本道

場圖衆擎之易舉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
知猾胥蜮心未厭變技轉生思此場旣翻遂可漸圖其他
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折欲比雍靖王妃例已具府文
申易州分司轉申貴部矣玩其申文謂五軍營地減徵銀
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三沙係原額之數毫
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
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沙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
額不許減減過之銀尙欲償也孑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
七十餘兩其何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儻
此番再復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
猾胥之顚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乍甦之餘生再罹
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汙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前矣
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屢經申請屢經批駁然後乃得三
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思世世守之此
而尙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之有大都天下事謀
始最難毀成甚易敝邑籽粒之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
之十年災民固骨皮俱盡不肖亦心血爲枯猾吏舞文百
計相難一番阻撓一番辨折亦且舌敝頴禿幸得徵父母

呈據保定府呈詳奉戶部劄付專理新餉司案呈崇禎三
年九十等月該本部題議省直於加派九釐之外再加三
釐北直保河六府量加六釐用佐遼餉事平則止合劄該
府遵照發去加派奏議刊書崇禎四年新派六釐餉銀共
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零火速徵收濟餉等因該
本府查所屬州縣新造賦役全書額設徵糧民地八萬四
千三百四頃四十八畝每畝加銀六釐共該銀五萬八十
二兩六錢八分九釐今查戶部坐派比府額多派銀七千
六百七十四兩六錢一分二釐因無地加派隨具緣申詳

戶部及欽命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詳批倉庫如洗呼
借難再政望該府作速催解以補月餉之窮乃該府減削
地額開銷召買尚云不足更無梅可望矣查新餉志所載
保定府田土原額九萬七千九十五頃五十畝八分派於
萬歷四十六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每畝加派六釐正該
銀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零原有所據何得以新
造賦役全書爲詞議減銀七千六百七十四兩六錢一分
二釐已往之欠誠不可不抵而四年召買業已議定已經
通行各屬何倘未之察也耳目近地轉輸宜先急公好義

還望作一榜樣以爲諸郡倡毋輒開此端以生覬望之心
也此徵該本府查得萬歷四十六年奉文加派蒙戶部多
坐銀四千八百兩因無地加派隨將勳戚莊田并保茂紫
荆等衛所屯地牧馬草場與民地一例派徵以足原額具
繇申詳撫按詳允一例加派起解遵行在卷今奉戶部多
坐銀七千六百七十四兩六錢一分二釐無地加徵應照
萬歷四十六年例行各州縣將勳戚莊田衛所屯地牧馬
草場地照依民地一例加派以足部派之數徵解等因具
詳本道轉請撫按兩院允示徵解呈詳到道據此爲照畿

南賦役錄所載保定府所屬州縣額設徵糧民地共八萬
四千三百四頃四十八畝或以勳戚籽粒牧地莊田分而
言之也新餉志所載九萬七千九十五頃五十畝八分或
勳戚籽粒屯牧莊田合而言之也萬歷四十六年多坐地
一萬三千七百餘頃旣以勳戚籽粒等地抵之今之多坐
七千六百七十四兩六錢有奇之銀亦有前例是遵減之
則病國加之則病民惟有從前議照前施行而已矣蒙批
准照撫院詳示行繳十九日又蒙欽差巡撫保定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丁詳批籽粒屯牧等地旣有加派前例准照

府議行繳蒙批到府仰縣速將加派過地畝銀數備造文冊申府仍大書榜示遍揭通衢愼勿重徵加耗苛斂那移徵完盡數起解前來以憑類解等因蒙此擬合出示曉諭以便派徵起解爲此示仰概縣軍民人等知悉勳戚籽粒地幷牧馬草場地土照依准折上地四百六十七頃九十四畝七分二釐五毫每畝加銀六釐共該銀二百八十兩七錢六分八釐三毫五絲三忽順徵保定後衛屯地一百七十七頃一十八畝一分三釐每畝加銀六釐共銀一百六兩三錢八釐七毫八絲上緊赴縣交納以便解府類解充餉毋得違錯未便須至示者

與王涵一兵使啓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勳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悞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敝縣籽粒地窪曠不堪佃戶

苦累逃亡貽累于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之
額勢窮理極畢沖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宇公祖會稿具
題泰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
減之今議加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
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
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即死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
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忽頒魂驚于傷弓色變于談虎
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于今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
于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歷四十六年籽粒地同
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
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沖陽
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
至于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
耳何也此地勳戚爲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
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勳戚體國當倍細民則議及勳
戚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遼餉此理之至
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貧莫貧于佃戶富莫
富于勳戚今此六釐扣算于戚額之內使勳戚少分是問

有處要也若加派于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蠶以紓國難勳戚之淸夜亦有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遼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勳戚莊田應于各爵數內扣除卽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于該解數內扣除畢沖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爲主持耳或謂此于國于民誠爲兩利特于勳戚似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蠶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爲竭澤之漁况事平卽止此六蠶依然在乎王立宇公祖會題減徵稿畢沖陽父母爲加派申文稿併敝縣鄉紳公揭稿總抄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于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蠶也酌理審勢卻家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間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爲勳戚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于斯矣病廢之人言無忌諱亦感老公祖之待以故人也故陳闇見以備採擇臨楮屏營

又啓

某再細味明文戶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爲遼餉

也但得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既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足戶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得加于勳戚所占地內而此地又力不能加只得扣于勳戚所得數內亦爲遼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戶部使戶部藉手以從事當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遼餉足矣豈其過恤勳戚之私而掣扣算之肘哉天下事勢有緩急題目有公私遼餉之需急也勳戚之奉緩也爲遼餉有題目爲遼餉因而爲窮民更有題目爲勳戚無題目爲勳戚因而厲窮民且併悞國事更無題目天

幸老公祖在地方辨公私酌緩急以開上谷之蒙氣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扶孤始末序

蓋大鈞播物秋毫並施其生君子長人遺子於食有福故朝廷有義士嘉惠徧於單惸而鄉黨有仁人恩膏澤於枯骨若鹿伯順之於張根深眞仁人矣張根深者都御史公鎬裔孫也公右輔人豪清時名世其政蹟詳之國史家聲留在鄉評粤自一斷華亭之唳遂謝廣陵之音家世空延盛昔難再三傳幾隕一脈中微華表不歸鶴影迷人民之郭烏衣永逝燕泥空王謝之堂列宿睎暉山同廣柳祥雲滅彩路沒深松空悲趙朔之孤誰念若敖之鬼何乃霜寒

白日寡鵠淒清花落春風羣鶯啁哳狙伺旣巧蠶食爲雄疑鬼且疑神人類見嘯梁之怪翻雲更翻雨宗親橫入室之戈家難旣與世情輒變同是衣冠之侶甯爲秦越之觀而惻怛有心轉旋無力自非具扶弱鋤强之豪手亦奚完拯孤䘏寡之深籌而伯順憫彼衰微誼不止於延陵挂劍奮茲義氣信更重於季布諾金至於挺臂以禦眈眈披翼而覆惴惴念典型於先達矢庇廕其後來慘淡經營眞誠晝度小以算嚴銖粒鉅而謀謹庭屏旣以幸弱者能家顧不慮匪人有口矣若根深者以五歲孤煢抗一時强屬卒

能永延身命保有家貲豈不亦遭逢司命沈羲還生遇際僊人士變更活也哉嗟乎乾坤流慘寰宇多艱人人冀鄒谷之灰處處望趙衰之日而蒼生可託赤子有歸體造物之生成日中並照宏化工之覆載天下皆春余於伯順終有遠屬矣謹勒禿毫以抒短引甲戌流火之三日友弟孫含拜手書

扶孤始末說

扶孤事起於一泉范先生先生逝事屢更不可問乃有陰樂賢霸地之事樂賢挾長驅詐協其兄思賢之力能役吏併能役官余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緩我旣而府批至乃盡如樂賢指余不平再以書問張而樂賢揶揄使不得達遣其暱客說余曰陰所為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為人家事動自己氣且貧生如不得地咽喉立斷將不愛命余笑曰渠以余書為講情耶以不奪為德而我不德也今于某日書投覿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天子

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命任他拚地定要同客代爲宛轉余曰渠只弄鬼我只牽眞地若郎吐可不多求不然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再不必言客去樂賢果囑余書到觀察郎隨入見觀察詰責欲行司理究之樂賢崩角認罪袖中出退地呈求免乃批姑准退地免究事遂定家大人乃同士紳經紀之另立家督以至今日十有六年根深既已成立家督亦頗倦勤自今以往事在根深矣癸酉冬日范陽鹿善繼識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四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扶孤始末

代張生一陽辯謗呈

稟爲瀝血號天陳扶孤始末以明心迹事陽先祖都憲張鎬敭歷中外懋著勳猷再傳至序班張一貫而一綫之緒幾斬矣繼嗣張道立病故再繼張中立則范鄉官之公議而胡知縣之主持也中立又故遺孤一歲族人垂涎遺產爭欲瓜分鄉紳中又有乘機而掩爲利者胡知縣出示彈

壓曲爲保全總其家產命陽管理陽既任事唯知秉公嚴內外之防塞侵漁之竇爲殯張一貫及嫁女娶婦賣地四項價銀五百兩還債銀五十兩族戚分銀一百四十兩皆合族公賣當堂交價與陽毫無干涉有使帳印信硃簿可查第陽鈐束太嚴則中立妻王氏不無怨懟把持太峻則族弟一清一鳳皆欲甘心復因胡知縣不祿遂扶同搆釁將陽排擠百端陽因病辭而一清賄入大肆吞噬勢同搶掠賣地及房產車輛牛具家伙等物六七百金駕哄價銀强半乾沒有力之鄉紳得攢席捲之謀無主之遺孤難保磬懸之室旁觀流淚行路傷心陽因憤激出身䮕正既深中其隱遂横遭其毒賣非己之事產用他人之金錢多方以與陽爲難而陽知不免矣且陽之極力扶孤本爲王氏而王氏年方十七爲清鳳愚惑且有他志復何可爲唯天下之難枉者直道而斯人之不滅者公心據一清之巧以陷陽者爲陽先曾管理亦賣事產爲同一賣事產也陽爲完張一貫之事而一清何所爲也陽有印信簿可憑而一清何所憑也陽價銀當堂交兌而一清何所交也至於陽論嚴內外一節原是治家常道而一清以爲汚王氏豈嫌

疑可不避而未然可不防耶一淸於靑天白日之下弄翻雲覆雨之機內喋鑠知者以肆反噬外結有力者以爲奥主其勢必欲盡孤産而劉没之其謀必欲傾陽及子孫而中傷之夫死一孤復立一孤立一孤復扶一孤陽之所自誓以對先人也而一陽之苦心反成不白之罪案此陽之所憤懣以呼天日也陽七十有三旦夕死矣心血耗盡病骨支離自知垂盡之年萬非一淸之敵獨以心迹未明死不瞑目不得不呼籲於太宗師之前祈太宗師一日過定與試指名問諸生陽何如人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彰明較著矣陽寸心得明死何憾哉爲此上稟

與容城張父母公書

密邇福星得沾波及之惠不啻在宇下戴德之餘還爲引分何敢輕通尺牘以溷公淸之聽惟事係衣冠之裔且當絕續之關情共惻惻誼難默默老父母試垂察焉儆縣張都憲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産勾連外黨或賣或典或明或盜饕食至今子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藐諸孤之遭魚

肉而憂都憲公之啼若赦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丐縣父母主持嚴盜賣盜典之禁乃聞容城生員陰樂賢以典地告李氏候老父母問斷老父母明見萬里偏辭必不能行而李氏婦人意不自達生等謹以耳目之最眞代爲不平之鳴夫樂賢先典李氏地三十畝李氏所知也其又典二十五畝則李氏不與聞焉其典之緣繇價之輕重不可問亦不必問只一出於李氏所不知則終非樂賢所可有卽樂賢果費典價亦惟從其受價之人而追索之可矣安得硬告李氏脅取其地耶夫孤兒寡婦仁者所憐誠能辦價何處無田而必屑屑焉於越疆之孤產意不難見也且此地盜典俱當李氏時而必倒提年月以爲在王氏時意又不難見也李氏女流亦係衣冠之室而必恐喝以對理驅迫使出門意尤不難見也據樂賢所告羣證張玉等此數人者何如人乎大約煢煢孤寡固羣小之所眈眈也左犄右角裏應外合旣瞞典李氏之地以媾樂賢復明作樂賢之證以劫李氏見者傷心言之指髮是役也使告者得逞其志證者得遂其奸旁人受價李氏出地卽千頃可立盡於一日矧僅僅者種百畝之田耶都憲公不絕一綫使

此五歲之孤而田產者養孤之物李氏者撫孤之人今橫廹李氏白奪田產是使孤不能自存而斬都憲公之血食也生等攢眉而歎合辭以陳儻蒙電察賜之斧斷使寡婦兎於對理而孤產不被橫奪則理法猶存天日可見簪裾吐氣風化自隆甯直一姓一家之感戴而已臨楮不勝激切

再與容城張父母

陰樂賢白奪孤產二十五畝合共事羣奸爲之夥證而辱廹李氏至不可言生等昨據情合詞代鳴於老父母之前

業蒙軫察莊誦訓辭感激淚零手額謂天理之必發而天網之不漏樂賢即慣刁健訟當必讋心於蕭斧詎意咆哮轉甚譸張益雄於青天之下恣魍魎之談而求逞其志也樂賢種孤產五十五畝李氏但知三十畝其二十五畝則不知也而樂賢堅稱典在王氏之手蓋混指無從對質之人易於飾賴耳夫樂賢之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爲有而斯人之耳目具在終難以虛爲實生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簿籍有手本有帳目一一磨對止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

地數目於陰樂賢地四十畝之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偷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已告於官求爲追奪然止告十畝爲偷實未知更有所謂十五畝者今始知之耳卽一定等與樂賢表裏爲奸而於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外開王氏典地數目亦全無樂賢姓名樂賢情弊不又瞭然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覬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總憑他人之手登記已非畫一之文中開以租爲典以四爲三侵欺影射不可縷指卽所開載尙多隱漏刻簿中全然不載止憑舌辯者猶足信乎諸生中有陳德光者詣生等白欺隱之狀謂孤產登記情狀未確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光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卽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中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顚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偷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偷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

併偷典白種混為一處而意圖白賴尤人世所希聞清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其價共十八兩則此霸種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豈容不一一問乎折衷科算即將實典三十畝盡還本主猶不足償也總之樂賢搬神弄鬼之技熟翻雲覆雨之舌利既覦孤產為無主復藐敝縣為無人數日來詭狀百出自謂有散從手段意欲挈士紳之肘而惑老父母之聽夫生等於樂賢何嘗有意相加第為都憲公一綫血食係五歲之孤兒而孤兒異日烝嘗賴子遺之產業談及孤寡誰不動心況係衣冠豈能坐視且止於就事論事畧舉提綱固不屑細駁其脫卯之情節亦不欲槩及其生平之行簡存厚多矣而樂賢求勝不已且聲言上辯不可發一笑耶使此事而稍不可對人言何敢以疑端嘗試於老父母之前此情此詞等而上之可以告天子特不欲先發迫而後應耳樂賢乃以上辯見嚇生等惟恐其辯之不上也當是時覈實情據公道大創奸人以保孤寡自有老父母之霹靂手在特李氏既微恩造得免對理其委折之情生等代為申之仰冀鑒察不勝感激之至

容城縣僞詳

看得陰樂賢以外戚而典王氏之地二十五畝雖憑族人張一定等立契然王氏物故矣張根深尙在襁褓其二十畝之契中證屬之一定張楹彼二人者係是侵淩王氏幼兒張根深之輩又五畝之契樂賢自謂價付張繼貴手今繼貴懼罪逃脫則是價銀俱若輩侵使耳惟後來三十畝之典出自李氏所承認則樂賢之所宜佃種者此爲妥矣其稱典王氏之地二十五畝人證既無可憑典價止宜向一定等索夫樂賢青衿也又根深之戚屬奈何不念恤孤大義爭此乞人所恥是亦不可以已乎若一定輩曾經定與本縣節蒙道府批行究問創艾之深者顧乃怙惡不悛猶然侵暴其於同宗之誼何相應各擬杖懲

與解嵩盤公祖公揭

爲申公議以保孤產事竊惟事關孤寡在行路者亦爲動心裔繫衣冠列斯文者豈能坐視其於無私之字代爲不平之鳴儆縣故都御史張鎬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

裏勾外連或賣或典或盜或霸蠶食至今孑遺無幾闔縣
士紳睹藐諸孤之遺魚肉而憂都憲公之啼若敖也方公
同看視劄記其產丐本縣印批嚴盜霸之禁以求畧存殘
產待六歲孤子長成而授之乃容城縣廢社生員陰樂賢
者覬孤產爲可居之貨越疆來此先典李氏地三十畝因
多占二十五畝李氏不知已白種二年矣今歲知之告於
本縣本縣斷令李氏耕種有原票可查樂賢不服揑告於
府批容城縣問理樂賢肆其簧鼓朦朧始末以盜種於私
者復得明騙於官兩年白占之地遂爲樂賢應得之物矣

某等相顧作而歎曰異哉無天日乃至是乎據樂賢盜地
二十五畝在李氏時而今譸張其詞以欺問官者稱典于
王氏之手蓋王氏往矣指無從質對之人易於混賴且恃
共事羣奸爲之夥證耳樂賢告證張栻張一定張玉張楹
張繼貴張一賓等政所稱典賣盜霸孤兒之產與樂賢表
裏爲奸者也夫樂賢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爲有而斯人耳
目具在終難掩虛爲實某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印信
簿籍手本簿籍止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
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

開四十畝下賛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偷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曾告於官然止告十畝爲偷賣未知更有十五畝今始知之耳卽一定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後開王氏存日典地數目花名亦全無樂賢則樂賢稱典在王氏時者不眞爲囈語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覦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登記總憑人手中間以租爲典以三爲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生員陳德光詣某等白欺隱之狀謂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己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光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卽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籍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旣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顚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偷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偷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偷典白種混爲一處而竟成白賴淸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賓典地三十畝價十八兩五錢則此霸占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

所在是倚當一一科算以償本主而詎意咆哮轉甚譸張益雄既能得志於私還能取必於官白奪孤產猶承蜩也不爲宇宙閒一怪事哉樂賢生平嫖賭爲勝場欺騙爲來路前以賴宋氏房價行劣發祉矣猶不自悛而益甚焉毒螫遍加州里吞噬波及鄰封寡婦孤兒畏之如虎歸命於官求庇於法而樂賢跋扈法不能加反遭辣手呼天莫應煢煢孤產盡飽虎腹六歲嬰兒無以自存都憲公之血食斬矣某等忝列衣冠誼難秦越念孤產之存無多而樂賢之氣甚惡既自脫其罪復全得其地事經兩縣竟成如是

之局不容不呼籲於老公祖之前而李氏婦人且係衣冠之室仰體台慈令人抱告而遍覓族中復難其人盡張門一族强半無良而張一清尤甚今且羽翼樂賢攘臂於容城問斷之時就中取事矣獨有張一陽者剛介公正終始扶孤昔年胡知縣托令掌管出入嚴明毫無私染羣小爭怨擠排使出復遭一清等巧陷幾於不免賴老公祖知其心而脫其罪僅此一人可爲李氏抱告而今老矣精力銷亡已不在學氣憤口澁語不達意某等求其佐之者得生員張一漣其人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韙之特操心過

愼避嫌畏事某等激以大義使扶持一陽爲李氏抱告於老公祖之前隨批候審然此二人者一則衰於年一則吶於口祇用備兩造之體而知其非樂賢之敵謹以情繇先爲申訴仰冀電察調閱簿籍手本以窮奸狀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横逌孤產不致白奪一方風化關係匪淺是役也樂賢恐某等有言已大肆波濤之舌聲言人急必反以脅某等夫此事非私事此言非私言如畏樂賢之兇而坐視孤寡被逌不敢出一語以申公道當取巾幗自贈耳某等忝具鬚眉頗懷肝膽拙操素矢何敢至以非公直道共申任彼肆其無忌謹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六歲孤子張根深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也鎬再傳序班張〻一貫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是爲根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中立逝時族中小人垂涎孤產攘臂而起勢同抄沒幸逢胡老父母責懲禁戢任族長生員張一陽看管一陽剛介公正不負任使事體遂定其後任人者既往而受任者遂不能行其志羣小復起裹勾外連擠一陽使出更換看管而張門

孤產遂不可言矣以族人而看管則有生員張一清與張一選相繼以公差而看管則有地方常艮與張應期協同此數人者其未管也則用賄鑽求其既管也則朋奸乾沒弄反覆之機智操孤寡之緩急使之不得不賣不得不典而又無從覈價值之眞使之不得不揭不得不償而又無從問本利之實日削月消漸至剝牀而及膚朝出暮代何殊驅虎而進狼蠶食至今孑遺無幾總之看管非人所致耳至去年而復有陰樂賢霸地之事闔縣士紳具公揭於解老公祖地已退還因同查孤產而創記之合辭懇陳老父母用印嚴盜霸之禁常艮張應期既不稱任使不容不另擇看管之人而張門一族强半無艮一陽儘可而耄矣獨有生員張一連者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韙之特操心過慎不無避嫌爲好仁等責以大義唯唯受任今一年矣極勤極儉極清極苦一切事體無不盡心寡婦孤兒遂有甯宇矣夫孤寡日用費能幾何他人看管每年典賣揭取不下數百金而日憂不足時灑飢寒之淚自一連看管不典不賣不揭不取而温飽自如此其人之賢不肖不大彰明較著哉唯是一連刻苦自持既不私己亦不私人羣

小怨恨入骨侮弄時出所恃爲天倚爲命者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且一連未管之前常叧諸人所典所揭一一俱在雖當時情僞已不可覈而事至於今不容不代爲贖代爲償也昨好仁等方與一連共議賣樹株還債事陰樂賢卽與同事諸奸横騰蜚語一以爲把持一以爲污衊夫貪狠之心不死山鬼之技日新能勿防乎謹以張根深家産併未贖未償債數細開如左伏乞老父母採芻蕘之議念衣冠之裔印批簿籍付張一連收掌使一連得以行其志羣小無所生其心甯獨張都憲兒若敖之泣關係之一方風化豈淺鮮哉

家産數目

象盖地貳頃叁拾叁畝中間典與陳香拾捌畝銀拾捌兩係張一清典 典與陳科貳拾柒畝銀玖兩捌錢係常叧張應期典

城園地貳拾畝連瓦房貳拾間典與蔡鄉官銀肆拾兩常叧張應期典 象盖場園地貳拾畝小園五畝

城中房壹所臨街九間二層拾叁間典與賈鄉官銀柒拾兩常叧張應期典 三層拾壹間四層拾壹間枕頭房拾間小房叁間 象盖小房拾壹間草房壹所肆間張玉張

天寵典與張鎰代張集納馬頭買穀銀　楊村房壹所柒間張序班與堂兄張一陽住叁間張一桂妻住貳間典與麗連第貳間銀貳兩　楊村園地叁畝玖分張一選張一清分種　墳上見存柏樹陸拾株楊榆槐柳樹共肆百玖拾貳株

揭債數目

陳平銀壹兩貳錢　二李銀貳兩　大句銀貳兩　馬先銀肆兩　西靳李家銀貳兩　小利錢貳千叁百文　陳魏穀伍石　小米壹石俱係常一良張應期揭取常一良張應期將房執與蔡鄉官銀伍兩執與王容入銀伍兩肆錢又取錢卓銀壹兩至去年五月內賣房找價銀叁拾肆兩陸錢士紳公同贖還陰樂賢典地銀拾捌兩贖陳潤房肆兩還錢卓銀壹兩餘銀拾兩陸錢爲莊農日用之費以上未完前債併典過房園地價約共銀壹百伍拾柒兩伍錢待秋後陸續賣產辦還贖取

畢沖陽父母批

看得中丞張公一脈中微嫠婦幼子煢煢孑立產業蕩析不逞之徒或係族黨或係官差典當租賣種種弊端

非公行刦奪卽借名剝削侵肌及膚日就貧寒此仁人君子所爲痛心而圖縣縉紳士民合謀共力清積年之負欠逐不拔之豪强特爲選立清廉家督置之簿籍要以扶顚持危令中丞公一綫之緒不至斬然盡泯豈不傑然義舉哉本縣實有同心覩此益覺愴然此後族屬內外人等敢有不從張一連主持而假言汚衊造謀搖惑及陰行竊援私圖揭借者許一連不時赴稟以憑重究決不輕貸

與張生一選書

張根深楊村園地門下與吉齋占種有年耳目所共知也昨生等清查立簿一一臚列因念物有見主之時假無不歸之日同衆返正事不容已吉齋旣卽時允從想門下必無異同之理旣而傳聞門下有云必不吐還卽質公庭無奈我何是時同盟諸友攘臂而起生力止之謂此傳聞之語理不可信我輩未見藎齋實跡不宜輕動衆乃暫止生謹以尺一確探門下果有此言否夫此園地未租未典占種多年亦足矣未經士紳查理則此地爲在原之冤今察理旣明此地爲有主之物矣各拍良心孰能自昧知門下

必無此言也且生等此舉公誼也非私事也據理也非恃力也事既開帆勢無中止衆怒難犯門下之所知也而安得有此言也況此圖地門下與吉齋事屬一體吉齋既吐還本主立契辦價而門下乃欲有他說此萬萬必無者也吉齋材幹機智素稱多算使此地而可終占吉齋當先爲之生輩昨一啟口吉齋遂唯唯無辭彼誠有見生等退而相謂如吉齋者眞俊傑也門下高明豈出吉齋下而乃有此言乎尤生等之所深疑而不敢信也夫此事門下家事也都憲公一綫之緒行道所憐在生等固共切狐兔之悲

在昆玉尤當念葛藟之庇春齋扶孤筋力盡瘁玉齋任事清苦異常即吉齋亦隨順公誼力爲幫襯豈獨門下一人而獨異乎諸昆弟之所爲者乎丈夫作事審理審勢庶免尤悔門下試思今日之事理勢云何事至於此倘欲執留是自誤也或有人爲門下畫此策是誤門下也門下此時莫自誤尤莫爲人誤吐原非已有之物與生輩留好相見面之情所深願也門下果有誓不吐還即質公庭無奈我何之語是迫生等以不容不應之勢而後生等可以無憾矣然拳拳之愚不敢輕信謹專人確探唯明示下

與畢沖陽父母書

前者張根深產業薄藉蒙老父母用印闔縣士紳仰至仁大義鏤心刺骨甯直張門一家之感已也茲有梟巹村兇徒陳科原典張根深地二十七畝今秋收既完輒命傭工鍬土二十餘車傭工亦極言不可陳科硬主之曰此是絕產取土何害生員張一連親到地同地方驗過向伊理說傲然自恣夫此地二十七畝止用典價九兩八錢便利極矣今并其土取用之不亦甚乎地去土則薄害在地土不可言也而根深之地租種者三十餘家尤而效之尤不可言也且當闔縣士紳清查之後老父母印批之初而陳科敢於如此若不禁戢後患何極懇祈老父母治之以法則一懲百儆可無後憂謹合辭以請

代張生一連呈

稟為恩批存照事先祖都憲公裔孫張根深產業有園地二十畝併房十八間萬歷四十三年典與蔡鄉官價銀四十兩今蔡鄉官美意許贖讓銀十兩某與立簿諸士紳共議措價將塋傍邊楊樹七株榆樹一株賣與商人馬一麒得銀三十兩即時交還蔡宅抽回文契竊思本塋樹株一

向仰賴宗師威靈族人不敢盜賣然戒心於宗師之三尺未必不飲恨於一連之一身連自受託以來一事首尾俱要明白寸稽出入俱有著落卽今賣樹贖園計議合衆士紳交價同輩耳目固爲公用且係僉謀猶恐不遂意之族人或騰不可知之幻口懇乞宗師恩批存照使愚生有據以白心跡族人無因以肆汚衊爲此具稟

闔學公舉行優呈 麟兒作

爲公舉行優以維風化事竊惟論士者先問其行論行者貴得其眞秋實可採豈宜專尚春華大節苟虧不必更言小善茲有許孚月旦好非雷同若生員張一連者都憲公張鎬族孫也夙負謹厚之資久著鄉曲之譽而此未足以盡之也都憲公嗣孫張中立蚤卒遺孤根深方在襁褓內淩外侮實煩有徒旣垂涎機上之肉遂攘臂室中之戈唯獨一連絲毫不染雖葛藟念本時感憤以刺心然瓜李引嫌空徬徨而扼腕旁觀者且高之且憐之矣未幾不逞之徒引類招呼鼠竊狼吞而產益落闔縣士紳激於公誼遂淸查產業明立簿籍仰質公庭以留殘址復念必須向張氏門中託一人經理於是共推一連一連旣受事惟勤惟

儉備極清苦至今門戸次第可觀夫一連家有素產儘足自給深居簡出不談戸外諸子皆成立各營生計復知孝養一旦見其任勞四體瘁甚爭涕泣挽之歸一連諭以大義曰吾之杜門獨守者心豈須臾忘孤寡哉惟力無可爲且恐自縣耳今日致吾盡心時也庶幾留此株茅片瓦待孤兒既長而手授焉則事畢矣若爲吾苦吾且甘之聞者無不感歎嗟乎猶是田宅猶是日用向當分裂時人情洶洶不定朝租暮典割地鬻房伐及墓頭之封樹且貸徧富室之金錢又賒徧市家之酒脯而孤兒寡婦猶以日爲年

釜靡無辦恒絕冷竈之煙尺布難繼常露捉襟之肘自從一連經理分裂者始有主矣洶洶者亦底定矣地不割房不鬻樹不伐矣且漸還其故業矣富不貸市不賒矣且漸償其逋劵矣而一室之內常見寬然粟有陳積衣多完好孤兒寡婦相顧咨嗟不圖今日復知飽暖家風嗚呼誰之力哉初識一連者祇愛其醕謹迨孤產分崩之際又服其介潔至於今肝腸盡搊筋力無餘又非曲謹小廉之能辦也大槩一連立身無過任事尤眞傾厦獨支紛絲就理雖苦心自矢惟求留面目以謝先人而公論久推何可無表

異以風當世仰冀老師據實轉申使諭行之典不爲虛稱
而激勸之機當非小補矣

與賈肖皐

張根深原典房產前聞雅意允其取贖今竭力湊辦已有
十之八九矣辦原價以抽原契此自定理亦復何說惟是
煢煢孤寡筋血垂盡伐毛洗髓僅區區處若干翁丈仁心爲
質不難渡蟻況彼先世友冠有足觸仁人之矜憐者儻念
若敖之鬼而稍寬其遺孤都憲有知當再拜而矢結草者
也憶曩年贖蔡覺我園地房產時亦嘗讓免十兩以見恤
孤之意翁丈義薄雲霄當不後於覺老此又煢煢孤寡所
爲早夜以祈者破格高誼原非可以例祈實恃翁丈義問
章施桑梓共仰故不肖等不憚饒舌輒敢合辭以啟惟翁
丈裁教之覺老原字附覽亦見不肖等之非飾說耳還價
時或赴尊宅面交或令盛价來取并乞明示

與署縣

謹啟故都憲張老先生繼孫張根深從六齡時蒙畢老父
母嘘植批委生員張一連經紀其家一連不辱成命勤苦
十年得延一綫今忽有其姪女投井之事蓋姪女孀而且

貧本年九月間攜子崔顯名求閑房居住一連憐而許之未幾而顯名得狂病逢人思闞不辨上下孀婦每抱驚憂昨復發狂異常子母相戕孀婦既苦於家貧之到骨又兼以子病之傷心背人投井久而始知此事之本末甚明但井係根深之井恐向之垂涎孤產而苦無釁者或乘以鼓煽其間則宦裔一綫之存亡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顯名狂暴根深常謹避之一日赴塾幾遭毒手賴救得免此萬不可再容居住者總望明臺之斧斷耳事係公誼故敢合辭而請之伏唯合照

代張生一連呈

爲孀婦憤子投井事生蒙闔縣紳衿推擇管理叔祖都憲公繼孫張根深家業奉有歷任學老父師印批簿籍已經十年根深今已垂髫幸未蕩敗今歲秋間因姪女牽甥崔顯名孤苦求依許其居住不意近一月來顯名忽得心風不辨上下姪女每悲歎無聊昨復因顯名病發狂悖異常遂自摧殘避人投井家人汲水始知之已不可救其子風病鄰里皆知惟是事係人命不敢不聲說明白以聽發落且族中不乏小人垂涎孤產若於無釁今有此事必思鼓

孀煢煢孤寡恐遭吞噬伏乞明臺批催殯埋嚴禁鼓孀以
杜宵小之邪謀以存都憲之血食風子崔顯名其母既死
其病已深且其欲甘心於根深者屢矣若再容居住終爲
大患更乞嚴命公差逐此禍根都憲有知且銜明恩於地
下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篋餘序

蓋聞拾片玉於瑤林羅寸珊於鐵網卓爾雄奇儼然孤貴故澂江一語可槩文集於元暉清夜一篇足冠詩名於子建是不必陸海潘江縱橫筆研宋風謝月合沓縑緗始足成一家之言闢千古之奥也若夫發揮塊圠之微指顧江山之氣尋常小草發玉臺金匱之藏酬應短章映芝檢琅函之色疇克有之則伯順篋餘有宜共欣賞焉者已伯順糠粃淵雲筌蹄政駿慮周藻密等平子之淹通文潔體清類賈生之駿發譬其毫翰風煙之氣狀鶯飛論其文彩日

月之光華迥著珊瑚架筆腴豐居江鮑之間錦繡塡胷綺縟目應劉之上爾其披文相質極貌緣情蔚蔚藻思掩映林泉魚鳥繽繽壯采昭回城闕風烟爾其思壯騰蛟才雄吐鳳黃金千埒耀青霜紫電於文場白羽横飛誇烏號緣沈於筆陣爾其鉅以彌綸區宇細或兼總隱微得明金翠羽於邐奇眾皆知寶列天球元龜於清廟世莫不珍至於分萬派之枝流以標深歧千巖之孤嶺以表峻正如滄溟之朝百谷太嶽之覽羣山若夫拳石株松懋於峽岬片雲孤鶴鏡於縠紋固何得譬此壓麗方斯澎湃也哉閼逢淹

茂之皋相州友弟孫含書



篋餘題辭

鹿公之集其名或以事或以任而不以文非無文也有其實而文隨之初未嘗徒以文也喻乎遂短韻高絃長聲穩自其質之所近性之所生耳豈人力之爲哉鑰性質霰冪日操純成未踰尺幅及讀伯順篋餘益信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言期適用不駭衆以爲高行期中情不違衆以爲是語其義則蠢然而不誣觀其辭則会然而莫及力除詐斧僞斤之習一返規仁矩義之眞文既具於性質而道不謀於舌觚佗而能奮斡而能旋小

可以咸瓢可以容豈潭潭賜賜者之可同日而語也郎公之餘乎人已視若依江之沱汜配月之庚明又奚必欲毫欲腐拈髭數斷而後爲文也哉甲戌夏五庚石子孫錀題於靜寄軒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五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蔆餘

孫君兄弟廬墓序

嘗讀古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遺事未嘗不掩卷興思聳心起敬人生幾何獨此奇行懿踪歷千載猶有生氣然古人也不可復作何幸當吾世而得之孫鍾元兄弟孫氏容城著姓先發其祥於敬所先生又再傳至鍾元繩其祖武鍾元之同胞兄崇我次相我最少弟思皇翩翩秀異無忝八

龍遘其先人之變相與廬墓終喪鄉閭遠近無論識不識見者聞者咸咨嗟太息謂孫君兄弟千古人也夫自穆叔論三不朽而以立德爲太上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德孰有大於孝者君家兄弟此舉淳發於不自已之心亦第以盡吾當日事何暇計千古然能爲當日者卽爲千古矣嘗歎士生天地間具鬚眉稱丈夫亦爲之而已矣不能爲所可爲甚且爲所不可爲甚者同禽獸行不甚者亦同草木腐故所稱當世名流大都褒衣矩步邊幅自持間取一二迂節細目無關綱維之事不切名教之圖稍稍點綴便翹然

以千古自許而未識其能千古不也君家兄弟皆以才名蜚聲諸生間鍾元君復未冠而領鄉書鄉人士亦嘖嘖歎其靈異然大槩謂聰明穎秀能成一世名不意其成千古名也卽不佞嘗一再識君家兄弟自謂知之繇今省之則曩之知未也夫漢世士舉孝廉至今吾黨人率以孝廉名之顧名思義獨孫君始無愧耳私嘗怪容城彈丸地而先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孫君兄弟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巨浸絪緼靈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徵書再至雲卧益堅靜修清

矣摯鷙不死竟死摯嵩椒山忠矣一盧六載孺慕終身鍾元兄弟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尹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政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尙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城有三仁焉不佞自愧曩之不深知孫君又未始不自幸生之得當孫君高風芳韻千載後必聞之興起豈其當吾世而失之

周景文制義敘

不佞觀政兵曹與景文同舍相善也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冈互媕阿態不佞私計卽未睹若人文意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不佞則其人之槩具在焉向之私計奇於射覆因歎天下事患不眞耳眞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模稜之術自托於時中之道藏頭蓋面千工萬巧圓轉滑澤而其本色遂不復可辨雖然世不乏冷眼卽以不可辨辨之矣景文居京師寡追隨赴尙書期而外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閒與不佞過談也蓋其駥然聲利得之天性惟扼腕時事浩焉

興歎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灑千古都從澹泊甯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焉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怪焉富而可求執鞭所願人自揣技能精覈孰與尼山而若欲求勝一開口一舉足不敢問己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枉爲造物笑耳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啟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景文就選當得司理一日過不佞適啟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崛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眞是眞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矣啟泰笑曰此生崛彊猶昔景文制義若干首自言同筆硯者爲殷汝亙子狷伯仲鄒盧王朱德升四君子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四君子者不佞亦旣耳而目之矣

贈李司城考績敘

李雲漢司城考績得恩命贈其父傑山公如己官母暨配俱稱孺人綸綍一時冠帔兩世榮矣夫國家鼓舞羣吏能其官者不難璽書寵之人臣展布四體以邀君貺不獨一雲漢而吾獨于雲漢三致意焉雲漢誠信人也余從孫國

重敝泰兄弟識之退而謂天下人盡若雲漢官盡若雲漢結繩之治不難再見雲漢驟與人接不能磬折戚施作刺刺語而久之其意倍親腸肺較然其司城用法寬而持己介事上極敬而恥非道之說雖居劇職訟庭常閒每談當官之懷賕弄法羅織周內齒切髮豎閒有以貧緣捷徑之說進者則謝不敏卽素托深交稱引世變江河與汲長孺之論積薪雲漢以有命辭吁亦難矣世局之不可破有力者且靡於從風列在下僚夫復何言以貧輕灰遠志以短步促雄心理有固然其無足怪而雲漢澹然漠然持之不變何為者耶使雲漢而猶人之視其官也者七情五色且以有因而旁溢無主而自行又安能澹然漠然已也雲漢之持此亦曰聊以信吾心也成與敗非所敢知其至以宦成荷國恩也則公論之不能盡滅而天下事之猶可言也因憶與習雲漢者居恒論列大槩謂雲漢於人無所不宜惟不宜於官而今何如哉自持論者分官與人而兩之因襲既久已如一成之案既分人於官之外遂駕官於人之上復溷官於人而品人以官余髮未燥卽耳此論而心非之每求一人焉閒執持論者之口幸有雲漢也然亦已難

矣是役也於雲漢不爲分外惟是當今之世以木彊之人
而亦得考績稱官成使論官者不至全遺人而釣下趨上
窺瞰迎合未必爲天建地設不易之矩則雲漢其左券云

贈恒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子輿氏論人人之深主仁聲而奴仁言言自己出聲自人
出己實有口盡千載於一言何難者人亦有口夫其口衆
我寡數不勝也他日論恭儉之實痛黜夫聲音笑貌聲音
笑貌總之所謂仁言也俗吏情狀刻畫盡矣余每與啟泰
盱衡宇內歎民生之不易而太息於仁言仁聲之一語退

吾生也晚徒從蠹簡仰漢吏於希微邈杳彷彿疑似之間
不意乃得之於徐使君使君治容不數月即有聲余猶疑
俗吏新政局面也已而聲益噪遂心動蓋至於今而君之
聲集於余之耳雜沓重復不可殫且就人之口得人之情
其感使君恩口出不啻且感生愛愛生憐憐生過計反覆
於不能已展轉於不必然蓋使君之爲容至矣杜請謁絕
苞苴問理徵收之閒如冰如雪日惟求所以便百姓者竭
力從之相沿積蠹次第剔盡民即欲求費一錢而不可得
且也旌節義獎恬退恤若敖之餒鋤惡璫之羽高誼深心

每入人意中又時出人望外容人士戴天履地居恒相謂使君愛民過厚治民過勞持操過苦民肥矣君得無瘦乎獲上治民宜尼明訓世局日變誰能於常格外待豪傑者君之拮据專爲民矣獨不爲官乎是言也愛使君非知使君也智非不足愛之過而智爲掩其恐恐於獲上之不易非爲使君蓋自爲也而使君今固獲上矣繡衣皂囊爭先推轂容人士可無庸過計爲矣然豈直容人士無庸過計也天下之冠進賢而綰壘綬者又何必過計爲誠如巧宦者之說謂獲上別有道於是爲官爲民若冰炭之不並立

並則戰戰則告敗者不問而知其所在剝下似狼媚上似狐走朱提於密室而閭閻若掃至有謂入仕途不得不投絕交書於此心尚可言哉閒有不能頓負初心者乍王乍霸忽主忽賓當其所窮本色立見反不若純負其心之蓋藏密機智熟足以僞定一時也耳食者不察遽指爲口實以伸其爲民不宜於官之橫議此杯水車薪之說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繇徐使君觀之彼何嘗以獲上之念雜其治民而竟以治民者獲上則天下患無眞爲民者耳爲民卽所以爲官徐使君其證也故仁言仁聲之肯得使君而益

信而治民獲上之案願從使君一翻之宣尼謂治民必先獲上余謂獲上必先治民老吏舞文能翻一成之案使君治容吏無敢舞文者余之翻案因啟泰以質諸使君或不以舞文論也

贈李茂林敘

尼山思聖而遞歸于有恒他日稱引南人之言而善之余合而思焉則作醫者必有作聖之心然後可爾蓋天下事最不利於巧人人巧則變局多爲人之意外若真而心未必也爲人輕則計算少好淺嘗而不好深入苟且其術自足其智且急于潔已之名而重于實已之言潔已名則袖手實已言則幸災故恒者作聖之心也而作醫非此心不可余閱人多矣于醫中得李茂林余嬪病頻危茂林起之母夫人病復藉以起余因常侍茂林而得其爲人之深眞有作聖之心者也蓋余嬪病積數年經數醫至甲寅勢遂劇他醫皆委以去聞茂林名于郭爾祥迎以至蓋計無復之不能坐視姑盡人事耳茂林一診許以不死他醫聞之傳笑卽余亦未敢信而不忍疑也起伏變化病者之症狀與治病者之作用俱極人耳目之所未經而意想之所不

到當其變化時余亦意恍神揺不能控揣惟舉以聽之而竟藉以成功相知者共詫其神異傳為奇事然余至是而有感於醫之難非徒為不識病者難也即識病而用藥之際稍失先後着不可即不失着而病狀之方正忽歧病勢之方減忽增儘足以顛倒醫者而亂其計即醫能不亂而主人寧保不駭天下寧有討虜心不穩而赤壁可以鏖兵者是役也非余娟之病不足現茂林之窮工極變巧奪造化而非茂林之得竟其長亦不足以起沈痾而間執他醫之口使茂林有絜其名之心亦不肯以盛名之下而殫力于他醫所望而卻走之病至是則爾祥其子桑乎與人之壹秦伯亦欲分功矣非真分功也蓋以警天下之任醫不專而自敗乃事者茂林醫既蜚聲而日伊吾素問且問業于數百里外之周氏是豈不情之挹損蓋為人之念真欲窮造化之奇所謂有作聖之心也人心惟恒乃實而痛癢切惟實乃虛而自用黜茂林茂林進乎技矣茂林不欲潔其名而名益鵲起迎者無虛日所至奏效遠近沐其澤高其品如出一口丙辰之春當事者嘉其行業予以冠帶親知爭以為賀而余之言若此

重陽後明寰齋頭讌集序

明寰天下英偉開敏雅士也早列膠庠屢膺勸駕既以數奇殘成瓠落而氣能內守志未中灰乙卯學使者比諸士奇明寰文拔高列儦之諸相知過其門而大嚼之時值秋深白雲浮座黃菊迎尊主人客鄉拓落之懷更與高潔之景相對也一石一斗量各自盡卜晝卜夜與猶未闌酩酊强半諸謔百出則有一夫正襟危坐昂首伸眉爲莊語以止眾譁其言曰名起于實事成于志觚之不觚尼山增慨士之不士舉世若狂士品有三誰鬬其上山成一簣誰敢其端吾曹周旋有年矣請勿論聖賢影樣只簡自己肺腸且勿論世局行藏只對生來面目天地生成國家作養有愧無愧自知之耳故士之自負也即遊庠時而已然士之負國家也自食廩時而漸甚至於肉食遺譏覆餗有戒則其濫觴耳盱衡宇宙扼腕江河其庸庸者指聲色臭味謂性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朽其皎皎者竊堯舜周孔之論翻雲覆雨且爲天地罪人當是時談鋒太厲滿座斂容醒者解譴者止銀焰輝煌中不覺秋色襲人也則又有嗔其減興而讓之者曰子言誠善然讌會非伊川之座且身非

伊川而襲其口模擬總眞祇成優孟請子閉口吾黨開樽夫夫顏汗語塞麈尾不揚明寰意不忍也進夫夫而慰之謂衆曰天下事有不必相同而不可相非者則今日之事開樽揮麈兩存無害也因並述之

贈嵩菴上人序

嵩菴住永傳時余與杜季子頻過之談竟日不厭余兩人不諳無生法居恒談柄在有心人三字蓋舉世滔滔大抵失其本心本有者無之本無者因有之耳嵩菴不以爲非無生法出語佐之且謂於無生法亦不稱謏也嵩菴戒律綦嚴其持論雅不作張大語而尋常世法所爲無害者若將浼焉耿介自喜蓋其天性云余一日謂之曰若恨不儒冠耳是足愧柔腸繞指敗類亂羣爲尼山罪人者嵩庵逡巡謝謂衲子何敢知尼山竊有感于雪山之罪人也考宗按派辨機論緣折蘆再東難屈其口而合之于境篳豆動心偶獲依傍亦非本色能以淸明一念正對雪山未易許也予聆其言益重之安得夫夫居屬目之地以其愧雪山罪人者並爲尼山罪人愧乎會僧錄久無主者嵩庵捧部檄而涖之主教非能重嵩庵實以嵩庵重也故事主教者

于眾招提第其饒乏而蛇虎賦之即極荒落劄館粥以應逮嵩庵受事為之一洗人稱創見云余因與季子歎天下事還須有心人為之何道不可作人何事不可自見如離心而論道千載上下治日少亂日多獨非堯言禹步崇之耶願與嵩庵盟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道不期同期于各不為罪人也已矣斯言也無心人之所不喜然余原不為無心人說也

建胡芳宇父母祠疏

竊惟扶輿有正氣開晦冥于一方崇報自公心奉明禋于

百代事屬盛舉議協輿情故邑侯胡公千秋冀品當世偉人天于河洛產英雄民向范陽識父母追憶下車之始適當大壞之時銳意擔當不辭勞怨才敵八面守空一囊禁衙役之追呼革富民之供應省驛遞則一夫一馬不作人情寬鋪家則一桊一羹必用市價去催頭之擾而花戶遂免侵漁嚴盜賊之防而閭閻夜無尨吠肥民瘠己兩目欲枯蠹弊剔奸寸心幾嘔均攤以變墩夫之米而安堵千門設處以賑水潦之民而生春萬竈問理則恥談紙贖徵收則絕意羨金批決一朝而案無宿事番休諸役而庭有餘

閑澹薄自甘往來之餽遺盡謝威儀極簡經過之雞犬不驚旣矢志于澄清更虛心于採納培養士氣繩督考課之文轉移民風申明齊家之律重繼絕之義則若敖之鬼不憂除武斷之雄則吞舟之魚不漏至當大節尤見剛腸百折必東一官似葉但欲爲地方砥柱何知有身世風波撥亂定傾兆已行于期月批郤導窾成可望于三年誰知萎歎哲人詎意運厄陽九河山莽莽堪悲任事之魂風雨瀟瀟想見憂民之淚明德遠矣生氣懍然赤社億萬家傳聞父老琴堂二百載僅見神君志未盡酬天不可問然丈夫不朽原非論年直道猶存惟思報德各隨力量共事經營諒響應之如雲期功成于不日

公祭范一泉先生文

嗚呼先生氣毓貞元之才之品居鄉居官雲霄一羽力障百川書香奕葉子桂孫蘭月旦高名體受歸全有一不憾況其能兼某等明知造物之修短有數明知至人之來去倏然明知朝聞之可以夕死明知小年之不如大年而乍聞凶訃以爲妄傳審眞失措有淚漣漣恍惚驚怪欲問彼天爲淫爲善自媸自妍誰縣其鑑誰秉其權茫茫宇宙紛

紛懦頑人稱禽獸謚在衣冠而無行者無恙靦顏者駐顏偏于先生而不久延于此何隘于彼何寬既稱視民視而聽民聽胡為壞梁木而頹泰山嗚呼學之不講從風倒瀾聲色臭味爭謂性焉巧宦是榮捷足爭先一言以蔽在多得錢縣車人里宮室田園牙籌自持李核有鑽以翼傳虎其食類蠶習俗移人何論豪賢做人兩字誰啟其端崛起先生鳳翥鸞騫盱衡千古立幟中原和光者或詫其異窺豹者或議其偏而神以撼搖增王骨以鍛鍊益堅芾棠中土鎖鑰邊關清風兩袖行李一肩負郭幾許半為義田不見諸侯幾于踰垣濟人困厄大類解驂接引後進意念拳拳某等躬逢杖履得見一斑或朝或暮或伍或參望龍門而投止恒竟日而盤桓或論立身之坊檢或策當世之治安蓋反覆而不自厭則先生之不憚煩且也蓬麻有主桃李無言先生之明明立人鵠者在耳目之表而先生之隱隱係人望者在志氣之閒蓋吾邑之風俗至先生而改觀事不必徵色發聲人不必識面接談聞風與起自為變遷天胡不憖奪我指南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儀形既邈趨步愈難朝于何往暮自何還勤憑誰勵惰待誰鞭言之泪血

念之辛酸蓋爲世道抱無窮之慨而豈徒憶從前相得之
驩嗚呼幽明一理人鬼一緘先生雖往生氣懍然某等覊
眉自照肝膽猶懸生平矩誨奉以周旋共將一點以報九
原英靈不昧降鑒几筵

祭范先生文 代賀中虛

嗚呼先生而棄世耶先生之才品橫絕其誰不仰先生之
關係重輕其誰不信先生之厭棄賓客其誰不慟江河未
返砥柱忽失則爲世道慟推轂方殷陽九遽厄則爲朝廷
慟歲星既殞大用不究則爲斯民慟彬彬逢掖誰爲盟主
則爲斯文慟雖然此皆爲天下慟也某亦天下中之一人
也既隨天下而同其慟復就一人而私其慟先生何私某
亦何私惟是地天共戴雨露或偏施者即出無心受者不
能無意則某同首魂銷捫心淚血外天下之慟而有一人
之慟且某一人之慟尤異夫人之慟嗚呼先生而棄我耶
先生鎖鑰雲中先君實在下風深蒙盼睞過賜提攜如涉
川附舟行夜遇燭方圖摩厲以謝知己乃二豎之疾不起
一劍之外無餘周旋措辦總辱先生且撫遺孤且計長久
先祖母大事並藉克襄而抵今具朝夕以自存者誰之賜

也紛紛世態容容面交薄若秋雲泛若萍水風塵之中誰司物色急難之際誰任憐恤先君何幸而遇先生杳杳遊魂不委窮荒之骨煢煢弱息猶識弓冶之遺先生大造吾家未易一二世數也先生固不望報先君又未及報某承先業努力疆埸欲求所以報而中道摧壞負慝辱身深愧其不能報即奮翼興思長歌伏櫪猶望其或能報而天不慭遺萎我哲人遂終于無可報苟吾父而可死斯先生之可忘今日何日今夕何夕既不能于地下贖吾父何復于當世失先生音容可想精爽何之是某又喪一親也且也某苟有以報先生即所以報吾父逝無復挽之理恩無再報之期從前有待之心徒成虛夢以後無窮之恨莫解終天是某今日又真成其喪吾親也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天下之慟固分爲各人之痛而某之慟不尤異夫人之慟哉修短同歸難移者數幽明可徹不晦者心某也不才寸心猶在倘乞靈于啟囊期吐氣于桑榆嗚呼先生豈真棄我耶

祭徐烈婦

嗚呼噫嘻烈婦之殉夫也八日不食其志何堅從容引決

其意何閑神色如生其精凝而不散蚊蠅退飛若有物之使然夫死生亦大矣所天既背保無内遷念前既已計無復之慮後又可援同自寬孰與堅從一之義而獨能破死生之關舍生死義丈夫所難高論詩書若箕之冠負君賣國不可勝言烈婦所習井臼所職桑蠶有何講讀有何師傳而視死如歸含笑九原烈婦鐵為情性石為肺肝其從人於地下似俠其倏然於來往似仙惟此三綱立地經天惟此一死砥柱迴瀾想浩然之氣雨鶩風鞭白雲素節縹緲蹁躚結為不朽光彩常鮮某等親炙節烈鬢眉自慚欲抒仰止敢薦蘋蘩

張時庵父母入名宦呈 代

呈為申公論以表循良崇祀典以快輿情事竊惟經世有遠猷澤不與人而俱往斯民猶直道論且以久而益明舊邑侯張公者品重千秋才絕一世當下車之始正極敝之時經界之法壞於兼并之豪詭寄之謀成於上下之手公深心綜理銳意肅清籍四至則冊立魚鱗定三壤則躬行畎畝摘其隱占痛與繩糾奸究絕影乙射甲之文貧甿免地去糧存之害至登民數尤破常規檢覈到而里胥失權

增減宜而饒乏戴德奸民以從軍避力征公嚴正之重輕
易舉而丁糧減戶口以不均成偏若公均齊之益寡裒多
而徭役平論其徵糧全不染指照市價平收恥談火耗還
大戶支解寗問羨餘瘠一己以肥萬民持大綱而捐細苛
庭無留牘野無吠尨防範吏胥而吏胥不挂物議箝束佐
貳而佐貳賴以超遷玉女于成寡民之過復念植禾者鋤
其稂莠去惡者絕其本根里中大猾粱一鵬等魚肉鄉曲
掓制衙門既發其奸各置之法中猾以下鳥散獸驚閭閻
之中天清日霽黠吏劉得殿輩刀筆之雄慣於狎主而廳

鼠之技窮於神君傳以爰書投之獄當是時衙門內以
為夏日衙門外則以為冬日在君子以為道長在小人則
以為道消蓋各村落之情形得於親歷而熟嘗之際眾子
弟之暴賴諳於目迎而心識之餘每折兩平必參素履自
非長惡桀與從寬若夫作人文而賢書接踵至今神其品
題新孔廟而闕左不煩當日高其區畫風裁誠屬僅見懿
美難以悉陳則公之大有造於容也竊思寬則民慢欲則
不剛大壞之餘非創以霹靂手根株之掃蕩固難極嚴之
法非持以冰雪腸讒慝之間執豈易惟公猛從寬用威自

廉生從前論者謂至張公而乾坤之混沌始分從後論者謂自張公而樂利之昭垂不朽功德既貽諸永賴報崇何稽於明禋呈乞仁臺採可據之公論闡既遠之幽光請以循良祀于名宦則盛典不致久虛而輿情得以大愜矣

與劉仕沐大參

恭惟老公祖古道範今誠心動物字下二十城鈞沐休光而敝縣尤稱再造誰人發難横弄風雨非遇老公祖范陽終長夜耳其初胡令持閩縣之公得老公祖主之而士類免於羅織其後閩縣持胡令之公又得老公祖主之而循良遂其明禋綴急控愬如赴慈父朝夕憑藉如倚泰山而今榮擢以去此在廟堂用才歟歷南北原無成心獨以金臺多事稅駕未卜軒車行矣士民奈何聞命之日且喜且驚亮老公祖亦必曲體而俯憐之矣某竪儒也以敝縣公事兩叩臺端謬辱國士之知今以倖捷旅羈都下不得從鄉人父老共事攀轅私衷惻惻如有所失也仰體清嚴不敢他有所具以溷行李惟是道隆一代望冠中朝天有意終惠畿南開府眞定屈指閒耳感激之私非言所盡臨楮南望不任神飛

答范景龍

得足下所以治瓌者而躍躍喜也讀書男子南面親民甫下車即舉地方相沿大蠹而去之若脫轉盻之間乾坤頓改彼瓌人士感深望外且驚其從何處得來而無愧爲瓌縣令也者固無愧爲范先生子也者是役也不負天子爲忠於君不墜家聲爲孝於親而二三知己生平期許不成畫餅也爲信於友大約天下之大手段從真肺腸中得之欲則不剛千古明訓吾輩一文不愛何事不可爲者足下既透此關批郤導窾游及有餘矣惟是世變滔滔黨同伐異任重道遠謹始慮終往常書本生活到此躬行實踐別有光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愛莫爲助則有先勞無倦之言在足下以爲何如


農曹草序

伯順初主農曹政若有慨於上下之不達者而諄諄乎為大同守詳言之且舉史評賈傳曰通達國體及夫子以從政許端木賜者為言余嘗閱釋達者曰通曰決又曰從水入水曰達余即以水論達濟川者不以波留通之說也浮家者不以淺膠決之說也往在顯皇帝朝上與下相隔中與外相否才聚而上謂之升而反拔之野財散而下謂之渙而反壅之朝此其弊在無以決之遂以不通成其不達久之而不達者無終以不達之理亦不必有以為之疏瀹

而自達焉則其達也殤之潰也非絡之經也隄之決也非涉之利也不達而達之害所以為甚今天下上下中外習為綜核以疏瀹其誕謾非不曰決所壅以宣所鬱也而綜則傷細核則傷刻未究附上以作忠剝下以為能甚或賢者梔格不得念民不肖者又甚或藉以為墨究亦以不通成其不達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和也樂也莊嚴也端也和則非𢿋樂則非慘嚴則非酷端則非瑣非𢿋非慘非酷非瑣而上之澤下究下之瘼上聞國計運而不積人心邕而不抑天下同遊于九達之逵十達之馗無

蹶步矣即以之而汎萬里驚濤以涉沐日虞淵浴月濛虞之地亦奚不達哉余於是而味乎以水入水入之言達何其切也夫世之不達者皆以不入也不入則一體中手足有名功之抑搔一室中爾我有异情之笑語上與下以不入而路歧中與外以不入而路劇歧則分分則一源之達難應也劇則雜雜則棼委之達難竟也不入之害達也如此而入焉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達也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止亦達也何也入則即達矣余讀伯順論達語遂臆為達解伯順夙負練達之才出而膺特達之知以其道兼

善天下天下望之矣吾知以視端木賜顧後來者上也鄴下孫含咸若題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六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農曹草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一本為漕儲立等入倉巡視尚稽俞旨三懇聖明卽賜批發以襄軍國大計事雲南司案呈照得每歲漕糧抵壩入倉全藉憲臣以為彈壓都察院題差王御史本部兩疏題催未奉俞旨見今漕糧齊集通灣巡視萬難再緩呈乞再行題催等因到部臣竊惟國事有重

輕勢有急緩使事非與緊臣何能裝點本輕者以爲重使
時尙可待臣何樂張皇可緩者以爲急而數百萬漕糧之
爲國家大計皇上之所素晰也巡倉御史之爲漕糧重寄
皇上所明知也巡視缺則抵壩者不能入倉又皇上所熟
諳也據臣一疏再疏已無未盡之辭至於再疏復爲留中
而漕糧遂雲集於通灣矣院臣亦念事勢既迫具疏以催
蓋與臣切同心之憂爲協力之請薦目引領望明旨之一
允而猶未得也前尙謂按期入倉今則立等入倉矣前尙
謂命難再緩今則已屬既緩矣舳艫相接如鱗如蝟盼盼
焉冀旦夕收納以結經年之局蘇萬里之勞祇爲倉臣未
奉俞旨停泊波心翺翔水次唾手可完之事稅駕無期拊
心暴露之處息肩何日此臣之所審度情形而深有慮也
且事失常則奸宄乘日持久則屑越滋前止慮耽閣呰窳
之中釀插和侵漁之弊而今則弊不止此院臣所稱漂沒
可慮燬壞可慮頭幫既壅後幫盡壅可慮者語語切中皇
上靜言思之必有惺然得其故者不待辭之畢已夫先事
無入猶待臨事臨事無入更待何時辛苦粒粒實耗於當
入不入之餘困窮嗷嗷望穿于將得未得之際計出無聊

抑且奈之何哉當是時縱不念物力當念人心縱不慮事體當慮國計又臣所中夜思之徬徨而不能寐者也夫巡漕巡倉事屬一體乃巡漕受命半載而巡倉停閣至今題催至再天聽彌高收者無人運者誰歸使漕臣之半歲勤渠者祇付諸水濱不得及時入倉濟公家之用得無于亟命漕臣之意或相反乎臣于此事至三爲補牘而辭益重復情益急迫非爲倉臣爲漕也亦非爲漕糧爲國也皇上洞悉國計斷不謂漕糧既至可不入倉斷不謂漕糧入倉可無憲臣則巡倉御史之命是豈容暫緩一時姑待明日者耶伏乞聖明深省急務速渙允綸命御史王象恒即日受事其於軍國大計非小補矣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代李大司農

天下事總于六曹六曹誠職其總矣而自其各爲總也又職其分曹郎受事又各就所司而竭精力以從之敢問職以外哉然曹郎之能其職者率徼天子寵命出視郡事郡無論煩簡總宇下諸城而南面臨之抱案之吏以次稟成蓋六曹之事具在焉夫以曩之兢兢職分猶懼不給者至是全而付之不虞其難勝而曹郎出守亦往往以功名自

見人不得以不習倣也此其故可思也尼山就誦詩三百者恨其不達于政他日與康子論從政而以達之一言爲端木子許則天下事若以其局錢穀兵刑緒別派異惟就局而繹其端于何來委于何竟互爲主客密相經緯一局之中而全局之所爲備達者自能辨之耳故達之一言其機在呼吸一氣之中而其用在果藝諸長之上史臣之于賈洛陽曰通達治體是可爲知者道也張君起家進士釋褐授廷評以讞獄廉平晉地曹郎余與共事借箸之餘動中郤窾及司倉庾共推明允庶幾孔子之所謂達者余方

借其心計共濟時艱而今且奉命守大同夫大同與口爲鄰所稱京師後門也則守視他郡尤不易天子注意北門愼擇鎖鑰非得達如張君亦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然余又非獨爲大同快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此作而彼不應郡與部不相應也邊與腹不相應也吏與將不相應也兵與餉不相應也其事一主誼比同舟豈其盡出挾私而故爲枘鑿彼固實不達耳人而不達不知其可而尤不宜于邊郡守文吏也而與將參居所治者民也而與兵雜處邇來武備之弛不可問而徒以膏血飽無厭之口腹屯鹽之法

不可復而徒以歲例求如洗之太倉不有達者以處於其間則奉行與考成不相應而扞禦與守衛不相應國事何賴焉而幸借張君以往也不應之患吾知免矣故士君子患不達耳如其能達則自地曹郎而出守其作用當別蓋合邊腹兵餉將吏之要領無不備於地曹肯綮素嘗一局而了全局之用威望風采且視分司時更倍矣則余之深有藉於張君亦更倍爲曹郎時也

故嘉祥縣知縣警愚馬公暨配盧孺人墓誌銘

吏治之壞大要苦資格之易拘憂公論之常晦繇是實其人之可爲者而尤其天之未定者志士熱腸强半灰矣警愚馬公非孝廉起家乎又非位不[illegible]才伸不補屈抱恨長逝者乎何關西之政媲美漢庭且不然之灰尸祝轉切也公舉於鄉以己卯筮仕同官以最遷矣而以蜚語謫一署汲以賑饑聞再署密以振廢聞薦補偃師革倉吏之鋪墊除交界之送迎歲省無算未踰月以艱歸服闋補嘉祥二十日而沒故惟在同最久治狀最著入人最深嘗得交于伯子濂仲子潔悉其槩公有大造于同非別求利之去其害焉者而已同舊徵糧催以十排侵欺擾害而糧益逋且

上嚴爲提絕絃以應刑煩民急假貸求免令豪右收息逾
月倍母公去十排限民自納提者旁午具民窮以請曰無
官猶可無民可乎上官心重之稍稍聽公糧遂報完滎及
所生此同官百餘年僅見事也滎同二水合爲城患歲一
修之額派麥三千六百石公念患無已時起隄抗水使不
復西額派遂除植隄以椰且成官路民碑之曰馬公隄志
永賴云秦府酒瓶取給於同歲差四校尉橫索無度公至
而校尉以故態來公杖之以橫狀啟王且請縣自送不勞
差也王感悟慰勞公費減十九矣同民貧而役煩公革大

戶斗級司兵民皂快六十四名歲省千緡事亦舉集至子
窩竊公行孫承恩九家爲之魁公召面詰與之約一人中
傷則九人立斃耳九人崩角丐生請得自新闔境帖然公
在同五年釐奸剔弊瘠己肥民絕無一事不爲民而自爲
者徵糧嚴禁多收傾解總付大戶或謂公貧可藉羨養廉
徒入猾役手何益公謝曰官有常俸何貧也多收有禁羨
能幾何與其割人肉充己腹無甯本地錢贍本地人耳時
守西安者曹楚石璜雅重公之爲人嘗書公號于屏曰眞
君子公再舉卓異尋擬內召未幾陞練兵同知復以直指

某論劾謫河南簡較蓋耀州鄉紳某實中之某佃同地百七十餘頃而不稅公以法繩之某陽謝過而陰修郤會直指爲所善友遂以一例徵糧劾公先是同官之糧夏秋驛站廩祿各其田公謀曹公條鞭之而田大均及坐劾曹詣直指白其狀直指尋悟然奏行無及矣公離同之十四年同人建祠立碑祀學宮且移文定輿若曰爲同之眞名宦也者是卽定之眞鄉賢又四年更于西山高敞創大楹以鑑空衡平風清月明書其額歲時祭焉蓋公之論至是乃大定聞某鄉紳已餒若敖矣公得陽明之說于徐獻和先

生尺寸取則焉自奉極儉而好施予塾師尹翁生有養死有葬親友困憊賴公遂其婚嫁者不一而足里居遇歉轉貸五十金濟之及其當官爲民請命不避彊禦而尤加意人文持其師說爲諸士講解諸士興起文明其地嘗聞同士不登幾六十年丙午售者卽當年所首拔也優免閭庠實以二丁李維亨等數人貧不能娶代爲具幣馮生光昇廬毋之墓歲給銀米月三視焉謁姜女祠嫌其不聳創宇樹碑且入祭典其重名教崇節義又豈可爲俗吏道哉蓋得於學力深矣公名鐸字振之譽愚號也以嘉靖丙午生

萬歷癸卯卒得壽五十有八配盧孺人有閫德公之樹立助不淺焉後公一年生後公十一年卒父雲路以公考滿封文林郎母毛贈孺人丈夫子二濂潔皆庠生各再娶爲紀爲向爲楊爲田女一適牛化麟孫男五櫟娶龔繼李楠娶薛如飛如皐秋魁向幼孫女六配許國瑚薛士瓌庠生李渻范士楫二未字鹿子曰余總角從先大父壁屏間得公之體貌彼時顓蒙不解所抵掌者何言第見賓主之驩然相向若各有得也及齒加長稍涉世思奉教於君子而已不可得乃讀公之狀而論次之夫治民在去害知之待

中智哉然口談身任難易懸矣內有不能履之腹外有不可返之勢愛一錢者烏能爲公所爲即不愛錢而不能不愛官者又烏能爲公所爲問執若資格憂公論者之口而翻其案則有公之行實在余既爲之誌復系以銘銘曰公困貝錦吾以咎人公困尸饔吾以咎天然論天道者原于既定而稱不朽者非以引年彼無噍類公有桂蘭彼腐草木公亘河山吾反覆于彝槼禹稷之論而信恢恢者永操不漏之權

沭陽知縣泰宇孫公行畧

公諱重捷字聯芳別號泰宇徐州公三子長重振次重揚
公其季也幼有慧質未弱冠即指掌千古及昭代典故識
者覘其遠志每試輒冠諸生名嶽嶽起已而屢困棘闈人
代為侘傺而公無幾微見纘學不輟乃以丁酉薦鄉用有
階益自發舒是時公長子可甲已露頭角公自課課子深
居簡出下楗篝燈丙夜猶熒熒也遠近親識居恒稱人倫
之盛必推公父子隱然為一方重可甲復舉于己酉鄉邦
口實三酉堂不啻膾炙蓋徐州公之領鄉書亦以前己酉
云庚戌公父子俱上春官見者聞者指為威鳳摯雛名動

京師而可甲一夕暴亡公自是於邑不自得歸嬰危疾稍
間癸丑謁選得沭陽任未幾疾復作卒于官余知公久悉
其行事服其德器公素性嚴重非人不友頗得簡貴聲而
持守典刑不失尺寸物望都焉丁內外艱杜門讀禮稻錦
不御伯兄病侍榻前晝夜不解帶人皆感歎子姓蕃殖不
無參差得公一言人人意消終公之世無扞罔者當時亦
不自覺今且動事後之思矣同邑陳公可成任宜陽歿而
無嗣室人不給朝夕孫公奇逢方議為立嗣而苦于難合
公力贊之捐貲以從其事遂成邑有橫璫與同袍某相搆

當事者爲公舊知而人以公先有小嫌意其難之公毅然曰袁絲變色李膺抽戸此其時也何問其它爲之周旋不遺餘力是豈可以淺深測哉公方盛時稱天下事未可量蓋揣摩簡鍊已得要領時爲親知借箸無遺策邑中制作多出公手蓋邑令重其爲人往往就公決大疑又以公不私謁無從借手報也頗抱平原之憾矣據公之遠志績學若天有意者使竟其所長當非小補乃困至中年猶未脫諸生即牛刀小試而猶奪之速天可問哉沭陽席未煖病遂不起然聞公始至淮安守詹即以查鹽務命公力辭之

素操亦見一斑矣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日卒於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配何氏雄縣何御史□□女先公一年生後公一年卒長男可甲已酉舉人娶新安督憲副學畏女嗣孫紹宗次男可第庠生娶商河知縣杜濯女又次可登俱早夭無嗣長女適雄縣王孝廉夢桂男庠生王孫欎次女適新安縣選貢甯公擧龍男元弼其先世系載在徐州公誌中

孫對楓孝廉紀實

君諱可甲字□□別號對楓沭陽公長男生而穎異童子

時下筆千言觀者辟易十四遊庠十七食廩二十五舉孝
廉君好學得之天性從沭陽公扃戶理業燈火雞窗無論
寒暑非出就試罕見其面每試無不第一者同儕心折卽
背面無異辭而君自視欿然繇是心折君者不獨以文辭
也君既以世家子負重名德量春溫風格玉立覘君之出
者無不群然追就欲接一言己酉舉主爲桂公紹龍桂公
愛君甚于廣坐中遍贊賓客當是時卽皮相者亦期以公
輔乃未入闈以暴疾逝嗚呼天哉彌留之先沭陽公夢登
山頂有精舍供帳甚都微聞欲以招君者猶憶壁有錦文
曰瞻依徒切覺而語君君意不懌不數日卒妖夢踐耶然
君童時未及就塾師其師夢部郎投謁心異之詰旦而沭
陽公以君至師大喜告以夢爲後日券何獨不踐也君以
萬歷十三年九月十七日生以三十八年二月二日卒得
年二十六歲配管氏新安縣管憲副學長女嗣子紹宗

同啟泰祭貢生母文

余之知母則以正卿余初聞百里之外有父沒而廬于其
墓者因以得正卿之名每咨嗟感歎異其爲人而復異其
所自生既而有客造門端慤凝重執弟子禮以見者則卽

昔日所聞之正卿正卿北面致辭則云奉母之命負笈而執經北城之風和兮籠以入袖西江之水清兮取以濯纓兩人復咨嗟感歎旣幸識其爲人又深信其所自生自愧其無能爲甯馨之補益不堪對阿母之深情愛此人瑞懸綴休明圖將松柏以祝遐齡忽傳凶耗云母考終聞而錯愕審而涕零嗚呼千秋懸鏡萬類提衡人理所恃以長存者親與子之慈孝人力所不能强致者生與死之哀榮爲懸爲淑子之材原自母鑄爲芳爲穢母之名還自子成仙郎行誼領袖章縫夫非盡人之子而獨以孝著稱綱常生

色月旦蜚聲以此名而還致之母自可以布衣當文繡以菽水當大烹人莫樂於生而爲賢者之母死亦復何恨予九京余等誼忝通家情倍于恒布詞陳奠有淚縱橫尙饗

寄周景文

癸丑之役抵家晤舊必以兄爲談柄每自詫有緣天下第一流爲我所得今秋謁選會徐春宇年兄得聞兄設施風采踴躍欲飛感慨用壯亟歸郎與啟泰道之以昔所見合今所聞想像棐視一官爲民請命勃勃情狀弟卽弱骨兩腋習習矣固知事原可爲人在自立獨不得如兄數輩布

列樞要耳何難太平哉因沽酒相慶大醉酣歌適値雷雨聲勢相抗當是時旣以雙眼自雄復以熱腸相對誦唐人海內知己天涯比鄰之句逌然神往眞宰有靈或當飛入兄蝴蝶夢也入事蝟集未暇詳書慶幸之私直道其大意如此借徐兄轉致之寒温起居恐溷吾筆惟有心人自能解耳

與袁滄孺

某何幸而筮仕之始奉教大賢憂積蠹於攢眉列嘉猷於指掌某卽腐儒自謂有心儻借不倦之教畧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鹽政諸書面許賜鈔祈發一本尙容續請

與范景龍

入京來千態萬狀何可言然亦何足言惟是刪零存整有可以報范陽之相問者一事曰袁邱君細講職掌也九邊鹽法本司實掌之鹽法壞而邊餉空有味乎袁之扼腕也尋端緒於河決魚爛之餘運經晝于捉襟露肘之日眞一片有心人何幸當吾世而不失無意相遭有奇盡吐弱骨增壯竅啟漸開異日或畧有樹建是未可知也老先生無

窮期許耿耿九原儻亦聞之而色笑耶茲以風便附寄數行鹽法諸書大費鈔寫蕭經如暇暫爲借用鹽書抄畢即令囘矣恃愛敢瀆或不爲罪乎復有一快事連日聞話周景文者數人皆以爲當世第一節推生有寄景文一書兒子錄出并呈

答梁自明

術素文章有味乎兄之明賜也弟即不才勉強從事自謂于此意味尙未全失故披閱摩娑頗無愧色吾兄治狀表表東秦凡在同籍無不慰藉矧如弟者又在未遇以前別有臭味耶長安套數總成傀儡感吾兄不以常套待我如昏悶炎蒸中忽遇清冷之風肌骨冷然頭目欲醒矣走筆小詩以當雅愛吾兄於鳴琴之際令童子歌之當有白雪霏微與使君素節相傍也廿載同心千里如面弟字畫潦草取其率眞不欲假書吏手即兄再惠德音亦祈信筆揮併脫小字楷書之套塵外交情當如是耳

贈友

生自許癡心每向風塵憐傀儡愧非法眼幸從萍水識英雄仰劍氣以低回望玉光而歎息雲龍風虎自有其時薪

桂米珠那堪作客欲顏生於壯士敢芹獻于野人竊比擾餐無勞歸璧

東友人

敝止新移奉迓舊雅席不開坐品不多設意以儉而存眞會因晝而卜夜不敢具柬先此傳單懇祈不棄晝一知字於明日午後連騎同臨賓主相忘醉醒莫問任他樓頭玉漏漫自來催提起洞口桃花肯教貽笑

寄社中友

昨諸友遠來比時忙冗未獲從容伸敬且感且愧及馬首欲南生有區區未盡之言難於面告特以尺素布之萬惟虛受借光不淺蓋聚星一社頗爲人口膾炙郎生所藉諸友以重者甯直雕龍繡虎之詞章黃甲青雲之名位唯是言有壇宇行有坊表往常所與諸友反覆而談者期無相負區區癡心不自揣意謂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乃乍聞宋蔡二友酒後反面酒醒尋仇此不引咎彼不釋怨吁嗟有是事哉講學論道之朋作攘臂裂眦之狀壞自己之行止借他人之口實何不思之甚也過責速更人宜自反防維漸棄長此安窮二友于此宜各以夜氣破彊陽同盟于此

宜共以旁觀正當局而生模範不端積誠未至及門且不見信對世祇有汗顏因舍弟之歸布腹心於執事縱不愛人亦當自愛最不可恣者濫觴之飲最不可逞者戲謔之言最不可訓者盛氣之相加最不可安者怙終之自誤儻有乘釁鼓舌教唆挑激者尤當與衆共絕之亟當進苦口之藥勿復操入室之戈留此面孔好相見也生滿腔憤懣十不達一念之念之

與王崐璧

先祖侍御公有子二長卽家父次家叔名某俱縣庠生家父于弟鄉舉時具文請告蒙左老公祖批准給與冠帶且賜以扁文曰恬德今家叔爲家祖母年踰古稀晨昏子舍遂拋進取之志亦興請告之思縣文已到將投於徐老公祖臺前在家叔欲以事親者從兄敢他覬于衣巾之外在弟欲以事父者敬叔求均沾夫冠帶之榮惟憲度淸嚴未敢造請仰于年兄曲爲周旋比者徐老公祖以小兒化麟弁多士舍弟善言亦應試補增卽栽培原出無私而向榮敢忘戴德今爲家叔事復藉兄力代申此情于徐老公祖儻察其理中之情賜以格外之惠于文書到日批與冠帶

假借片言舉家銘感甯有既焉特愛直瀆萬惟台鑒

答周蓼洲

客歲從徐春宇年兄聞兄近況曾寄候音今春乃于郭孝廉拜兄手教衷腸激烈如親聆謦欬想前書此時已得則吾兩人作書時同也拚一死字變一官字古今曲盡矣弟叨計部不自揣日求所謂九邊鹽法也者而講究之蓋國家邊餉取足於此袁印君深于其說條有成畫以弟為可教傾囊授焉儻借此發明得為國家効半臂力是所以報知己者特弟花樣不時未卜稅駕耳思兄之極則吟哦佳韻鄭重收藏遇雅客始出以觀之扇頭拙句非敢爭旗鼓聊寄遠思也郭孝廉自是異品春闈暫戢鵬翼彼蒼必自有說弟感其不為洪喬緘書附上弟再頓首孫兄遹來養益邃品益高而數益奇今年上策復淹留奈何感兄雅愛寄聲以謝

與賈孔瀾劉心虞

雙軒左顧而野服以迎且具惡草想從者鶩恚或竊罵傒生然長安此時雍容都雅固自不乏政須弟木強人一段草野偶出點綴乃見造化無般不有耳大號見詢本不敢

任又懼堅辭涉于時套斗膽僭擬以備採擇萬無當也

與楊振吾

于傀儡場中忽接故人書一可喜書又從泰岱來並為遊子同調相憐二可喜寄書者不為洪喬且質直謙厚堪為我友三可喜詢王君而得故人骯髒之狀即王君亟稱耳目所未覩更令僕兩腋習習矣是役也門下自牽其生平之常而亮節勁骨遂與岱色爭高彼東人士想有為揖客傳以示千秋者門下得此足矣外此又何必知也復有一奇事薇同年周景文從閩中孝廉寄一書同以是日至周之材品憶與門下清譚時曾陳其槩千里同心此懷脉脉而書以同日至且俱寄孝廉之手而孝廉又俱為塵外之品其書中語骯髒復不減尊札豈造物亦知我輩情狀而故簸弄之耶

寄范夢章

弟自癸丑九月抵家與親友談得意事即以得識仁兄為口實嗣復獲仁兄手書燈下讀之清霜錯落徧示親友無不色飛及今三踰歲遇客自東方來者首詢佳況即京塵漫漶最易汙人而每想像風采以清頭目此境界固不許

外人知也乾坤多事需才甚急屆指內召之期以早奉鞭
弭為快敝同寅李丈極感仁兄相與之愛併傳仁兄口語
公務鞅掌而猶念故人黯然魂搖矣鴻便附候并布私衷

粵東鹽法序

鹿伯順每為余指數人才輒口袁滄孺不已以其留心計
九邊鹽法而疏理淮鹽有成效也曰尋端緒於河決魚爛
之餘運經畫於捉襟露肘之日滄孺真有心人哉余讀粵
東鹽法知伯順所以許滄孺者蓋鹽法之興所以餉邊也
而其所為調盈縮均利病鹽課邊儲互相關通者其權一
制之於公上而下不得私下有私而上遏行之所為難也
夫下私而上遏亦苦於無法而已故議清鹽利不得不議
用鹽法是亦有法則官不虐官不虐則商不奸商不奸則

鹽盡歸引鹽盡歸引則餉盡歸公不然利不歸上害乃在下而中飽奸人弊殊爲甚爾故懲往事之弊爲經久之圖動深長之慮而不狃目前之安所謂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爲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爲之疏導化私成公因利爲利補歲月而佐邊儲伯順所爲議與粤東曠然更始也乎粤東遠在五嶺外稱樂土人戶幾五十萬口幾二百萬是而鹽盡以引行不以私行也則餉有不足以爲國用者哉故利權以有所假借而成私壅物力以無所節宣而成坐困持籌者所爲鰓鰓深計也伯順十四議類畫利弊如摘

所痛苦而予之禁方舉而行之官山煮海寘足以資度支而裕國用不獨粤東可行也至於更任職之議有可重慨者蓋凡用人予之以可貴而後可責之以自貴國家視鹽政爲穢途領其事者多貲郎不則皆無名行之碌鄙夫朝廷之上原不貴其事而以官市人彼亦安得貴其職而不以其事市也近者議改正途如伯順議使法在必行則變通之權久而無弊即粤東可以槩天下矣雖然袁滄孺不嘗疏理兩淮清課數十萬乎弊端清而奸人不便之卒受忌以去天下竟莫能明也是其責又不在司鹽政者矣甲

戊季夏孫含書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七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粵東鹽法

國家餉邊取諸鹽利今太倉若掃矣持籌者仰屋而歎求共濟於同舟意至切也以粵東與兩淮相提而論産鹽行鹽地頗相如解京餉邊課甚懸絕據鹽法道僉事李標鹽政考移文該司核不均之故意必極力查刷多方措處別有良籌以匡不逮乃來文洋洋灑灑幾千萬言或據開銷於公移或諉事權於他省自解則誠得矣共濟其謂何哉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虛心而酌之夫鹽考所載解京項下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兩而今每歲解京僅二萬零來文謂鹽考原非常數三十九年引目多折溢額三萬李僉事遂包此溢羨而言之以前以後俱無此數誠若此言是引之疏滯專聽於各商餉之盈縮特任其偶值也朝廷又何必設官何必懸法哉據李僉事十七禁十六議每以課餉之充自許為稽考之效即按院軍門亦批鹽餉溢額該道精核之功其非偶值明矣且未溢以前積習猶莫誅也既溢以後勝著不可追乎使用法者不厭為已陳之芻狗

則溢餉者豈遂為空谷之足音不此之究瑟瑟焉援前據後辯此年之非定數而條引考中自註之語以為券恐非通論矣不甯惟是李僉事既以解監之數與解司轉解京之數開列於前及其自為酌定除恩詔蠲免外較數歲之中以九萬為率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解監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兩解司且云時詘不必取盈時溢請詳另貯該司所得意為有據之定案者此也抑知其為當日苦心之微詞乎李僉事竭忠體國固甘己身之怨勞而留餘忌盡不無難為後繼之慮焉此固易明也且李僉事作考時尚未

知太倉懸磬邊軍枵腹之極故運機布算爲粵東計未暇爲太倉計耳使知國事至此必更出確議以佐公家豈肯留此微詞以滋藉口耶故就李僉事已行之法而實修之歲不難於溢三萬也更就李僉事未盡之意而推廣之歲又不止於溢三萬也李僉事其顯者也提舉吳邦楨不知其服官何狀去官何因獨念其復部文以八議與鹽政考相發明焉以羽輕之職鄙肉食之謀耳目旣眞區畫可據卽用人者或有限年之格而用言者豈可以人廢乎本部合併鹽考而折衷之將大措手於粵東矣豈粵東鹽不爲不多地不爲不廣豈其行引僅登六萬特患有鹽而未必盡以引行豈其餉邊儉于二萬特患有餉而未必盡爲國用卽就來文所扼腕而談者一則本宅之私票聯檣揚帆莫可誰何一則貲郎之攫金截多作少掩有爲無夫私販如此官鹽安在小吏如此大吏安在果稍一盤詰必致反噬必不爲王民然後可果弄鬼搬神莫能端倪必不受統屬然後可天下甯有此世界有此事體乎故導利者鹽也行鹽者法也有法則客商不苦官爲虐有法則客商不敢自爲奸有法則鹽盡歸引餉盡歸公源潔流淸奸人不敢

侮而動故欲求鹽利唯議用法十七禁十六議李僉事已試而效者所當盡一守之其未竟之緒與吳提舉八議次第舉行歲增課餉數十萬不難也吁嗟邊疆多警年例久虛盱衡內地水旱盜賊相尋而起念則壞惟正之供且多拖欠歎東省異常之變敢問催科徘徊展轉求所以補歲額而濟邊儲唯是地不愛寶天不能災之鹽利有可講者而該司繁稱多說極口若辯萬不肯佐太倉一籌詳其大意不過恐為粵東加餉耳甯思鑄山煮海原利國之資賤土食毛共急公之誼國之初盛軍興甚簡藏富於民後因

多故稅餉洊加不獨一粵東也即如兩淮初額不過數萬次第增加至六十萬遂以所加者為定額今欲分毫減之豈可得乎粵東亦王土而獨以為不可加何也且使加課而强以所不能則縂流之漁中智能辨今粵東自有大美特經理無人使利不歸上亦不歸下徒入奸人手為可惜耳故等鹽也別省餉有定額粵東獨稱無定既以無定者藏奸別省有定然洊加之餘又即以多者為定毫不可減粵東無定然溢額之時復援少者為定毫不肯增是又以有定者背公亦不可解之極矣故本部今日為粵東計兼

爲太倉計不敢鑿空論事憑臆決機唯考規條于祖制按建白于前人反覆李僉事之考而參伍以吳提舉之議更定鹽法增加引餉與粵東曠然更始幸勿驚也議欵十四大約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爲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爲之疏導化私成公因利爲利補歲額而佐邊儲抑在斯乎

一曰行部引

鹽以引行國有定制粵東請引六年一次往牒可憑也今乃專奉軍門號票恬不之怪其以爲非鹽政長法者僅吳提舉一人耳即來文據萬歷二十一年陳軍門發票式憲牌謂其時與部引並行未嘗偏廢又稱三十年差官請引侵費悞事續請未至權用號票此尤不可訓矣夫引不足則引可增引易盡則請可豫票非所以爲法而權非所以爲名也票引並行且不可矧專行乎就後先相委之詞按上下相蒙之故請引何遂至將脫絕之時遣官何偏逢不的當之手因差就錯即權爲經粵東不利行引之意可得於言外矣夫行鹽以引則權無二門今公然用票是以外臣而更祖制也且權既倒持則利必瓜分勢然專擅是又以旁落而開濫觴也票之數果止如引數而票之奉果盡

出軍門耶司農不得與其權何所執以核其餉也夫廢閣旣有繇來因循易於借口以不能問不欲問之情而遂成不可問無從問之勢此國家何等時而利柄不收容其旁落哉亟宜遵照祖制查通省應給引若干今加引若干先時請引照引行鹽一向號票悉爲停止使祖制得復稅餉有可憑而問焉此粵東今日急務也夫人情當其久據而偶收之必有瞿然不自快者然何敢以常情待當世之賢豪乎

一曰嚴考成

鹽不行引則私難究詰引不考成則官無激勸粵東之視引若贅其視行引若戲無引固不以請引爲急也即有引何嘗以銷引爲重耶折引聽各商之多寡遺引任各埠之停壓汎汎悠悠是何政體也且每歲各場所產之鹽政足供各處行鹽之地而每歲應折之引政足掣每歲當行之鹽就鹽而取息商之利也而就引以責餉則國之利也今引無考成則甲可以影乙貓可以眠鼠商且行不盡有引之鹽而與官爲市官且利不必盡行之引而以國爲市矣粵東之病政在鹽多引少柰何反有遺引耶即來文所稱

南雄引歲約二萬道三十三年縮至一萬二千道或出該司當年官吏隱蔽為奸然已不可追詰不知本部非諫既往也以追將來耳及今不蚤為計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矣欲振積習宜定成規將發到引目類至三年載入考成事例通計引目無遺課餉充足即將本司印官定為上考如有遺引缺餉查照分數叅罰庶部引隨到隨發永無寢閣之弊而後來任事者益知勸勉矣故行部引即當嚴考成同條而共貫者不然且與不行等耳

一曰重京解

宇內鹽司除邊中鹽糧外仍徵餉濟邊京師天下根本西北逼近邊庭戰士荷戈計臣握算即東西南北總為一體而獨重者自有在焉故解京歲額或有不足聞有搜索別貯以補京解者未有顛倒重輕反以京解成借支如粵東者也鹽考所載解京解監與存留京餉既各有名項而來文十年開解之數解監定數歲必取足解京則多寡任之耳何輕至此也且三十九年以前解京者開稱儘數三十九年溢餉三萬又以所溢者湊支兵食而還做未溢以前之數解京三年之間少解四萬又何輕至此也且所稱存

留充餉諸項每不完解而那借解京者以爲補湊即來文亦自謂廣濟橋解司額項每年四千而七年以來解不及半且并該府額編兵餉共逋至七萬有奇夫寬其存留之逋補以解京之項又何輕至此也粵東故事大槩以京解爲迂緩不切之事相沿既久牢不可破夫使太倉猶二十年前之太倉或可姑置嶺徼之利于度外今太倉匱乏不啻一富人之屋尚可任其輕忽而不之問耶故今日之事反其輕者而使之重則解京之額甯議增毋議減即地方有難已之費亦當別求措處斷不可移京項以塡逋案也

破積習而重本計請自今始矣

查會計錄隆慶二年御史王同道題該省用兵乞將應解戸部鹽課引紙等銀共七萬三千四十九兩留爲徵調官兵糧食之用尚書馬森覆疏已稱該省鹽課引目四五年間並不差官赴南京戸部補刷宜就彼清理官引鹽引設法疏通至于橋稅尤嚴加察稅必歸公則軍餉可充以後應解錢糧再不得援例請留以誤邊餉是言也固行部引之明條而尤重京解之公案也

一曰設運司

浙福山東等省餉數不加于粤東皆設鹽運使司而粤東止設提舉復革其在海北者所管鹽場改歸府佐即見存提舉徵收課銀止東莞歸德靖康香山四場而餘不與焉及課鉠解遲部文查催又咎在廣東提舉天下甯有事權未付而責望可行者耶今之提舉祇各府道之牛馬走耳無論難于分外望其有借箸之功亦不敢于分中保其有挈瓶之守勢使然也故欲重彈壓須隆體統粤東長計亟宜改提舉爲運司更定官僚以理鹽政再設運副分司北海又虎頭門暨潮州俱屬要地各設運判以專盤驗如鹽

船至所管河下兌商截角引目俱仍赴運司投銷其首領經歷知事緝巡省城河下私鹽並烙船秤務差委其各府州縣場竈每年額編課銀及水客軍餉餘鹽銀兩盡付運司投納轉行解部外移文申報兩院並布政司鹽法道查考其各場每年有無拖欠數目歲終亦要揭報運司以憑查參施行則體貌崇而事權重責成可以展布綜理易於精嚴鹽政更新國計其有賴乎至於衙門人役廣東見在者可以頂充海北舊有者可以重補斟酌變通存乎人耳即添設運判二員經歷一員均於鹽政有裨建造衙門募

充入役或取諸鹽司之積羨或派諸通省之田糧費少而益多亮智者所無難也所患者局面驟更事權頓異舉布政司所獨擅者而一旦釋之儻非奉公之純臣必起阻撓之異議然共圖國事敢問私情是所望於同志爾

一曰更任職

運司既設則任職可議矣蓋鹽實利藪而國用藉之其所係何重而可輕付人手耶利能昏智脫之實難財不苟得談何容易非得天下名流而任之孰能絕飲盜泉垂芳清白爲國家裕度支者粵東之以提舉治也正以課希其以貲郎躋也明以利市夫既朝市官矣而欲官勿市商且以限年之格窮之借令卜式輸邊僅博一長沙太傅名無復之轉而逐利人情乎曾提舉有激乎其言之李僉事亟取其說謂賢科久任庶其少瘳而以例從中制機慮旁撓付之浩歎也吁嗟鹽何等事治鹽何等官而任用若此我不敢以刮目待彼只得以不肖應狠藉彰聞祇供黜幽者塡案之數國家能受其弊乎夫各路鈔關稅能幾何猶必董以部屬獨于鹽場付之銅臭即各運司間用正途率既破之甑耳其得失之數于貲郎相去能以寸哉故爲今之計

亟宜委任賢科尤必推擇民譽予以得爲之權待以不次之賞使耳目改觀心志巽向鬻所鄙以爲穢途者一旦變而爲要地則宇內利權盡歸公帑又何憂遊餉哉然此甯獨爲粵東言也

一曰復淮課

江右三府改食廣鹽當認淮課此事理之明白直截不費解說者也而徒懸談柄久未堅決一行查催便相推諉如來文所云私鹽透漏橫作阻撓淮賈覬覦陰行攙奪是徒以隔省爲脫卸之門竟使盈廷成道旁之室然無足怪也

蓋行鹽以法行法以權粵東鹽司官止於提舉彼上不能自通于本部下不能自列于諸司省以內且不敢槩問何論隔省哉積輕勢使然也今既議設運司矣職掌所轄通行遠近江西三府總歸掌握其相臨有體其自運有權申明前議加廣引抵淮課固不求多于淮之舊額亦不容仍夫廣之漏卮參伍而行畫一而守敢不奉法者以三尺從事則數年之策決于一時而數萬之餉增于今日矣

一曰通海北

粵東提舉司有二一在廣州屬十二場一在海北屬十四

場廣州屬場除每年輸課外仍通商于本省江楚地方共一十八府州縣引行六萬餘道七萬各處抽收不下數萬潮商橋餉復二萬四千有奇獨海北一十四場止辦歲課四千五百零而已高雷瓊十場自煎自賣無客無商是可怪也廉州四場雖聽客商行鹽然又與省城不同為客為商總是一人票各以二百五十為率餉共祇三百七十有零還貯該府備給兵食是又可笑也夫商引既不通行場課又復無幾提舉遂為冗員裁之誠是也甯知天下之患莫大乎不均求均之法莫大乎補偏偏之不補而更議裁

不均者豈不益重其不均乎引不行則商不通商不通則鹽不能貴賣而竈戶因以日困國課因以日詘故致有斗米易鹽可五六斗者且有終歲停積視之若棄者此吳提舉之所為扼腕也夫鹽固利資也有以通之居行雙得其益無以通之上下兩受其傷矧官不通方而民或躍冶徒使天地之大美無聊而歸于私竇國家不收毫忽之用亦不可解之極矣即瓊懸海外似難通商而幅幀寥濶生齒繁多又私販通黎取利較重本地豈無商販可通乎高廉二郡陸抵西粵水達閩海無論私鹽弊竇多難枚舉即今

四路商販歲不乏人如高鹽過化州梅菉廉鹽過陸川博白具有私稅此猶歷歷在人耳目者也雷州雖云瘠薄之區人民稠疊商客往來遂溪所屬二場府州縣分并市鎮地方何難立埠行引耶合無查照廣州府屬事例于四府各州縣立埠召商給引行鹽瓊可二萬道高一萬道廉六千道雷四千道每歲每埠輸納正餉引目紙價若干兩預赴該府管糧官或海防官秤納方許買鹽酌價折賣其餘肩挑小販如今日私鹽積弊盡行禁革不許賤賣以妨官鹽如此行之竈民得資通商之利以供國課太倉又藉通商之利以濟邊儲一舉兩得何憚不爲也夫海北額課不過數千提舉之設意或有爲自經裁革屬之府佐視事者喜于因循誘于疲敝孰肯爲太倉計乎來文乃謂高雷廉瓊地僻民稀亦未之深察耳

一曰增埠引

粵東本司所轄鹽埠五十有六各商例應預餉上下挨次頂替今據吳提舉所稱爭承之狀可掬也告承至五七年或十數年久踞而不忍舍甚至前承者未及屆期而後承者復行告奪夫商惟利是視者也使其無利卽强之而不

肯赴使其有利而無餘即赴焉而未必爭惟是行鹽各埠
地方多有富實戶口每有蕃盛各商唾手銷鹽之易遂捐
心得引之難此據彼奪固其所也吳提舉謂大都以引有
限而利無窮非破的之論也夫爭固非下所宜有也而善
經國者政欲得人情所共爭之處而操其用故法不勞而
令易行賦驟加而人反喜爲今日計與其以可居之貨分
厭商心而不足毋甯以可增之引合裨國計而有餘情狀
既不難知規條可以義起合無每年每埠除照原給引目
外倍爲增添加餉解部其有地廣人稠堪以增埠并散折

引目去處不妨商人告加此酌地之利順人之情因其勢
而利導之其於太倉豈爲小補耶

一曰絕西運

查鹽政考東粵左襟汀漳右控梧桂負荆楚而面溟渤鹽
四通其間潮有隆井招收小江惠有淡水石橋之饒其鹽
爲青生潮商係廣濟橋散入三河轉達閩之汀州爲東界
水商運惠潮之鹽貿于廣州聽商轉賣一自南雄度嶺至
南贛以達于吉安爲北界一自梧入桂至全州以達衡永
爲西界而遞轉于北一自韶州至樂昌平石村徑達于楚

之郴州宜章一自連州至星子白牛橋徑達于衡之藍山臨武為北界而迤延于西向來通行無礙自官運興于是西省專衡永之利而禁部鹽不得踰平石連鹽不得踰白牛東人虧餉楚人艱食于是衡州之民思復連部之引額便于楚並便于粵此斷宜通也李僉事之議曰衡居楚東徼與粵為隣隔連部僅數十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遙買食西鹽每斤價至四分固出告者之口第稽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動至價銀三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七八釐與連部相等埒殆不其然也西貴

東平似無庸問貴而不致罷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于衡者一萬八千三十七包商鹽配搭如數即使盡以食衡郴十五州縣戶口計且未給郩歷全灌永寶擴貢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于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于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七萬二千餘包分為三起完於週歲壟斷貪夫習為奸利創大其船可容七八百包止派官鹽二百五六十包每起百船或百十餘船啟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三十七運頭起九十九萬二千有奇總以一運私鹽殆三百萬斤不啻而遍

盤者不與焉此非銷售于全灌永寶之間而何故西省按院近日題將運船改小意正在此儻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于全灌永寶尚未敷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慮耶以餉利計衡之一股合官商兩項錙銖而算自東至西約一萬三千餘兩顧納于西省梧平桂三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粵鹽政抄班班可考若復衡引六千道納充西餉七千二百兩較數僅少二千有奇第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是西人拱手而受七千金之贏也况官運鹽利數約二萬歧望于兩歲之間而不足衡民認餉不下七千額坐于一年之

內而有餘為粵西計者何靳而不為仍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于上年冬始准折下年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十年而後得必無不繼之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資笑柄慮益過矣然是非李僉事之言萬歷八年督臣劉堯誨請開復韶連二路已先言之矣堯誨之疏具在議韶每年折引七千連每年折引八千其西省官運商引並聽通行及奉旨下部咨行兩省覆議堯誨復有請罷官運仍舊歸商之議卽訟聚盈廷議成中止而鑿鑿石畫迄今論鹽政者猶亟採焉蓋國家二百年來凡事干

軍國如鹽茶馬之政舉勸爲畫一故法例得以通行于
邊腹而凡小大之臣及軍民商賈皆有所持循以奉國亦
既久且便矣奈何廣西一路行鹽獨爲一法而使律例不
得通行也以爲有利耶巡撫殷正茂初議官運每年定爲
三運每運該鹽二千五百引每引該鹽一千七百五十斤
計三運除原本餉價及入船轉輸之費外每運實取息一
萬四千三百七十八兩每年則該利銀四萬三千一百二
十四兩卽使鹽壅賤售亦不下二萬五千餘兩富矣哉行
之十年計該三十運而獲利該四十三萬一千三百金也

乃廣西八寨舉事彼時總計司庫鹽利止五萬餘金至于
減去梧鎭軍門額餉及廣東提舉司引價十年之間何曾
十一二萬金而猶以爲有利耶蓋原議每年三運今縮至
一運在廣西則明減去鹽五千引在廣東則革連州額鹽
五千餘引韶州四千餘引每引納正餉銀九錢引價銀一
錢其餘各處納堂牙利船頭等項共計之不下銀二三分
凡此皆以官運而後失之也然此特以失利言之也至於
所謂運數短縮者豈眞每歲不能三運將使前人過算耶
三運之實鹽其並之一運者數或不盡減但不得盡爲官

鹽而止以一運償息耳所以然者官運之法惟計運以責息納餉之例乃照引而徵錢故使一年而三運則當償三運之息而納三運之引餉使一年而一運則亦止償一運之息而納一運之引餉耳是以官運日縮餉額日虧徒侵商利而無益于公儲也豈非立法者有以使之然耶或以爲梧州旣設官開廠以司掣驗又安得私鹽如此甚行耶而不知自有官運以來其抽盤掣驗之法所得行者惟左右兩江商鹽耳若官鹽安敢行法蓋其所運者軍門餉鹽也出納屬之藩司領運專于提舉而委官掣驗不過梧州

一府佐固屬官之微者每聞官鹽船至則謹守橋關以防他盜使盤博完善船行不留則欣然而喜又安敢問其船之輕重耶故大明律有監臨勢要不許中鹽買引以侵奪民利之條豈非預有見于此至於條例所禁內外勢要官豪開名占窩轉賣取利與夫巡捕官乘機興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俱問發者此法皆不得行於廣西矣然使其興販出自二提舉與押運通判猶可言也萬一司府官竊有所與聞而於國體得無少損耶今爲廣西計者以爲一旦無鹽利古田必不可保廣西必復亂此亦危言以恐動當

事者而成其私也前者田州岑猛之亂與夫斷藤峽之役其聲勢十倍古田及其旣平也則散軍罷餉未聞別生財利以爲兵端者乃今於古田而遂計如此耶大率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兩廣自藩省言則有東西之分其實皆吾土也公帑之積皆吾財也廣西司庫向無厚儲每一舉事俱仰給於東人郎今梧鎭歲發銀七萬五千餘兩以餉西師分毫皆廣東民力也使官運果利而鹽之產於廣東者亦嘗使廣東在官行之於以寬息東人可也廣西旣坐食其常供矣安得又專利以妨其正課耶况梧鎭歲

入額餉十二萬金皆爲廣西計其貯之梧州者與貯之桂林一耳故使梧鎭之額餉有餘而廣西誰與不足耶且今古田旣平止添募土兵四百名歲餉不過三四千金梧鎭軍門以廣西旣通官鹽每歲該發桂林餉銀一萬六千七百餘兩於中損其六千七百兩而計廣西一運所獲之利亦畧相當雖有贏餘勢難久積繇此言之則廣西之官鹽將無濟於善後卽使罷官鹽而復商運未必其後卽因之不善也在昔弘治正德間廣西靖江王府以該府戶口食鹽每歲差官校往廣東收買因而夾帶私鹽獲利該原任

廣東布政倘書吳廷舉建言以為王府運鹽非法檢會大明律例比議題革至隆慶末年因廣西議行官鹽該府長史司亦求復自運彼時兩廣軍門再申前例而駁止之止之是也第於所謂監臨勢要官豪者恐不專言各王府也況食租衣稅之吏而使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豈所以為名耶此廣西鹽課當從舊法商運為便誠哉乎國家公平久大之道所以示人垂訓者不但有關于鹽課耳是議也人方拭目以待新猷復因煩言終于報罷自十一年而後因陋承訛孰發大難之端者詎意吳提舉有慨于中訟言

西運之當絕也夫李僉事議復衛引六千與官運並行猶不能屈讒慝而間其口矧欲盡絕西運以復舊法不幾于移江河而行之山乎竊聞西省所利不獨為餉豪商奸利乘而窟穴其間遂致牢不可拔巡按王以甯之拊心太息以為不敢深言也天下事乃至此耶夫楚民即粵民西餉即東餉自可直以有餘于東者補西之不足何必曲以少補于西者貽東之大傷西運不絕東事終不可為也亟宜每歲在于本司議徵餉銀協解西粵以抵西運鹽利二萬之數內除去水脚引紙牙稅滴珠包藤等費每年實徵解

銀一萬五千兩協濟西粵兵餉請乞題准仍移文西省將
木馬船隻并差官解運一槩停止彼省戶口食鹽悉聽商
人承引買鹽至彼發賣以達楚之永寶等處則每歲溢出
引餉何啻數萬耶在西省不費不勞拱手享自然之利在
東省引增餉益大裨邊儲而郴衡居民又何至間關萬里
以艱食卬九關也計莫便此圖之宜蚤爾

一曰均棻餉

廣濟橋以上路通長樂興甯程鄉等縣及福汀等處名曰
橋鹽餉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兩五錢六分自橋以下路通
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普甯澄海惠來七縣另立經紀行鹽
名曰棻鹽縣有定餉鹽無定數銀二千九十八兩李僉事
查訪利弊據海揭二縣會議稱商鹽論斤配餉棻鹽論縣
配餉商鹽每萬斤餉銀六兩六錢五分棻鹽每萬斤餉銀
未及二錢貴賤懸殊私販難禦管橋官亦稱海陽縣城內
則爲棻鹽城外則爲商鹽橋下則爲棻鹽橋上則爲商鹽
咫尺之間鹽價迥異縱斧鉞在前難免侵越而揭陽縣河
婆湯坑路通程鄉長樂雖募兵把守日計私鹽數萬故嘗
按鹽政考而歎不均之課有同世而天淵者粵東與兩淮

也有同省而天淵者廣東與海北也有同地而天淵者橋鹽與萊鹽也不均之形有目共見而遞相坐視不一措手徒鰓鰓焉憂私販之難禦何也鹽之大患莫過于私而今道以不得不私之勢授以必不可禁之形使狠戾之鹽徒入奸橐而國與商兩受其困猶謂國有人乎合無如李僉事之議革去七縣經紀歸併橋商認餉行鹽照埠給引橋上橋下俱爲一體論斤論餉不使異同則增餉何難鉅萬而私販不革自無矣

一曰索積貯

部文索司積貯該司謂各項俱無餘賸可以那解獨稱連州稅餉有五千餘兩西運扣納引牙等銀賸可六百餘兩是足爲太倉一助然不特此也鹽政考所載李僉事三十九年另貯溢餉二萬一千一百零四兩七錢一釐七毫在布政司庫中尚未動支又查變賣沒官價銀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四釐二毫其餘各府繳到循環共銀三百七兩六錢五分四釐二毫乃係本道議詳奉行積出之數此外多方搜查如往場商人投縣盤割追納價餉共銀八百二十五兩九錢五分九釐一毫又水客商人告爭

秤頭加斤補餉銀二百三十三兩二錢零一釐二毫又海晏竈民告復原餉每年三十六兩總而合之五項共該得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三錢四分八釐七毫各衙門盡數支出解司類貯預備兵需又以各項目計不足歲計有餘自後仍當二季一次查解有味乎李僉事之言曰民間之懸磬已難誅求而官帑之漏卮茫無查刷其著爲成說以杜隱沒也夫當利之散漫固在有心計者嚴清理而立之防及利之歸公尤在識時務者酌緩急而善其用按各項積貯原備兵需而今日兵需有急于西北者乎在粤東尙

爲備用在西北則爲急缺矧東省變異歲失額二百餘萬矣枵腹莫應脫巾屢聞持籌之吏勢急情迫亦旣大聲而疾呼率土之臣毀私紓公無不首肈而尾應粤東獨佯若不聞也者彼其食之能下咽乎合無悉前各項盡數解京以濟急用夫事有緩急識時務者俊傑也亮不執一隅之見復爲留難矣

一曰禁私鹽

鹽法之弊私鹽爲甚申令至嚴犯者接踵盡運來盤詰水付哨船陸付營堡豈有此輩不愛錢神而恤國計者耶且

論事必要其本去弊務清其源鹽必有私賣而後有私買令盤驗既視為故事即盤出又不問從來買者薄科而賣者漏網亦何憚而不習為奸弊乎欲舉積弊而掃之宜重嚴盤之任而行連坐之法于虎頭門潮州府各設運判鹽船到彼預令單開鹽數投遞隨照單嚴盤絲毫夾帶必寘諸法其在客商告引往場令場官查照奉到引票登記月日姓名包斤號船數目在簿驗明截角放行月終開寫結狀并有無私賣鹽斤赴附近該管衙門投遞其經過巡司哨堡亦行嚴盤月終結報曾否盤獲私鹽以便查考其有捉獲私鹽到司除量行充賞外餘俱沒官變價充餉而追論竈戶之私賣客商之私買場官之冒結以前越過巡哨之賣放一體按法重懲示警即有神奸豈能飛度耶蓋李僉事之禁私鹽原有追論連坐之法私竇塞而公餉溢誠得要領矣提舉復申其說其可恃明矣

一曰烙魚船

粵東魚船名曰蜑戶裝送盜賊捎帶又藉口買鹽醃魚多方夾帶吳提舉謂其為害不小且礙官鹽是安可不問耶合無行文各府州縣責令魚船兩旁印烙大刻姓名居住

妻男號艙仍每年查結號牌出海照證如遇買鹽先請印票一如客商告引內載買鹽若干應納餉若干訖方許到場照票買鹽不許多載經過巡哨一體嚴盤同至原給印票衙門依期投銷則蛋戸不能爲奸而官鹽無所妨害矣

一曰正鹽斤

粵東正鹽每包一百二十五斤惟連雄部三河生鹽一百三十八斤復以藤包走滷各場抽割量加二斤半亦云多矣後因生鹽水客告比三河熟鹽水客亦照此數而梧商生熟鹽及英翁洽光等八埠紛紛比例俱一百三十八斤非例外深仁哉何雄連部梧富賀商人復以途長稅疊懇求加秤頭十二斤而生鹽水客援例告加遂俱一百五十斤矣總計百包加去一萬六千八百斤少納正餉六兩零況又有暗加鹽斤明取秤頭不下二十五六斤計此每年客商共少餉萬有餘兩誰謂秤頭爲無幾耶前道意切惠商不忍其呶呶之求而聊爲涓涓之與然涓涓不已遂成江河所關非細矣客商之執以爲辭者途長稅疊耳夫天下之物近者賤遠者貴物之情也行鹽愈遠取價愈多自足償費何待告加奚提舉謂小人無厭欲恣谿壑陰蠹引

餉爲國漏卮吉哉言乎夫養驕子者因啼輒與旣與轉啼楚之則止今鹽斤非故有加無已卽磬山海之藏難饜隴蜀之望亟宜查照舊例革去秤頭一百三十八斤之外不許濫索則省一斤足充一斤官餉之用撮壤成山導涓宗海持籌者之所不遺也

大約天下財力有不足之處必有有餘之處此造化自然之數從來經國者每於財殫兵敝之餘略施幹理轉爲富强政以有餘之處自在特俟人措手耳今粵東去天萬里法紀疏潤利權以互爲假借而成下移物力以失所節宣而成坐困此從前因循之過或亦天留有餘以待今日乎近聞該省諸臣亦有加引行鹽之意第天下事有病在節目者利用修葺有病在要領者利用改創粵東鹽利散漫極矣非舉而大創之卽稍稍加增何益於緩急之數哉本部列款十四審勢度機增引加餉收其散漫者以歸公家歲可得京解三十萬蓋于不調之瑟議更張非以無米之粥難巧婦也所深幸者地方諸臣意氣方新規模自遠念國事之已急而義切奉公豈其在兩淮諸運司後耶中外之心力能齊則粵東之乾坤另闢蓋物極必返數窮則通

及今共建大策以濟邊儲使造化有餘之處歸于有用此千載一時也想同志者投袂而起不待其詞之畢矣

福建鹽法序

昔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周官鹽人職鹽政以共百事至管夷吾謹政鹽筴而鹽始爲富國之資至漢大司馬屬官若幹官若兩長丞若水衡都尉若均輸官皆主鹽事而領鹽之官始繁治鹽之法始密國朝立法視前代益詳而法一志定公私俱足迨法廢而國與商交困不可言矣今天下鹽司獨八閩一場歲辦爲少而且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然其商告若不減他場課虧額亦不減他司故持籌者不得不議通久之法善乎伯順之議也私票所以害公

引者議永革之私販所以害公幫者議嚴禁之包重則額難消議惟格之便引遲則時迺失議惟速之便請乞不杜則掣鹽官之肘土商不恤則慮奸豪之竊杜與恤所急議也其所最激切而詳議之者更在於興化泉漳之不食官鹽嗟夫天下無事不從民便亦無物不貢土產獨鹽則偏國中行之而王土王民共急王利固不問土產亦不問民便也天下乃有不官爲行者哉祖宗之法度以傳久而湮遂以湮爲不可開之端天下事類若此矣伯順所以有憂之也伯順曰天下事治於有法天下法壞於有私法固壞

於私而治私還以法又曰法非爲一方設予以爲法天下如是矣使天下共聽於法之中而不骫法以狥情不任情以恒法則祖宗之創垂足以約後人朝廷之令甲可以計久大是其效不獨灘沙熬波積雪飛霜功著鹽坂也嗟乎以伯順之言而假令身爲試之吾知計百年者必不爲補苴歲月之謀矣天下有治人憂治法哉鄴下友小弟孫含

拜手言甲戌中秋之閩已寛堂書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福建鹽法

閩中鹽利前按臣徐鑒有題本部有覆諸商之告急者接踵鹽司之持論者甚長一經查催動踰歲月所稱增引增課者祇騰展轉靡定之文衍遷延不了之局而已國家何日得絲粟之益哉夫共爲臣子分宜急公且值時艱誼期共濟輸攻而墨守非所以協恭也暮四而朝三尤非所以報主也今反覆撫按代題之疏而平心論之苟六幫之期

密而或滋紛擾原可以六幫勻入五幫苟依山之引開而無妨正課自可以依山明稱附海本部豈有若爲堅持故相違拗之理耶即所稱行鹽之地原狹歲入之數無定欲以新增課銀一萬四百八十四兩六錢三分零每年先截出五千二百兩併入舊額解數共銀二萬七千四百兩仍分上下兩運依限起解其半倘有餘銀合候追完留貯司庫俟新引銷盡結算多寡盡行類解夫是役也按區處之有方知情形之不誣安見本部之不從而煩稱極指排部議之爲過求則誤矣復於有言不盡之中併徐御史原題

而有飲恨之意又誤矣夫時事深可攢眉救濟不容歇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本部於該省乃嘉其可與言而細爲之商且因以風厲各省使共著急公之誼非曰因該省自欲增引反爲無已之求也使自增者遂致過求則自匿者反爲得計無論非本部所以自處亦豈所以示人哉總之天下惟實心可以濟事惟公論可以服人如不深究國事之何如而各愛其情誰則無口蓋與漳泉不食官鹽地誠狹矣然採諸輿論詢諸土人僉云舊額三年開中之引止足供年半之用即增官引亦不待三府而後辦也又謂徐

御史議年增七千亦未然之限數非已試之成規是原題徒夢說矣該司祇因部有四千之加遂激爲減半之請使其時部不議加止以原題從事奉行否耶至於謂行鹽地狹商竈告困徐御史忽有添引增課之請蓋意在減幫以通商因借增課以裕國夫鹽以引行者也課隨引增者也引誠足用何爲議增商樂增引何難於課如徐御史意主惠商固當直請減幫何若更稱增課反而求之可得吾心矣雖然此不足深論也當太倉如洗之時有稍肯自獻其情畧可補助於國如行廣漠絕人之域見似人者而喜矣

豈於眞人而忍爲督過乎故本部今日亟求同志共濟艱難豈向同舟自爲矛盾該司勻幫開引及歲解之數既經撫按代題合無盡如所擬庶局得早結課不久懸惟是調劑其中行之無弊則更有可言者在焉一曰小票當永革也蓋行鹽以引祖制也易而用票權以佐一時乏引之急實以滋無窮濫觴之弊該司謂抵票原不納銀引到照數扣鑿票卽停止誠若是則無弊矣何諸商衆口一詞不曰致用小票私販橫行則曰私販小票交插如雲豈小票之與私販相因而起有侮而動耶卽按臣李凌雲之疏亦曰

抵票之設弊竇實多自具題以來臣衙門已不發一票其語可味也大約作法於公其弊猶私作法於私弊將何極代引以票可作法耶故閩中業已增引票即永革爾一曰私鹽當嚴禁也夫行鹽者幫也而買鹽者各縣之水客也如客之期不爽則幫之行自速人情趨利如鶩抑豈有好自爽其期者探本溯原私鹽實爲之祟耳故銷鹽苟易於流水買鹽何難於集雲私販不敢駕一而行三官鹽立見六通而四閼乃今各縣只聽民便多食私鹽幫期遲滯悉緐於此該省疏中亦扼腕談之夫明知其弊而徒付浩歎怯於塞私竇而勇於減度支爲人臣子當如是耶考成之法具在嚴而行之銷引不及數者照例叅處私鹽自杜又何憂幫期哉一曰多裝宜嚴禁也閩中鹽包二百一十斤爲一包豈非定之於官者耶奈何明爲定而不堅爲持裝包大小總聽各商之手守法者或如其常枉法者遂倍其半夫多而有利誰不願多且多而無罪誰甘其寡包既踰額鹽自難銷賣鹽之路漸壅買鹽之心頓冷誰謂鹽包可不問耶今須嚴禁鹽包更易鹽桶定以二百一十斤裝爲一桶多裝者以私鹽論則鹽盡歸公幫無不利矣一曰引

目宜速刷也商人辦課領引下場全賴夏秋二季風順可乘延至朔風鹽重船傷且有性命之憂甯直資本之慮乎夫總此引目也猶之與人也以無謂之遲回貽莫控之愁若是何說也善理財者方參先後之著而妙緩急之用今乃悠悠忽忽爲此徒損於商無益於國之事誰司鹽政而事至此乎自今每年應給引目移文速刷使衆商不憂失時自不憂喪本在當事者一加意耳一曰請乞當嚴禁也招商中引國有成規從未聞引而繇於請乞者八閩何事乞引成風鄉紳舉貢投柬請乞不下百餘家相沿不美之

俗共掣鹽官之肘彼刼於積威者斷不肯以金穴爲孤注何難以官引作人情或送三五十道或送一二百道既以弭謗復借市恩不知引必四百道方成一封今有力者抵掌瓜分各深藏而坐待高價收鹽者沿門懇買必經月而始積一封毋論需彌急而售彌緩備嘗勒措之艱更且引雖集而時已後無奈風濤之阻司催應幫商遭嚴比不平之鳴所自來矣亟宜復招商之制絕請乞之門使商承領全封趁便下場誠今之急務也一曰土商當急恤也蓋鹽爲官鹽引爲部引課爲國課商爲祖商繇來非一日矣據

商人張天福等所稱異地猾商窺知多利攙入占引官鹽爲名實借私販輕價厚售以致祖商凋零是可不爲慮乎目今新增三萬餘引固欲以通商之計爲裕國之猷但欲使朝廷有實利必使凡鹽皆官引欲官引盡通行必使土商皆復業如不聲明飭法眼前新增之引復歸猾商兜占勒價捐賣指名引多故遲國課以圖將來復行減罷是可恨也更可慮也亟宜令在案祖商坐名認引給文赴南京刷引每名認實四百八十道領回本省納價辦課則奸豪無竊入之門而國課有實收之益蓋爲國非爲商也此六者皆八閩之對症鹽法之須知而猶有事關大端舉世迷焉不以爲非其實不通之極萬難容忍者則興漳泉之不食官鹽也夫三府不食官鹽在土之人蓋云鹽其土產耳守土之臣蓋云事從民便耳然利權非散主之物則凡鹽皆屬官利不問其土之產不產也引餉原養兵之資則凡民皆食官鹽甯問其利之便不便乎查大明會典三府皆行鹽地方也弘治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爲率五分派與福興漳泉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萬歷三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

分司將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令典昭然不揭諸日月乎再按外內諸臣次第建白成案可考者則該省官鹽之議開議通非止一番祖制之若明若晦非止一日矣先年官鹽止西路水口一港至嘉靖十四年運使婁志德議呈白御史題准開設東路黃崎鎮港官鹽嘉靖二十六年又運使姜恩議詳通行南港官鹽萬歷三年又奉勘合開設東路分司通行泉漳興化三府官鹽合觀前後事體遞變大要於祖宗之制旣因傳之久而漸湮者又因湮之久而漸開特事有彼通而此格議有將行而中止爾總之卽所開之名爲官鹽則未開之爲私可知也東南二港可繼西路而開則興化泉漳之當一併通行又可知也奈何令典明懸而竟同畫餅條議屢及而終置覆瓿曩猶聞開通行之議以爲空谷之音至今則積漸久矣耳目恬然不知世間有官鹽事矣不食者晏然無不妥之心持論者公然無負愧之色積重之勢旣成難返則大難之端其誰敢發耶夫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天下大勢如人週身一處不通全體受病宇內有司雖各爲分理而所治者皆朝廷之事也所供者

皆朝廷之用也不偏據其肥瘠乃共湊於富强故祖宗之制彼此通融遠近輻輳飾九邊者不皆近邊之氓食官鹽者不必無鹽之地天下一家計當如是爾何爲臣子者之未解也凡起制科孰無遠志不患不軫念民膜特患不通達國體邇來附近鹽場州縣每以便民動請包課總之不達國體所致然不銷引而包課猶有不安之意焉豈如興化漳泉寸課未輸徑以不食官鹽正告天下也故本部今日從旁覯以論當局據國體以衡時弊不食官鹽四字誠不欲閩三府再出此語誠不忍見三府終被此名也此地方諸臣之所當亟宜遵照祖制復行鹽之典以濟軍國之急者也要而論之天下事治於有法而天下法壞於有私私之爲物其實多其味羶其勢悍在天下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鹽司爲甚蓋利之藪則弊之叢也在鹽司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閩中又爲甚蓋去天遠則法紀疎也本部所陳蘇前六款陰以私而厲壓於陋習之中蘇後一款明以私而横軼於令典之外此即國處豐盈且不可訓矧太倉懸罄邊士脫巾持籌者以大聲疾呼之情望被髪纓冠之誼該省亦同室也而能宴然乎夫法固壞於私而治私還以

法法非爲一方設是通天下計之者也法又非自今日設是繇祖宗制之者也地方諸臣於鹽之一事經緯曲折總歸諸法痛懲積習與八閩更始則新增之引更難數待引之鹽而散漫之鹽盡收爲公家之用又何必緦緦焉憂新課之不易辦而使原題成半解復以結算待三年也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九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歸里草

贈賈正卿廬墓序 代門人

固安賈正卿父喪廬墓遠近知其孝服除遊啟泰孫先生之門已而復從吾伯順先生遊吾輩相與朝夕卽不煩言說而眞情至性已泠然襲人肺腑入腸矣歲之丙辰正卿復以母喪廬墓吾輩往問之擬乞先生一言而又値先生以雞骨廢蓼莪也又何敢以是言請因共竊取先生平昔

之意而奏爲詞曰正卿盧墓聞者異之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然正卿質樸近魯博綜未逮蓋模心非模古也即異之者亦各自有當于心非謂其當于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刻畫此良心者至矣甯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矛習刃所不盡剗除之根也有能于倫理中無愧此良者卽以古人目之而其實非藉古以重特爲傷今志慨耳人之不古唯其不人也人而不爲古何憾人而不爲人可不深長思哉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考諸喪禮飲酒食肉復寢在既禫之後而以觀於今何如

也如以儀節無當禮意食稻衣錦尼父於宰予有深恨焉彼所謂稻錦在期以外猶以爲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以觀於今又何如也則今人之所謂三年猶不敢當宰予之一面尙何言哉然吾不謂不學不慮之言至今遂不靈也嘗見食稻衣錦者固於習俗無不安之意而微窺其際實不能甘夫不甘卽不安之芽特世教衰而迷於其故耳大要今與古之不相及總是流俗之權重而良心不能自現卽實抱其不安者於將達未達之際四顧流俗而反若以變禮爲自羞也當是時毅然前往直致其知不使孤懸

之藪中被茅塞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先生以躬行勵吾曹每口實正卿不啻說項吾輩而躬逢正卿不敢不自謂有緣也觀感之益較得之詩書者不啻什倍蕭蕭原野鬱鬱松楸棲遲於風淒雨苦之中奠獻於兔擾猿啼之際行道指目無不斷腸矧吾輩素服先生之訓者哉先是孫先生兩廬其墓不數年而正卿繼之百里之間名行相望蓋天實爲綱常一洗垢塵士生斯時而猶然與波俱逝恬不動於耳目罪比泛常當加等矣因筆諸緗素以志勸勉云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言其害還中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其處恬其味澹卽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卽舉步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繫聖賢之籍也然僞士反藉以自匿其跡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爲自困惟士不士則無從而按之其敢跳于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當世之知盱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沴之氣纏綿震蕩于兩

間者大概士爲之也螢雪所伏以讀簷晷所持以獻如戲場搬演于己了無干涉買生復起可勝太息耶近有議制科之外間行舉辟如祖宗朝故事者復格不行夫積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奈士何矣獨士具鬚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爲國家無可奈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余友耿圖南篤行士也其子峻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蕬蒨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于圖南爲塵外交故不欲徒以莪冠博帶爲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爲他日劵而申名實之論期峻坊不愧于士也更

雜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于峻坊因效學究生活爲秀才下一註廝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于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士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即雕龍繡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峻坊而知而翕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耻維已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即出古人下不甘也方寸屬我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誰謂峻坊止當于淶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類類照恐落寰中

第二人願與峻坊共勉之

賀王太沖舉秀才序

太沖既補邑庠稱觴至者非必盡尙往來也則以太沖之蜚聲早而入彀遲潦倒名場不無積薪之歎從旁憐之者非一人且非一日矣聞其售而驩然相告眉若開肘若翼麋至于庭亦自忘其爲先施也余當是時驚魂稍定欲次第數語以佐賓觴顧焉回首二十年情事齊到心頭太沖太沖而今乃售乎夫區區靑衿何足重輕居恒抗顏揮麈不難等三公于一羽而直于太沖屈伸之際乃若是其介介蓋自爲解曰秉賦雖均豈其問歲爲暴爲賴子弟判然業儒者資非上智能不以得名爲富歲耶坎坷既久意氣漸灰卽好盡言者亦不忍于落魄之人強爲督過其狀誠可憐也今而售矣頭角換眉宇舒境界新精神倍其爲進修之藉可勝言哉且乍伸於久屈之餘較受困未深者得力更倍自今伊始吾黨得乘向榮之意氣以進無已之切磋矣夫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而太沖余所偏暱剞劂往往加詳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

也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總人自造做小人之精魄力量亦何減於做君子而君子以造作慊小人以造作愧將何從焉然做別事猶有待也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人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卽就太沖遊庠而論行毊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于此舍孝弟何以爲太沖闡此極熟習此極久而肅德庸言尼父歉其未能吾輩敢自謂行無不足言無有餘而不兢兢哉是役也太沖奮翼旣縣屈而得伸相知彈冠自改憐而爲勉特余以憂病之人而踵諸相知之旨誠屬強顏惟言者以口騰受者以身踐是或一道也

賀陳范彭入學序

歲戊午余表弟陳范彭應督學試以第二人入學區區靑衿何足爲范彭奇而余繹入學之義不能不喜則古有讀書不識字之說獨范彭可稱識字耳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

舍學談業耶余亦於問者眉睫知其以爲迂而復强聒之且曲誘之曰此舉業捷徑錢心漁打蛇得七寸之說每刺刺口實而問者猶界然疑今得范彭而余言乃有徵也范彭與其兄金溪先庚子孝廉蓼日君之子余長姑所出也兩大人物故藐孤方幼伶仃形影未解自憐內爨外侮門衖蕭索余入京取道每過而問焉今昔盛衰之感悽然刺心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衷倘一一在金溪范彭心目間葢相關之情不能自已而金溪遂以范彭託余也范彭肄業未浹歲而成章日月幾何詎能淹貫則范彭聞余談學

而深信眞舉業不在學外也探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微危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故人所窮年佔畢者於望洋者范彭以數月得其要領問切思近領畧甚速始信德性中原有無窮智慧特人自不著手耳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大要士先立志十五志學尼山自道亘古來一學字惟有志者識之暗室千年一燈立破數年前此范彭也一變志道盡脫習氣恂恂雅雅起入愛敬有數年契濶忽逢於今日者訝其雅重不敢認爲陳范彭

余省其狀於同業諸友交淺交深當面背面無異辭其得士心如此范彭眞志士哉丈夫方寸屬我風雷一奮何事不可爲冷煖世情高低八面據一時以判終身者何見事之晩乎學之分量包裹乾坤識得此字更無難字余於范彭入學不欲以世逖賀套汙吾齒頰特謂識學字之入而入學可稱天下名實相副之一事而吾且以范彭爲左券令修舉業者不以談學爲迂則所關于士習良不淺云

建張徐二公祠堂疏文

世原有不朽證諸去後之思民自有不忘出於中心之悅孰爲召父孰爲杜母懸生之衆庶堪憐得一張公得一徐公豪傑之施爲可想東西去數千里前後隔數十年行乎金容若合符節在張公當絕法淩夷之後使精神一處不到終無天淸日霽之期在徐公當財力耗敝之餘使運用一處失宜甯有枯潤瘁榮之望試捧飲河之腹共集擊壤之歌自經界不明併兼得計誰爲奸究絕影乙射甲之文誰爲貧氓免地去糧存之害民有以從軍避力征誰爲嚴正衆擎易舉而丁糧減戶有以不均成偏苦誰爲均齊益寡裒多而徭役平誰寘大猾於法使中猾以下鳥散獸驚

誰投黠吏於遐使舞文之雄屏息褰足誰破常格以登民
數奪里胥上下之手誰參素行以折兩造洞子弟暴賴之
情誰積穀七千石以半價平糶誰買牛七十隻爲窮民代
耕誰設處修既壞之城百雉崇而不煩閭左誰焦勞救大
祲之歲寸心嘔而保此孑遺誰革里長只設法催糧而侵
欺絕誰革書手只用吏寫算而科斂除流役差銀誰革之
而善處以集事優免冒濫誰革之而均攤以寬民公差肆
磨牙之毒久矣一朝而絕迹鄉野誰爲之禁官價歎杼軸
之空久矣一朝而悉照時估誰爲之寬誰折惡璫以衛青
衿誰懲邪說以防簧鼓誰憫溺飢之若敖誰旌截耳之令
女總之兩公實心實事任怨任勞相時而動者節目小異
匠心而出者風概大同徵糧同不索火耗問理同絕意贖
鍰吏胥同其防範佐貳同其鈐束善善同其若渴惡惡同
其若仇衙門內同以爲夏日衙門外同以爲冬日到任後
民同以爲得天離任後民同以爲失天蓋兩公見不模稜
治非驩虞其約己裕民造福于有象者指屈未盡而其潛
移默轉造福於無形者意會尤深凡薄感恩重知己之士
囿自幸親身見古人卽難慮始易樂成之民亦自謂過後

思君子念直道原無毀譽有血氣莫不尊親兩公品足相當宜以一堂棲同調吾人力求各盡共於義舉效深心奉以周旋相爲提挈敬於事始畧識簡端

張徐二侯去思碑記

去思者既去而思之也邑令之權境以內無不得爲嘗其未去稱黃引龔恨不盡達令君之耳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疇昔雷轟電擊之威至此毫無所用盡民爲政之時也至令之權有所不能到而令之品乃見張公令容五載遷滄州守去徐公僅三載丁外艱去容之士民歌思不忘合

而祠之余以接壤竊聞其議盍容至張公始有天地云初經界不明兼併遝志公躬循阡陌籍四至定三壤摘隱占者痛繩之百年迷不可尋之緒一旦井如也狡民詭寄軍籍以避力役悉爲釐正戶有不均漸成偏累提衡而裒益之丁糧大減徭役頓平矣審編自爲簡覈不用里書亦不拘成例容之賦役一一摭實即童子承糧莫之或欺不甯唯是大猾某某等鉤結盤據魚肉里中勢併足以撼令公決策翦除即遠遁混迹輒偵得其處片檄逮至無能逃死者又廉得縣吏某某舞文狀傳爰書竄之大奸既去閭閻

清明至今談者猶起舞也容郎𥚃小邨落謠俗子弟暴賴
不知何緣盡入記識質訟至庭參桒行決之鬻顧慴伏退
求自新若家家日有一張公至者精察中寓教化矣至於
新孔廟作人文增俎豆之光生賢書之色微公不及此土
民德公甚虞其持奸人太急或爲所中而公素操取信于
上下竟遷去談公之徵糧者照市價平收不言耗又遷大
戸支解不問羨以是寛民即以是潔己媒蘖莫乘有以夫
公去三十年而得徐公其持己之廉馭下之嚴察奸之明
大類張公下車未幾不逞者斂跡且徙他境尤可異者白
溝店分屬兩邑橫鶩少年不敢越容屬一步即比屋若天
塹父老感泣謂張公威儀不圖再見而是時容之財力耗
敝尤急在生息公體恤曲折無微不入不變民一錢又不
欲民妄費一錢也行戸舊苦官價公悉照時估優免濫觴
極矣查革而均攤之一日而歌息肩者徹四境自公至青
衣使絕跡于鄉徵糧不用里長第先爲期造木偶彔隸責
付後期者除自完外併合戸催完始釋之轉責其當付者
家家虞木偶之至爭如期完里長既無所用復併書手革
之以寫算任吏而侵欺科斂兩弊頓洗歲之不易積穀七

百石半價平糶復買百牛以助不能耕者當是時饑民洶洶思亂各處俱以一日搶集若有期會獨容安堵則公之靈也城大圮費難再仍公不動里甲而新之偉麗如畫是役也非心計如公而加派而冒破而賣放未增城之一毫地無皮矣他如折橫璫懲邪說旌節孝重興繼干城名教尤復不淺是時政聲流行三輔有力者爭欲得之曾擬調固安兩監司意各為屬不果既而撫按調公新城議業達部矣容人大駭奔訴觀察涕泣請留觀察意動方沈吟間而公以憂歸聞新城士民方延頸待公願稷須臾之死而衙役豪舉者相率退以避公既知公憂乃復進

旌孝申文

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中庚子鄉試其父以諸生援儒官年五十五而卒奇逢哀毀骨立苫次一準古禮既葬其父于鄉之北號泣墓左竟日風雪中不能去偕兄若弟結廬居焉顏之曰時思營一室墓前陳其父之冠履圖書顏之曰棲神是役也畚鍤親操蹇裳濡足汗血汚泥觀者歎息旦晚羅拜每食必獻如事生者三年服除甫十一月其母殂葬祭依廬一如前禮家故清素備遭艱虞且益落至不能

其朝夕兄弟相對食淡茹苦蓋前後六年云當是時其恨終天其費到骨曠野蕭條晦明寒暑煢煢諸孤或左或右時奇時偶徘徊于猿啼兔擾之間經行其旁者無不灑淚鄉人士爭爲詩歌以暗之勤得舉人孫奇逢異姿出衆至性自天六載極風木之悲一廬壯山河之色煙隴霜蘺于此地復識古人之道形銷腸裂于斯人再見赤子之心事以禮葬以禮祭以禮匪徒空文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見諸實事且恩重壎篪允稱孝友義絕請謁無愧孝廉誠爲空谷之音庶幾終身之慕綱常倚重風教借光理宜表揚以作孝思

祭胡芳宇父母祠文

從來論大英雄於千載下者云懍懍有生氣此特以不相及之世論不可知之人本秉彝之好爲尙友之懷云爾甯有躬逢其盛身被其澤如范陽士民之於先生者而能一日忘耶回首庚辛戚何景象孰情理之常以論世者不遭焦爛之時不信天地間有此等事孰身家之念以論人者不遇補天之手不信天地間有此等人先生一人而所任者千萬人不敢做之事先生一載而所留者千萬載不可

滅之思先生之爲地方定難一官似葉每捫心以蹈甯武
之愚先生之爲窮民請命兩目欲枯徒收淚以謝楊䩭之
諫先生之來范陽也若天爲范陽特命先生先生之棄范
陽也若天生先生止爲范陽先生之所以就者剸盤解錯
旣開日月於晦冥先生之所未了者轂轉機旋復妙呼吸
於橐籥范陽士人能一日忘耶不特此也流俗汲溺耳目
誰開自得先生而事之域外之觀漸著平旦之氣每淸肉
中時覺有骨腔中時覺有心又誰之賜也大要識大識小
各隨分量之殊崇德報功永無久近之異先生而服官于

此盡瘁于此固知其神遊于此也某等奉牲引爵合辭以
薦彷彿依稀若有見聞尙饗

祭梁年伯母文

彼其之子蓼莪廢篇設身猶痛處地何堪談虎色變知非
淚言含哀哀感此際極難唯母德令兼以福全不肖雁行
冢嗣亦旣有年居恒杯酒各慶得天雙闈無恙其樂未闌
云胡客歲東海訃傳不肖某方栖都下驚詫楚酸雞絮遣
弔神思鬱煩未幾難作扶柩北還冢嗣差強臨弔几前握
手腸斷不禁涕漣以禮相勉收淚強顏幸襄大事雞骨牀

間屢期叩奠有步躕躡抽思心亂拈筆意潸嗚呼同游覆載共舞斑斕何獨我輩先殞其萱椿庭孤峙慟眼相看强爲豫色欲令子安每一念至哽咽萬千是時二子同病相憐毋藏有日聞告煩冤力疾從事儀節半删悲辭錯出哀緒鬱盤悠悠何極脈脈誰宣椒漿一灌直徹九原

答袁滄孺

不肖受知翁丈非復世俗境界學焉得師私謂天幸未幾遭變轉啟衷者爲奪鑒矣哀迷中過承骨肉之愛都不甚省已而魂魄晷復半忘半憶每一回首感繼以慨秋高拜別忽入朱明病骨稍强猶半在枕話長則眩坐久難支兀然廢人也時唯置翁丈兩淮議於案頭神爽開卷暑昏卽闔既蘇復開念有所寄神覺漸王夫國事孰急於邊餉邊餉孰重於鹽利鹽利孰多於兩淮兩淮孰壅於今日非大議孰爲疏理之法非翁丈孰爲疏理之人卽哀疚小臣每中夜而起以破常格救根本望諸廟堂今果然矣是役也簡命隆事權重治人治法合併而出乾旋坤轉千載一時蓋國家大命所繫二祖寶式憑焉如僅爲翁丈一人之遭逢猶其淺爾旬日來膾在口熱在腸習在腋舉醫國手

段先竊之以起病惟是兩淮之事急矣望疏理之前旌如望歲焉想翁丈任事急公旦夕就道而數千里之遠當有數年之別脈脈此情嵩价代叩

囘潘懷督

臥病中忽接翰教無異從天上至也展閱再三精神飛動天下事原非盡不可為而似仁兄於過家之時為體國之事攖勢犯難手挽天河即做事人亦不肯為然不至是不足以見真男子自有本色也軍屯鹽餉原是國家足邊恒產淩夷至今仰屋之歎脫巾之呼遂不可言經國者不於此清理別議搜尋終非本計有味乎仁兄好為清屯張本之一言二祖神靈實式憑之大要吾輩犯得一分難便幹得一分事拚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屯鹽二事衰滄老與仁兄分任之衰之南行亦有無限波瀾向非把柁挽定幾不免於掣肘矣天生兩賢膽智相亞弟無似得遊其間袁前以疏理事使聞于弟仁兄復以清屯事使聞于弟皆以同調挈我深感至意至於仁兄清屯始末更願詳聞之蓋欲竊大英雄之作用以啟愚蒙異日病骨或復倘欲荷戈麾下一效馳驅也賈孔老家人時有往來萬祝郵筒不

厭頻寄是時適有親友滿座皆素知仁兄風槩於弟之口實者遍觀來札無不色飛且以弟得為大英雄之知己而信其前言為不誣至謬加以水鏡之稱亦可笑已朔風催凍為國自愛

答范景龍

前聞麥種千石作用甚奇嗣又聞破成例以千石穀作汲長孺事也則又奇收利數倍固彼蒼助順之心萬泉何幸不後不先而門下適至也抑天欲顯經綸之手特令千此時相湊耳某即憂病中藉奇蹟為對客口實弱骨增王每憶羅念菴之答唐荊川有云此生若活得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有味哉其言之也執是言以論滔滔者孰似門下向此地中討得受用哉夫立己腳跟與仰人鼻息孰勞孰逸孰巧孰拙且直道在人未應全滅未見利鈍之數盡如世俗之所稱也覲期不遠預儲洗塵百斗與同志環聆經年作用以為大快家太母承素絲之賜為門下清苦不忍受而令器堅以成命見委遂不能却此復并謝令器文辭大變直探底裏秋闈捷音飛至山城可預措賞犒以待

與潘懷曾

李倉官來述年兄破格禮遇感激欲死又言今將復叩臺前而後赴任弟借此便羽得寄遠思□□覆我全師貽我嫚書凡爲臣子無不髮豎而盈廷之議節目儘煩規模何在古之英雄建大謀者始若落落難合而終底於成功唯其規模定也仁兄當此時必有石畫弟每於風雨之餘星月之下飛神座右想像仁兄深居布算之狀宛宛目前特仁兄未之覺耳儻不我棄願聞其畧

回王坦山

前小价回捧手札固知老公祖原有深意而不肖某管窺得其一斑矣特不能不爲世局扼腕耳台駕過敝邑不肖某不能迎候反辱瓊施措躬無地且儀型暫違離索何極無聊之深詠唐人海內知己天涯比隣之句以自慰爾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肖病中偶于問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過愛誼切請教迫於索報不避潦草復以論語首章併呈葢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

又

不肖憂病中聞老公祖南曹之命殊不甚解既而思之或老公祖自有深意耳時事攢眉閑局寄傲見而有潛之用耶丈夫生世各挾肝膽無意相遭遂成知己光陰轉盼側待有期老公祖必不終棄鄙人而蹤跡合離梁月之思且怦怦動矣病骨猶自蹣跚未獲祖道不腆數種具自不肖原非爲套老公祖亦豈忍以泛套相待而麾之

答洪振溟

鄉飲大典家父家叔俱蒙老公祖過爲提攜伏讀尊翰措躬無地唯是家父病雖略減而體則甚弱著衣見客猶稱

未能其何以冒風寒而行典禮乎至於家叔則自聞此消息已不知轉避何所矣各自謂德實有愧齒未及格出學之日月曾有幾何大禮之賓席豈堪遽擁且家父之不可以風家叔之踰垣而避尤實情實事非敢爲虛謙之辭以負老公祖盛恩也原柬謹璧伏乞老公祖亮其情不錄其罪舉家不勝感激之至

又

昨具下情奉璧尊札謂必蒙俯亮不爲過督而手教再頒執詞益篤人非木石豈有當公祖無已之愛而傲然方命

者乎唯是家父病體畏寒家叔逃避未返實情實事原無一字之欺此不肖所以捧嚴命而若驚拊微躬而莫措也重補前辭再璧成命唯老公祖始終矜宥之是祝事原出于蒙恩跡反至于冒罪春寒猶峭容日負荆

又

家父叔誤徼洪恩爾方成命自惟罪戾殊切悚皇詎意老公祖推愛轉般盛筵遠錫恩出過分事屬創聞甯惟闔族之衆飽飫榮施實自先世以來敬承明德九頓登嘉代爲申謝心鏤難喻面叩嗣期

答徐恒山

緬惟烏兔不停袂分詎覺三年別嚶鳴相應室邇恒勞兩地思戀感木以慶莪忽驚同病今戴星而製錦猶問索居豈大賢亦有昌歜之偏使下品謬蒙梧石之襲恭披華札悚對豐珍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汗淫淫下矣況其遺此物自清白吏也腸隱隱刺焉台臺固唯有清風明月貯滿空囊不肖亦儕附流水高山交深同調苟遂分循艮之俸何殊奪夷齊之餐即世法無礙于投瓊若我輩奚煩子加璧側聞玉山治狀無異金容每幸蘭籍光華有述銀筆

繇來皆明府之所賜此外非野人之敢聞未啟原封還付來使非出矯假唯冀鑒涵

與王珍吾

客歲於敝縣郵館再覩芝眉即傾蓋間而清風滿座古色照人區區弱骨亦覺增壯獨里居者不能畧備主道反過承客脫迄今猶耿耿耳極目關隴想像登堂風采千里霜飛欲寄枝梅恨無半羽適有清澗令賈君之便賈係舍親獲趨宇下不肖因附數行侑以二律非敢弄斧急於寄懷耳至於舍親目今蒞任即呈情狀於鑑衡此後服官自聽曲成於鑪冶不肖固不敢以私言進也臨楮西望可任神馳

與范夢章

前承遠存匆匆裁謝懷德之思鬱陶無寄惟時把玩手札紬繹佳刻精神淋漓宛宛如面夫以全齊民命仁兄一腔孕之布置曲折鉅無不包細無不入弟即不肖披譜求針遂心若啟因歎總此郡縣總此簿書他人以流水數答應祇成風塵之苦仁兄以眞實心穿透步步皆自慊實地也下學上達有本者如是耳內召在即弟倘欲強支病骨受

約束於旗鼓下想仁兄不棄我也

答楊明宇

居今之世孰有好善不倦如門下也者客歲侍鄰席舉世俗張設惡套一切革去杯酒長桀非忠孝節義不談古色照鬚眉也每與啟泰兄私論長安局面漸不可言何幸臭味有人撐持是賴且物色時髦津津說項卽門下之留意於人才知門下之有心於世道也生自揣無似不足備藥籠既承翦拂亦不敢自外聊附于請自隗始之義捧讀手札兩腋習習兒子化麟亦承注念古之人薄感恩而重知己金石可泐此誼難忘行且使當世悠悠者知風塵之外別有一段古道交情亦奇矣入都有日握手非遙謹附短裁神與俱往

答徐恒山

老父母治平真爲天下第一生祠自出直道不肖猥蒙深知亦隨班趨事中之一人耳方自愧受國士之知而以衆人報老父母何過聽而云云也玉田之治已稔聞之有腳陽春隨試輒效政聲流通內召在卽忝辱知己藉光無涯矣時事人情誠如台論而堅白在我磨涅何妨不肖家居

無所聞而敢料老父母之必內召者以殊絕之品有目共識不比他人小賢可甲可乙也夫民生休戚總係吏治自主爵者論資格而巧宦者工運用安得天下有心人翻此俗案令局散吏徒抱憤懣諺所謂會睡的無被蓋也因手教而及此遂發狂語一笑置之

孝友堂讌語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搆以觴客客就諸大夫表問之交而名之也堂歲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崇我次相我次鍾元

次思皇今嗣崇我者鍾元之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子失恃而徐嫂顧為之母也長兄長嫂春秋方盛不難于嗣而汲汲此舉者則猶子即為吾兒之愛可知也徐嫂即旦暮生子而後日不減今日之愛又可知也是舉也幼子失母而得母崇我乏嗣而得嗣鍾元得獨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于兄若弟若侄三處繫情一朝釋之所稱一事而眾美具也吾輩忝列親知誼均休戚聞茲盛事攜酒登堂不醉不止非盡關主人能醉客也是堂不

敵富室之一廈而游于斯者若宇宙讓寬也所陳不敵富室之半餐而醉于斯者若宇宙讓豐也則孝友二字動物于無言客且誤以爲自能求醉不關主人也余嘗盱衡世故而以不解飲之人亦不能不醉于君家者蓋比肩接踵得一士猶且難之而一堂之爲士者乃四也墓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書劍飄零壯顏相對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淩霜昆仲嘉與共爲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卽今之立嗣兄爲弟耶弟爲兄耶總之互相爲而非各自爲也天下事相爲則治自爲則亂而相爲自爲莫不始

于家庭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故四君驚羨未易更僕就事論事卽立嗣一端亦見全體而吾輩不能不以是日盡醉于斯堂也衆賓皆醉掀髯大噱曰孝友堂可爲醉心亭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因仿醉翁亭押體口占爲文者大僕楊君也援筆受辭畧爲詮次者硜硜居士也

賀李母鄭太孺人七十七序

嘗讀魯論父母之年紫陽註以愛日然年實人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則柰之何有道于此不盡以不可必者聽之天就庭除日用中于于徐徐不大聲色自足默增海屋

之籌其說在詩詠合妻子翕兄弟而孔子繫以父母順也人之延年憑此榮衛而心實管之世未有攢愁織苦之衷腸而能加餐無恙者順之一言富哉此愛日肯綮人子所須知也余言而誣請觀李母蓋余自得交於盧所來彝舍樸三昆仲因竊聞李母之起居李在范陽爲衣冠世族嘗涸泉翁時發憤修累世之業母實內助拮据家政誕育子若孫後先延禮師儒皆手自烹調不純以臧獲從事至蘭桂扶疏蜚聲北冀而母乃怡顏安子若孫之養年且七十有七矣先是母以勤渠勞瘁居恆抱病乃今年益進病益退五官之用不減少壯時屬在親知者羨人倫之盛而頌阿母之福則謂一堂四世詩禮彬彬旁觀譚之猶足以怡心神而壯氣骨阿母身自當之其樂且壽何疑焉而余不盡然之也嘗見連枝之榮愈繁塤箎之吹愈少祇以鬩牆爲父母憂卽養親一事分彼此較賢勞偏具一餐不勝自德之色士紳何事不據齊民上獨骨肉少恩有時反出其下則李母之樂而壽固別自有說爾余頻過雙桂堂抵掌於金昆玉季而醉心焉非一日矣座上無非類友案頭無非聖書其於做人根本不啻講之熟而行之力試觀兄弟

叔姪父子之間雍雍穆穆生人本相隨在而露因竊謂此阿母所以壽也復繇外測裏妯娌姊妹之無異同也又阿母所以壽也不甯惟是間有餘必曰有曾子養志二字爲千古擅場微聞李母有不能不繫心之處爲之子者先意承之不待言也夫人情即所繫心而或難顯言即旣言之而或難再言非承於言外何繇愉快乎此尤阿母所以壽也人子事親自是本色而所以壽者端不出此可深長思矣大要順親一事行之者不爲有功即不行者親恆內傷而外護之恐其被此名也子亦借其護以自安復自謂無罪功者人之所趨罪者人之所避今以此事處於非功非罪之中其誰過而問焉愛日二字久受塵蒙賴李氏昆玉一發之也故家遺俗天每借以留一綫之生理開斯人之耳目壽其親以及人之親不匱之思錫類遠矣

